

# 目 录

NOVEMBER 2020

contents

## 新闻资讯

XINWENZIXUN

###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省作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认真学习省委书记袁家军 重要讲话精神.....	4
书写新时代新“唐诗” .....	5
省作协赴青海开展“心连心”结对交流活动.....	6
省作协赴内蒙古开展文学结对交流活动.....	6
2020年浙江省基层文学编辑工作联盟会议在鄞州举行 叶文玲《此生只为守敦煌》在《解放日报》连载.....	7
简讯三则.....	8
《浙江文坛2020卷》编撰通知 .....	9

省作协办公室  
省作协办公室  
省作协创联部  
省作协创联部  
浙江文学院(馆)  
《浙江作家》  
舟山市作协 等  
浙江省作家协会

##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 瞭望 LIAOWANG

2019年青年创作：相遇在幻想与写实的两端.....	10
----------------------------	----

刘秀林

### 评论 PINGLUN

不断发展的中国新型文艺与国家人才观 .....	13
那就这样吧.....	15
百无聊赖或者存在的虚无 .....	16
小说叙事中的“油滑” .....	18
在不幸与幸运之间安放人的命运.....	22
白云苍狗一杯酒 .....	25
包浆陈厚.....	28

夏烈  
赵挺  
王春林  
洪治纲  
弋舟  
宋嵩  
陈荣力

### 序跋 XUBA

单纯的信念和勇气.....	30
拘囿·脱颖·拓展.....	34

方卫平  
杨枫

##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 印象 YINXIANG

风雨兼程一甲子.....37

### 闲读 YUEDU

狂暴.....45

器物召集着志杰，词语唤醒了我....48

谢君有风格.....51

基于低处的日常生活的向善表达..53

一书淘气，塑江南人物群像.....55

生命契约的欠债人与清偿者.....57

当文学融入家风.....60

### 感悟 GANWU

光亮与阴影以及平衡感.....62

让声音穿越大地.....63

### 谈话 TANHUA

你要理解自己手中笔的能量.....65 沈杰群 南派三叔

## 原创作品

YUANCHUANGZUOPIN

### 虚构 XUGOU

移民.....67

曹凌云

界愚

郑亚洪

边建松

张琳

蒋静波

涂国文

严丰颖

艾伟

陈集益

##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等，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 散笔 SANBI

金陵上元夜.....77

嘉兴戏班.....81

醅糕香.....84

种树的人都不在了.....87

娘娘的珍珠项链.....90

人间人间.....92

赵柏田

岑玲飞

徐丽琴

马朝虎

寿可飞

任曼星

### 汉诗 HANSHI

此刻清秋.....95

应红梅

## 文学联盟

WENXUELIANMENG

张玲玲

《云和文学》.....96

# 省作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认真学习 省委书记袁家军重要讲话精神

9月22日上午,省作协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认真传达学习省委书记袁家军同志在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实施十五周年座谈会暨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开展讨论交流。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主持会议并作具体部署,省作协党组班子成员及中层干部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省委书记袁家军同志的《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和《实施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书写“重要窗口”文化新篇章》两个重要讲话,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阐述了“八八战略”的理论贡献和真理价值;深刻把握浙江所处的新阶段新形势,提出了需要全省党员干部认真思考和回答的十大新课题,强调要全面创新理念、手段、方法、机制、团队文化五种思维,明确要努力交出的十张高分报表,并对全省党员干部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新期望新要求。同时讲话提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实施好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浙江文学新篇章。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间,省作协要深入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好省委书记袁家军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抓好学习,提高认识,通过各个层面将袁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每一位党员干部的具体工作中;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紧密结合浙江文学工作实际,脚踏实地完成今年工作任务,并提前谋划好明年工作思路,打造“两个重镇”,筹建好浙江文学馆等标志性工程;要勇于担当,守正创新,树立科学思维、创新思维、融合思维和互联网思维,努力在融合中发展,在改革中创新,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努力打造“重要窗口”浙江文学新篇章。■

(省作协办公室)

# 书写新时代新“唐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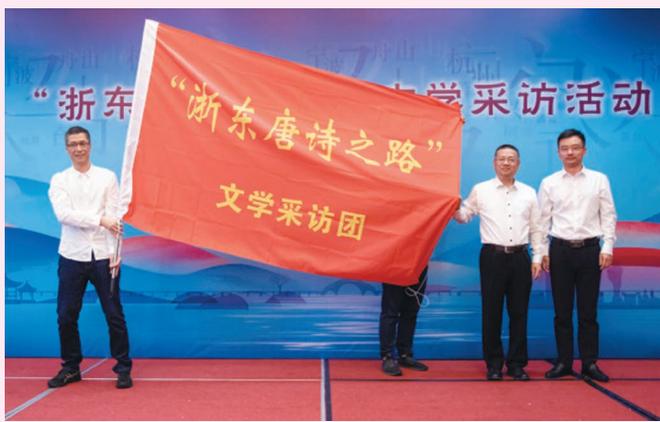
——“浙东唐诗之路”文学采访活动在绍兴柯桥启动

为响应省委省政府关于“浙东唐诗之路”建设的重要部署,10月14日下午,由省作协主办的“浙东唐诗之路”文学采访活动在绍兴柯桥启动。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绍兴市柯桥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永杰以及省内近30名著名作家、摄影家参加了启动仪式,跟随唐代诗人的脚步,进行为期三天的唐诗之路柯桥段文学采访活动。

“浙东唐诗之路”采访团由省内散文、诗歌、辞赋、诗词作家和摄影家组成,分期分批在“浙东唐诗之路”沿线开展采访活动,以边采访边创作的形式,围绕“浙东唐诗之路”开展主题创作。10月14—16日在绍兴柯桥开展的采风活动是“浙东唐诗之路”沿线开展采访活动第一期。

绍兴是“浙东唐诗之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据统计,绍兴境内的“唐诗之路”遗存点就有200多处,流传后世的诗稿有1500余篇。而柯桥则是“唐诗之路”进入绍兴以后的关键节点,涉及会稽山、若耶溪、日铸岭、云门寺、镜湖等10余处历史古迹,仅在镜湖、若耶溪、云门寺写下的诗篇就有百余篇。

臧军在启动仪式上致辞,他指出,10月12日浙江省“诗路文化带”



建设暨“浙东唐诗之路”启动大会在天台召开。省委书记袁家军作出批示,省长郑栅洁出席大会并按下“浙东唐诗之路”启动键。今天我们文学界第一时间响应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开启“浙东唐诗之路”文学采访活动。这不是一次普通意义的文学采风活动,而是一次穿越之旅、跨越之旅、文化之旅和政治之旅。开展“浙东唐诗之路”文学采访活动,将开启文学采访,打造“诗画浙江”、打造“唐诗之路”,以促进“浙东唐诗之路”文旅融合,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在浙江“重要窗口”建设中充分发挥文学力量。

三天时间里,作家和摄影家们乘画舫参观浙东古运河和古鉴湖,观阳

明园、舜王庙、云门寺,赏兰亭景区、小舜江;访平水刻石山、冢斜古村、谢家坞村,走古纤道、秦望古道等等。以山水为伴,与清风相随,遥忆盛唐万千气象,自抒今人悠悠情思。作家、艺术家们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文学笔触,生动呈现“唐诗之路”流风遗韵,为“浙东唐诗之路”留下一大批文学艺术精品力作,谱写新时代唐诗新篇。

在谢家坞村的榷香书舍,臧军还向当地镇政府捐赠了文学书籍,包括现代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用以激励后人在阅读中汲取知识获得力量,振兴“浙东唐诗之路”。

(省作协办公室)

# 省作协赴青海开展“心连心”结对交流活动

为认真落实中国作协的东西部作协文学“结对子”工作部署要求,深化浙江省与青海省结对交流活动成果,9月11日至19日,由浙江文学院院长黄咏梅带队,浙江省作家代表团一行10人赴青海开展文学结对交流活动。

活动期间,浙江作家与青海省海西州文联(作协)、海西州格尔木市文联(作协)进行了座谈交流。两地作家围绕当地文学创作现状、东西部

文学特色、区域性文学创作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在海西州,代表团前往浙江省援青指挥部,慰问援青干部人才,与他们进行亲切座谈交流,倾听了解他们援青工作中的感人故事。此外,代表团还走访了海西州图书馆、天文馆、浙大中控等浙江援青项目。

据悉,浙江、青海作协“心连心”结对交流活动从2009年开始,已开展了九次活动。此次两省文学交流

活动将结对交流工作向基层文联作协组织更深层次地延伸,多个地市区实现了签约结对,实现了两省作协文学交流活动由“点”到“面”的不断扩展。通过结对子回访和文学交流活动,进一步增加东西部作协文学交流、增进两地民族感情,开阔作家创作视野,积累创作素材,不断扩大东西部文学结对工作成果。☑

(省作协创联部)

# 省作协赴内蒙古开展文学结对交流活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浙江省委宣传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推进两地宣传思想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合作协议》和《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两地作协友好合作协议书》,进一步促进两省文学创作,9月13日至20日,由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带领浙江省作家代表团一行赴内蒙古阿拉善盟开展文学结对交流活动。内蒙古文联党组成员、作协主席包银山,阿拉善盟委常委、宣传部长王良,阿拉善盟宣传部副部长王辉,阿拉善盟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额宝勒德、阿拉善盟作协主席恩克哈达及两

省作家代表参加活动。

9月13日下午,浙江作家代表团与内蒙古阿拉善盟文联(作协)进行了座谈交流。两地作家畅谈了文学创作感受,纷纷表示要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交流合作,并希望通过本次采访和体验活动去寻找创作灵感和素材。

包银山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希望浙江、内蒙古文学交流能成为兄弟省市间文学交流的典范,也希望本次活动能够成为一次了解艰苦环境下创业的感动之旅,成为一次抒情、抒怀的创作之旅。

臧军表示,本次活动是一次展现

浙江“三地一窗口”形象之旅,是一次从烟雨江南到大漠戈壁的学习之旅,是一次体现民族大团结的友谊之旅。希望参加活动的作家们能通过本次活动用脚丈量戈壁,用心体验生活,对自己的创作有新的升华,写出有温度的文章。

活动期间,代表团还开展了台州市作协和阿拉善盟文联(作协)友好合作协议签订、省作协向阿拉善盟文联(作协)赠书、同基层作家交流、知名作家签名赠书、两地作家书法现场挥毫等多种形式的文学交流活动。☑

(省作协创联部)

# 2020年浙江省基层文学编辑工作联盟会议 在鄞州举行

10月21至22日,2020年浙江省基层文学编辑工作联盟会议在宁波鄞州举行。浙江文学院(馆)院委会主任朱丽军,宁波市鄞州区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邵斌,宁波市鄞州区作家协会主席卢小东出席会议,来自全省各地60多位基层文学主编、编辑参加会议。

会上,围绕有效提高省内基层文学编辑业务水平,努力发掘和培养有潜力的作家,更好地促进我省基层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等会议主题,编辑代表积极踊跃发言。针对基层文学如何提高读者吸引力、发现助推编辑新人、提高编务水平等方面,进行热烈的讨论交流,提出了许多意见与建议。



朱丽军在总结发言时指出,浙江省基层文学编辑工作联盟会议历时11年从未间断,背后是广大编辑从业者们对文学的热爱和坚守。为进一步加强基层文学建设,打造“重要窗口”,各位基层文学编辑要不忘

初心使命,坚持正确办刊方向;拉高工作标杆,转变工作思维方式;积极整合资源,打造鲜明的浙江文学品牌;加强行业自律,让基层文学百花齐放。☑

(浙江文学院(馆))

## 叶文玲《此生只为守敦煌》在《解放日报》 连载

自8月24日起,著名作家叶文玲的长篇传记《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在《解放日报》副刊连载,直至9月21日,历时近一个月。该书由作家叶文玲历时多年,精心创作而成,是一部详尽、完整、可信的传记。

至2020年,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艺术家常书鸿先生离世已整26载。叶文玲用洋洋洒洒30余万字,再度追忆了这位第一任敦煌研究院

院长不凡的一生。从常书鸿的少年开始讲述,娓娓道来,直至常书鸿病榻前的人生回顾。呈现了其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人生中,虽承受种种磨难与打击,却仍以苦行僧般的坚忍与执著,为保护、研究和传播敦煌艺术做出的无以替代的贡献。

叶文玲与常书鸿结识于1983年,为写作本书,她曾六次前往敦煌,历时多年,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几易其稿。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优美的文笔、翔实的史料,描绘了常书鸿历尽艰难,一生守护敦煌的决心和痴心。正如叶文玲在后记中所言:“在面对敦煌的492个洞窟、2000座彩塑、45000平方米壁画时,你没法不心灵震颤。在深入地了解了这位“守护神”的“九十春秋”后,你也没法不为他的一生所歌哭所涕泣。”☑

(《浙江作家》)

## 简讯三则

**舟山市作家协会举行第八次代表大会** 2020年8月30日上午,舟山市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定海举行。省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二级巡视员曹启文出席会议并讲话。

舟山作协七届主席来其以《为进一步繁荣舟山文学事业而努力奋斗》为题作大会工作报告,七届副主席白马作财务工作报告和《章程》修改报告。

大会选出新一届理事支奕、立夏、陈瑶等26人。白马当选主席,陈桂珍、周波、杨怡芬、孙和军、许成国当选副主席。孙和军兼任秘书长。☑  
(舟山市作协)

**金华市网络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 9月28日金华市网络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金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吕伟强等出席会议。

臧军对金华市网络作协五年来的工作和创作成果表示肯定。对新一届理事会提出三点期望:一是服务人民不动摇。网络作家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满怀深情讴歌人民、

讴歌时代、讴歌英雄,讲好金华故事、浙江故事、中国故事。二是服务作家不动摇。网络作协要始终拥有包容之心,善于更广泛地团结网络作家,要始终拥有奉献精神,甘于牺牲自己时间,为会员多干实事、多干贴心事。三是服务地方不动摇。有作为,才有地位。网络作协和作家要以科学、创新、融合、互联网的思维来组织活动和开展创作,要围绕地方中心工作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多做贡献。

在金华市网络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胡毅萍(古兰月)当选新一届市网络作协主席,并代表新一届理事会表态发言。据悉,金华市网络作协成立于2015年,现有会员58人,加入省网络作协的有19人。为方便协会工作,金华市委宣传部争取条件为金华市网络作协创设工作室,方便网络作家交流、创作。☑  
(省作协办公室)

**缙云县网络作协成立** 9月27日,缙云县举办网络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我省第十家县级网络作协。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丽水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程定飞,缙云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潜春红等参加了会议。臧军在大会上致辞,并为新成立的缙云县网络作协授牌。

臧军充分肯定了丽水市网络作协发展的成绩并指出,缙云县网络作

家协会从筹备到成立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得益于丽水市各级党委、政府对网络文学的支持和对网络作家的关怀。他寄语新成立的缙云县网络作协:要真心服务会员,吸引和凝聚网络作家;作品是作家的立身之本,在做好服务的同时,更要潜心写出好作品;要用心投身家乡建设,用文学的力量为家乡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贡献。

在缙云县网络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青李(随侯珠)当选县网络作协主席,并作闭幕式发言。她表示将在省市县领导关怀下,引导缙云网络作协成员坚守创作底线,立足缙云,用键盘讲好缙云故事和中国故事,书写时代文艺和时代精神。☑  
(省作协办公室)

# 《浙江文坛2020卷》编撰通知

各位会员：

衷心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浙江文坛》编撰工作的支持与配合！《浙江文坛2020卷》编撰工作即将开始，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位会员及时将2020年内出版的文学作品、省级以上重要文学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省级以上文学作品获奖情况等相关材料，分创作门类以电子邮件或纸质方式寄送各位特约研究员（附后）。邮件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31日。

二、因研究员未能收到或发现相关材料等原因而使

作品未被评论的，敬请谅解。

三、请各位会员将本人作品在国外出版、发表文学作品情况（作品名（中外文）、作者、译者及国籍、国家、语种、出版社、刊物名、出版时间、字数）发送邮箱 [chuangyanbu@163.com](mailto:chuangyanbu@163.com)。

再次衷心感谢您的支持！

联系电话：0571-88388091、87055949

浙江省作家协会

2020年10月

## 浙江省作家协会《浙江文坛2020卷》特约研究员通讯录

门类	姓名	邮箱地址	地址	联系电话	邮编
长篇小说	周保欣	zhoubaoxin@126.com	杭州下沙保利东湾9-1-602	13819494090	310018
中篇小说	郭梅	hzguomei@vip.163.com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2318号杭师大仓前校区	18969959122	311121
短篇小说	周静	zjtkk@163.com	杭州凤起路620号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	13957168401	310007
诗歌	柯平	kpxkpxk@163.com	浙江湖州吴兴区吉山一村20幢303室	13905727996	313000
散文	周维强	zwqyx@aliyun.com	杭州文三路求智巷3号浙江教育报刊总社	0571-87778030	310012
杂文	朱国良	1064703974@qq.com	杭州市下城区水星阁24幢803室	13957198363	310039
报告文学	朱首献	zhushouxian@zju.edu.cn	浙江大学紫金港西区人文学院大楼1019室	13606619768	310058
通俗文学	谢志强	18957871850@163.com	余姚市兰江街道名仕花园18幢802室	18957871850	315400
戏剧文学	徐沙 (严迟)	xshzhh@126.com	杭州天目山路闲林山水海棠苑20-1-501	13958009400	310012
影视文学	张子帆	1037146211@qq.com	杭州文二西路桂花城初阳苑二幢三单元1101室	13906512063	310005
儿童文学	孙建江	Sunjij1029@163.com	杭州天目山路联合出版集团少儿出版社	13588197843	310006
文学评论	刘忠	liuzhong1919@163.com	上海市闵行区顾戴路1325弄15号1001室	15900903417	201102
类型文学	夏烈	1793282261@qq.com	杭州余杭区余杭塘路杭师大怒园1号楼	13082816928	310012
外国文学	吴笛	hzwudi@yeah.net	杭州余杭塘路866号浙江大学紫金港西区浙大中文系	13588812951	310058

# 2019 年青年创作： 相遇在幻想与写实的两端

Article-刘秀林 Liu Xiulin



大约 100 年前,鲁迅回到家乡鲁镇,偶遇了多年不见的祥林嫂。此时,他已读过威尔斯出版于 1895 年的科幻小说《时光机器》,而他留英归来的老朋友吕纬甫,竟然把这个机器带到了鲁镇。祥林嫂的死震动了二人,他们决定用时光机回到过去,改变她的命运。以上情节来自宝树的小说《时光的祝福》。这既是一篇关于“时间”的科幻小说,也是一篇鲁迅的同人文。历史上,鲁迅曾翻译过两部凡尔纳的小说,也提出过科幻救国的假设。而在这篇小说里,科幻救国的问题具体化为一个科幻的问题:时光机能救国吗?

他们决定先救祥林嫂试试。小说里,吕纬甫负责回到过去帮助祥林嫂,鲁迅留在原地,等待记忆被修改。第一次,吕纬甫赶走狼,救了阿毛,可成长在大山深处的阿毛,一年后又被山洪冲走了。第二次,吕纬甫想办

法让祥林嫂和丈夫贺老六搬出贺家坳,但因为祥林嫂后来生了个女儿,贺老六就对她百般虐待,加上他嗜赌成性,竟然逼着祥林嫂去做皮肉生意,最终祥林嫂带着女儿自杀。第三次,吕纬甫赶在祥林嫂的婆婆之前带走了她,让她免于再嫁。可谁知在此过程中,祥林嫂委身于救命恩人吕纬甫,这让他在对祥林嫂的愧疚和厌恶之间挣扎,失手杀死了她。最后一次,吕纬甫从过去返回,世间已没有祥林嫂这个人了,那个一开始在鲁四老爷家做粗活的女佣人,偶然成为了鲁四老爷的妾,又因为生了儿子,扶了正。然而,成为女主人的祥林嫂,却又像从前别人咒骂她那样,咒骂一个刚死去的女佣。祥林嫂的命运虽然改变了,但还有别的人代替她,成为下一个“祥林嫂”。

今天看这篇小说,仍会发现一些触目惊心之处:儿童成长、家庭结构、女性权利……

个个都是能在现实中掀起浪潮的议题,隔着 100 年的时间,还是阴魂不散。在这篇小说滑稽又离奇的故事里,我们大致能得到一个回答:时光机器连祥林嫂都救不了,更遑论救国救民了。当然,鲁迅曾设想的科幻救国,指的是以科幻文学带动科学普及,从而达到广开民智的目的。倘若他能看到百年后的科幻文学,恐怕会惊异于这一类型所具有的审视现实的力量,不仅不限于科普,还有着比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野心。

2019 年,幻想仍然是青年作家介入现实的通道之一。不同于前辈的写作者,眼下的青年作家正遭遇着一个庞大而又破碎、切近却又含混的世界。一直以来,青年写作者能否跳脱个体经验,有力地回应来自外部的问题,成为一个普遍的忧虑。事实证明,无论是向外探寻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还是向内拷问心灵的复杂和困顿,幻想小说正站在最遥远的距离上捕捉我们的现实。

郝景芳的《积极砖块》构建了一个叫“积极小镇”的地方:这里所有的物体都由一种“积极砖块”制成,它能够感知人的情绪,并随着情绪的好坏变换颜色,因此,代表积极情绪的暖色在这里得到推崇,消极情绪带来的灰黑色则是一种恐怖和禁忌。小说主角周错是小镇上一个“心理按摩师”,负责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他,却渐渐掩饰不住失意和迷茫。随后,他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有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表面上的快乐只是一种必须的伪装。因为一个意外,周错又揭开了整个小镇的秘密:每一个能够感知情绪的积极砖块,都有一个灰黑色的内核。这个秘密引发了小镇的恐慌和骚乱,从前五彩斑斓的世界失去了颜色。小说最后,周错在混乱的人群中帮助了一个小女孩,这时,他们的脚下出现了灰黑色小镇上唯一一抹真正的亮色。这个画面颇具视觉冲击力,也彰显了一个很简单却常常被有意忽视的道理:无论积极或消极,真实才是首要的、不可撼动的前提。

借助强大的隐喻和象征,寓言往往能够出其不意地击中某些问题。《积极砖块》之外,林培源的《神童与录音机》、陈春成的《传彩笔》也都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质。《神童与录音机》里有一个失去了天赋的天才小男孩,他的父亲无法接受这件事,坚持用录音机播放儿子从前背诵古诗的录音,希望以此唤回他过目不忘的能力。《传彩笔》

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博尔赫斯式的嵌套故事:“我”认识一个资质平平却笔耕不辍的老作家,有一天他突然停止了写作,直到去世也没继续,后来“我”偶然读到他的博客,里面记述了他如何在梦里得到一支笔,从此作文如有神助,但他写出来的每一个字只有自己能看见。两部小说都选择了以“空白”作为结束:小天才的父亲去音像店复制磁带,以求永久保存,那可竟只是一盘盘空磁带;老作家的儿子告诉“我”,他找到父亲生前在写的那部“传世杰作”,发现里面所有的只是白纸。现代主义之后,“荒谬”成为一种美学,沿着既定的轨道,青年写作者很容易滑行至此,但是,只有指向更具体的现实,才能赋予一种美学坚实的底子。

大头马的《全语言透镜》、王侃瑜的《语膜》都着眼于科幻小说里一个历久弥新的“巴别塔”问题,小说中的“透镜”或“语膜”是那个理想的翻译装置。不同的是,《全语言透镜》向上飞行,最终来到人类对“万物至理”的追寻;《语膜》则降落人间,让我们看到母语如何在现实和隐喻的双重意义上成为一对母子情感上的隔膜。这样的命题之下,人类共通的困境消弭了种族与国界之别,但是对于年轻的科幻小说家来说,如何在其中寻找本土科幻的独特位置,如何能在“伊莎”“雅克”的世界里安放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是更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与《时光的祝福》类似,陈楸帆的《人生算法》也有关“时间”这一科幻母题。小说把目光落在了一个未来的潮汕农民身上,为了弥补那些关于家族、家庭和自我的缺憾,他一次次进入“轮回舱”,尝试去过不同的人生。可是,再精确的算法也无法将人生导向一个完美的结果,个人心智总是能够在其中产生干扰,让每一次的结局走向不可收拾。宝树的《退行者》则以一个“退因缘行咒”来逆转时间,在一次殃及全家的空难之后,“退行者”频频使用咒语返回过去,但命运的随机性让他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人生轨迹上。线性的时间往往关于记忆和历史,关于某些难以拆解的心结,幻想为我们提供了违抗时间的可能,却并不保证最终的和解和救赎。不过,也许正是在与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当下的意义得到了更深刻的省思。

周恺的长篇小说《苔》生长在波光诡谲的晚清四川,

为我们撬开了时代和地域的缝隙，亮出里面压抑着的不可思议的情欲、暴力和生命力，而后，又放任时代的洪流将他们一一冲散。作者所依托的历史语境和地方色彩无疑是小说的现实逻辑所在，但人物的个性面貌却在强大的情节中稍显模糊，抽象为一个个行动的符号。与科幻小说的漫无天际的想象力相比，历史小说的幻想更像是贴地飞行，需要作者更谨慎地寻找平衡。

如果幻想是对现实的某种抽象和折射，那么“非虚构”的终极旨趣显然是宣称自己为现实本身。至少，写作者在努力向它无限趋近。2019年，“非虚构”已然进入了青年写作者的视野，并为他们的写作撑起了一方天地。袁凌的《寂静的孩子》是历时4年探访而来的儿童档案，记录了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及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他们有的是留守或随迁儿童，有的生活在单亲家庭，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正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对于孩子来说，这些经历是无可逃避的，甚至是不堪回忆和无法言说的，是“寂静的”。可正如袁凌在此书序言中所说的：“一旦我们睁开眼睛和耳朵，会发现世界不再寂静，布满了条条奔腾的瀑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滴泼溅的水珠。”其中的一章《没有故事的地方》记述了吉林省长春市郊区一所孤儿学校的日常，一个个或开朗或安静的孩子背后，都藏着各自惊心动魄的往事。而这些还要听睡前故事的孩子们，甚至还未有意识去审判和衡量发生过的一切。在他们所遭遇的真实面前，任何“故事”都是单薄的、残忍的、不堪一击的，这个时候，“非虚构”的能量超越一切可能的虚构，让修辞和抒情、分析和诠释全都黯然失色。

这一年，几位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仍然是关注的焦点，作为方法的“东北”也引发了持续的讨论。双雪涛最新小说集《猎人》开始挣脱从前所深植的东北土壤，逐渐转向了零星分散的城市空间，其中《火星》《女儿》等篇目都遥遥接续了作者第一部小说《翅鬼》既有的奇幻线索，也可视为作者面临新问题所寻求的方法之变。相比之下，班宇的小说着重于营造一种“失意中的诗意”，小说语言也能够洗练与繁复、冷峻与幽默的边界上来去自如，极具辨识度。郑执的《蒙地卡罗食人记》还带着《仙症》里神秘而不失滑稽的气息，但整体而言不及后者的饱满和连贯。三位作家都来自沈阳市铁西区，不过细看他

们各自的着力点，能发现三人已经在互不相交的路线上飞驰，“东北”可能只是一个渐趋模糊的大背景。

关于青年作家的地域书写，另一个常被提及的名字是王占黑。近两年，她的《空响炮》《街道英雄》两部小说集连续勾画出一部“民间爷叔生活史”，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上海”都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发表于2018年的《小花旦的故事》富有更鲜明的“上海”意味，小说结尾，离开上海去了广州的“小花旦”有了一个新艺名“上海宝贝”，简称“海宝”。而由《小花旦的故事》牵连出“全球寻找海宝大赛”，也许能显露出青年创作正在溢出文学边界的趋势。这并不是由小说到剧本再到影视的单向链条，而是文学正与某些更新的文化形式发生合纵连横，可能是我们所知的建筑、摇滚乐、装置艺术，也可能是脱口秀、辩论会，甚至是某些未成规模、未得到命名、但的确能抓住青年的形式。

董夏青青笔下的“新疆”从未真正限定她的写作。读她的小说，最终能看到的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和我们任何人一样，面临着无可逃避的抉择和变故，只不过，在没有掩体的戈壁和雪原上，这种碰撞尤为激烈，又尤为的稀松平常。《在阿吾斯奇》触碰的是军人之间、兄弟之间沉默、悠长却又转瞬即逝的情感。在硬碰硬的世界里，反而会有最柔软的东西激荡出来，久久令人感动。

整体而言，2019年青年创作所呈现出的广阔而丰饶的面貌，除了有着明显类型标记的幻想文学和非虚构作品，还有更多的青年创作在以现实为原点的坐标系上游移，从各个维度上展现出青年创作者观察世界的方法。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偏于幻想，还是近于写实，他们总会因为对现实的殷切关怀，相遇在某一个地方。 ▣

# 不断发展的中国新型文艺与国家人才观

——谈 2019 年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中的网络文学板块

Article-夏烈 Xia Lie



21 世纪文学艺术面临的一个巨大变量,来自于互联网以及接下来一系列技术“奇点”越境后的全面融合。也就是说,我们会愈来愈多地领略到科技与文艺杂交、繁衍、互动、互生过程下的新型文艺。这些创作天然地诞生于非传统、非单一领域的语言教养,它们依旧借助和植根于设计、文学、绘画、音乐、影像等等之上,但科技、创意和商业的母体给予它们更为突出、更为鲜明、全面跨界的时代特征,指引它们成为大众文化、生活美学、全球化经济乃至“后人类”文明的主要构件。

如果用传统的文学艺术标准去评价,还不如用文化产业的概念去解释它们,目前感觉更为恰当;但如果仅仅视它们为即时的日用消费品,却又忽略了它们灵活自由地调用古往今来的文化、文艺因子,重建着影响人们思想、情感、意识形态的精神与美学,并最终可能在此环境中孕育出新时代的伟大文艺。

这样的新型文艺总体,是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结果。在中国,就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以及逐步沉淀为国家文化之一部分的选择过程。事实上,伴随着改革开

放的历程,在不可阻遏的全球流动和同一性之中,我们的新型文艺已然孕育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不断攀升的典型样本。这一实践在新世纪 20 年里,最早形成的就是网络文学,最新的则是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直播。它们都是全球意义上独树一帜、具有引领性的新型文艺样式和文艺平台。

在最新一批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入选的大名单中,我们看到了不同以往的文艺界和文化经营管理界人选的一些新变。如果说,文联、作协口子的传统文艺工作者和国有文化传媒单位的经管人才依旧是名单里的主流,那么,新型文艺概念下的代表人士在这份 2019 年名单中的比例显著提高了,可以说完成着从相对缺乏到有力递补的坚实一步。

在上一届(2017 年)的“四个一批”人才中,爱奇艺的创始人龚宇和网络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张威(笔名唐家三少)初露新型文艺人才入选的端倪。而这一届,网易、哔哩哔哩、完美世界、阅文集团、掌阅等新型文艺企业的掌门人纷纷入选。这当中,网络文学板块又可以说是集

中体现了国家新型文艺人才观的最具完整性的一个领域——既有一批富有影响力和精品意识的网络小说作者(网文“大神”)入选,又非常关键的把网络文学产业的领头羊、阅文集团的联席 CEO 吴文辉放在其中(“四个一批”青年英才)。也许,在同一届国家级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出现同一领域创作和产业双环节的代表人物,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偶合,但我认为这种兼顾上下游的闭环思维其实很重要,能够真正体现我们在新型文艺人才观上的合理布局和系统性关照。

不妨以网络文学入选人才为例做点分析。一方面,在网络作家人选上,中国作协的推荐和各省市宣传部的推荐形成了一定的互补。中国作协推荐的入选者有蒋胜男(“四个一批”)、朱洪志(笔名我吃西红柿,“四个一批”青年英才)、李虎(笔名天蚕土豆,“四个一批”青年英才),地方宣传部推荐入选者有王小磊(笔名骷髅精灵,“四个一批”青年英才,上海市委宣传部)、林俊敏(笔名阿菩,“四个一批”青年英才,广东省委宣传部)、袁锐(笔名静夜寄思,“四个一批”青年英才,重庆市委宣传部)。如果说中国作协的推荐对象更看重全国影响力,那么各省市宣传部的推荐则可以兼顾地域代表性和创作上的多样化。此外,根据入选条例,55 周岁以下的文艺名家可申报“四个一批”,40 周岁以下的可申报“四个一批”的“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这是“四个一批”人才选拔中首次增加的板块,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文化揽才和表彰作用更为积极、更体现下沉意识。也因此,网络文学创作人才的入选不但在比例上拓宽了渠道,更为关键的是,这为网络文学等目前以“80 后”、“90 后”为创作主体的青年群落,提供了符合其新型文艺发展特点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所谓新型文艺,就是产生或生产的“范式”不同于过去,甚至体制机制完全转型了的文艺。这中间,文学网站及其经管人才功不可没。我们做网文研究的就明白,除了具体作品评价的这么一种内部研究,网络文学更具开拓性、实证意义和乐趣的部分,来自网络文学在国际国内时代环境中生成、发展、流变的那么一种外部研究。我们深刻认识到,在中国网络文学 20 余年发展史中,如果缺少了一批具有商业模式、生存活力的网站,还会有这样一类生动的“中国创造”吗?!——这个角度讲,它们就是

我国改革开放背景下社会主义民营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且,这种平台是网络文学自己内生的,是由一部分网络文学爱好者慢慢转化、蜕变的角色分工(如吴文辉等起点中文网的创始人团队)。固然,20 年后的今天,资本化在所难免,但还会有新的历史要求和时代场域建立在文学网站及其产业集团中,要求其承担起更高级别的功能、价值。比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且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比如,提倡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写作,阅文集团举办了三届“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征文”赛事,推出一批现实关怀的精品网文,将一部分优秀网络作家转化为时代故事和时代精神的直接书写者;比如,在全民抗疫之初,主办“我们的力量”的抗疫主题征文,媒体报道说“阅文后台涌入 12000 多名作者报名参加,4000 多部作品审核上线”……从网民津津乐道的 2003 年起点中文网 VIP 收费阅读模式的建成,到“白金作家制度”、“IP 营合伙人制度”,到今天的阅文集团全力布局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让中国故事“走出去”,将赢利模式建立在世界读者的范围和蓝图上——这些都是新型文艺的特征、方法、生存史和发展史。

所以,当我们理解这种文艺与市场、大众、国家文化和全球竞争力的辩证关系、张力结构之后,在人才选拔和梯队建设上,理应有合乎其内在属性和发展路径的精准体现,这次的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名单就是一个信号,也是一种团结引导,一种重视鞭策。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我们还应该将新型文艺创作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更多不可或缺的人才考虑进来,形成全“面”的、系“统”的构画,比如那些长期关注网络文艺、开展研究批评的优秀理论评论人才,对新型文艺的全球化 and 产事业做跟踪服务的杰出的外贸、交流、翻译、改编和智库人才。这样,面向 21 世纪的中长期进展下的新型文艺,就会拥有一支更加稳定有力的人才队伍。

我们期待,中国不断涌现的新型文艺可以作为国家文化的一类支柱性存在,健康、富有品质感和协调性地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实现自我优化的同时致力于建构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某些重要面向,经由流行、通俗和时尚,经由科技和艺术的融合,萌生出崭新的人文生态,贡献中华文化复兴的全球样本。■

# 那就这样吧

## ——《上海动物园》创作谈



Article—赵 挺 Zhao Ting

当我写完《上海动物园》的时候，有几个朋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写上海动物园？但至少看到题目就知道我写的是什么了。看完之后就更茫然了，《上海动物园》里既没有上海，也没有动物园。他们认为我这就是随便取个题目，我说怎么会呢？如果叫，铁岭动物园，那肯定感觉不一样。有些东西你开始一本正经地去解释，就会显得庸俗且失去意义。他们问我，上海是不是代表了城市？而动物园代表着被限制的城市人？我想了想，是。于是他们说，那可以叫“纽约动物园”。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只能说，写都写了，发都发了。

写《上海动物园》花了我一周的时间，故事都很简单，但情绪可能伴随了我十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我始终觉得，像我们这样八零末的人，写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比较无聊的事情，因为如果凭经验写作，不知道可以写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饥荒、大的自然灾害或者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印象中，人生中第一件值得“举国同庆”的大事情——电视里所有频道都变成了一个画面，那是1997年的夏天，英国结束了对香港的殖民统治。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在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得知，香港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了。

那时候我总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母亲的怀抱？没有人管我，一个人开开心心地去外面走走。于是我开始第一次离家出走，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离开了家两公里，立即被我爸用自行车追上来，一把抓了回去。那个夏天，我就一直躲在家里玩小霸王游戏机，单

调的游戏被我玩了无数遍，大人们觉得这样子安全。

二十岁的时候，我一个人从宁波上了一辆绿皮火车，一路南下到了广西南宁。我看了看地图，这世界上还有更南方的地方。于是又坐汽车去了越南，我用深夜大巴穿越了越南。终于到了11月份只需穿一件短袖的地方。这种强烈的季节反差，让我顿舒一口气，我终于到了远方。我在西贡就这么晃荡着，现在看起来也只是换一个地方无所事事，但是11月的热浪却让二十岁的我感觉非常充实。后来我又去了更多的地方，坐国际大巴，坐红眼航班，去各种名字叫不出来的地方，这种换一个地方无所事事的感觉令人着迷。后来我回来了，坐在写字楼里上班，天天用同一个角度看向玻璃幕墙外，除了云，其他不会有什么变化。

已经好几年没有什么变化了，求变是一种精神，以不变应万变也是一种精神，但是“精神”这两个词不太符合我。写完这篇小说之后我去了一趟上海，坐在高铁上，看着窗外的一切飞速倒退，思绪还没有回到十年前，上海虹桥站已经到了。我上了拥挤的地铁，在人头攒动的车厢内，第一次看到了“上海动物园”这个站名。那个时候我正塞着耳机，听着一首很老的歌曲，名字叫《那就这样吧》，主旋律部分的歌词是，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啦，那就这样吧……这就像小说里每个故事结尾一样。

我突然想到，一定要把这篇小说的链接发到朋友圈，然后定位“上海动物园”，在平淡又讲究逻辑的日子里，这样的关联有种莫名的趣味，突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叫“纽约动物园”了。✎

# 百无聊赖或者存在的虚无

——关于赵挺短篇小说《上海动物园》

Article-王春林 Wang Chunlin

《收获》杂志 2019 年第 4 期集中发表了几位青年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被排在第一的乃是赵挺的《上海动物园》。先后两次认真地读过这部篇幅不长的短篇小说后,我以为,这是一篇反讽色彩明显地带有一定哲学思考意味的透视表现当下时代青年人百无聊赖生存状态的小说作品。

请原谅我用这么长的一个句子,不如此就难以精准地为赵挺的这一精彩短篇小说定位。“作为一名写作者,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伟大的文学性’。我挺喜欢王小波、加缪、塞林格,也挺喜欢炸鸡腿、麻辣烫、热咖啡。我只想赚点钱,以此舒服地度过每一个管他是阴郁还是灿烂的下午”。说一个“挺喜欢”王小波、加缪和塞林格的写作者没有思考过“伟大的文学性”,这句话的可信度几乎等于零。而将这些大作家的名字与炸鸡腿、麻辣烫和热咖啡这些食物并列在一起,一种调侃生活的意味,又十分突出。“我三十岁了,越来越成熟了。别人的三十岁,除了吃喝,也就是盯着漂亮姑娘的胸部多看几眼,其他一切云淡风轻。相比较而言,我还是杂念较多,譬如还偶有‘写作者的关怀’等虚妄之念,

说明心理还没有发育健全”。

所谓偶有“写作者的关怀”云云,所说明的,实际上是面对物欲喧嚣的现实生活,写作者“我”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一种精神层面上远离世俗的高贵追求。但叙述者却同样以调侃的话语将其贬之为心理发育尚未健全。凡此种种,或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皆属艺术层面上的反讽者是也。事实上,贯穿了《上海动物园》全篇的,正是如此一种反讽性语调。

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身为写作者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文学创作本身的那种嘲弄与调侃。小说中写到,“我”的朋友,一位名叫“老虎”的软件工程师,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一款写作软件的开发:“这款智能写作软件,致力于把全球所有作家的作品都纳入数据库,进行杂糅、拆分和重组”。依照此种理念,以后的文学写作,就可以这样进行。比如,先输入百分之十的海明威,再输入百分之三十的加缪,百分之三十五的王小波,乃至至于百分之十五的博尔赫斯,甚至,还可以输入自己的名字。毫无疑问,经过如此一番杂糅之后所生成的文字,就是一种新作品的诞生了。

当“我”进一步追问,这个世界此后是否就不再需要作家的时候,老虎的回答是:“一方面我们不停地纳入那些还在进行自行创作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软件创作出来的文章也纳入数据库,这就叫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法。”在老虎看来,用不了多久,我们所需要的,就只是这种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的操作员,作家将彻底失业。又或者,假如说以后还存在所谓作家的话,那么,这作家也就只能是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的操作员而已。在我们把以上这种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看作赵挺对文学创作一种彻头彻尾的调侃与嘲弄的同时,恐怕也不能不承认,在人类的科学技术早已日新月异的今天,为赵挺所调侃的这种写作方式,其实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可能。而这,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文学写作的彻底被异化。现实生活中身为写作者的“我”,之所以会显得那样百无聊赖或者说吊儿郎当,未尝不与文学写作如此一种看似极端黯淡的前景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

说实在话,一贯自嘲为“伪作家”的“我”那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状态,的确称得上是既荒谬而又百无聊赖。

比如,老马是“我”的好朋友,我们曾经相约一起开着车去西藏。按照叙述者的交代,“我和老马在一个游戏群里认识,我们都属于特别庸俗特别酷的人”。“我和老马认识两年多,玩游戏的时候,我们投敌无数,坑队友没商量,义无反顾、持之以恒地将游戏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如果说双重的否定表示肯定,那么,赵挺小说中的“游戏游戏”的组合就非常耐人寻味了。一旦将“游戏”也“游戏”一番,那这“游戏”到底是不是“游戏”,也就值得引起我们的认真思索了。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这老马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酷,口口声声说是要开车去西藏,到头来却“连车也没有”。但这还不算,更狠的还在后边。一个是,到了出发的前一夜,叙述者方才点破,“我”和老马这两位相识两年多的老朋友,竟然“从来没有见过面”。再一个则是,等到第二天“我”如约前往天一广场二号门前接上了老马,没想到,车子刚刚开出去没有多少距离,这位老马就大喊大叫着让“我”停了车。“我说,老马怎么了?老马一扭头,还叼着明灭不定的烟屁股说,谁是老马?我说,你不是老马?老马一下车,踩灭烟蒂说,谁是老马?我说,不是去西藏?老

马将旅行袋一扛说,去河南”。在这位被叙述者叫作“老马”的人匆匆离开后,“我边踩油门边用手机不停联系老马,就像在联系一位远古时期的哲学家,一直没有反应”。

首先,这是一个只有在电脑、手机或者说网络时代才能够发生的故事。其次,这个世界上到底存在不存在老马这样一个人?如果不存在和“我”相约去西藏的老马,那么,这位不仅先上车后下车,而且还声称自己要去河南的人,又是谁?所有这些与人类存在紧密相关的“我是谁”的重要命题,就这样,伴随着故事情节的演进,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了我们的脑海。赵挺的如此一种设定与描写,很大程度上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尤奈斯库那部杰出的荒诞剧《秃头歌女》来。

老马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一些情节,比如,鱼龙他们试图在城里搞一个摇滚乐队,却怎么也找不到排练的地方,以至于只能到敬老院对牛弹琴一般地给那些老年人们演奏。然后,就是匆匆忙忙地去参加音乐节。

对此,赵挺给出的反讽性“恶毒”描写是,“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点像厕所上面贴的那些小标语”。比如,“我”匆匆忙忙去看住院的外婆,但却在路上就把准备送给外婆的两只烧饼全都吃掉了。再比如,“我”似乎总是在深夜苦等女友小佚(请注意,小佚的“佚”,本身就包含有丢失、失去的意思),但小佚却总是不至。“我”单曲循环了十多遍,小佚还没有结束饭局……她说晚上太晚了,要不明晚再见吧……她说回家还有急事,要不今晚算了”。“我”好不容易开了五十公里汽车去给小佚送了一杯咖啡,也仅只是心神不定地聊了一个多小时话,以至于,到最后,“在我导入一万多名作家作品之后,小佚也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再见”。

所有的这些,传达给读者的,我想,恐怕都是一种存在层面上的万般无奈或者说百无聊赖。倘若我们联系小说那看上去很是显得有些突兀的标题“上海动物园”(之所以说是突兀,乃因为通篇小说都没有写到过一只动物),那么,一种无法被否认的看法就是,作家赵挺笔下这些百无聊赖的各色人物所构成的,其实就是一个“动物园”。从这个意义上,断言赵挺的这篇《上海动物园》其实是借所谓的百无聊赖思考表现人类存在的一种虚无本质,恐怕也还是很有一些道理的。█

# 小说叙事中的“油滑”

Article-洪治纲 Hong Zhigang

曾经读过一则小文,作者谈及王羲之的《兰亭序》,认为其书法给人的感受是墨不入纸,过于飘逸,颇显油滑之气。作者给出的理由有三:一是此乃应景之书,不是书圣酝酿再三的潜心之作;二是此属酒后之作,落笔犹如驾云随风飘,笔力不定;三是大凡江南名士,骨子里都藏着油滑的本质,书圣更不例外。我虽不懂书法,但对这个判断一直记忆犹新,因为这个说法多少有些击中了我的内心感受——我多次到过绍兴兰亭,每每看罢那块碑刻,确实感到有些飘逸过头了,露出王羲之的炫技之姿,傲慢而不真诚。

书法上的油滑,因欣赏者的喜好不同,恐难有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油滑就不存在。就我个人的审美感受而言,一些艺术家获得一定的功名之后,或者创作技艺相对圆

熟之后,多少都会露出一些油滑之气。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小说创作中,同样也非常明显。譬如,有些声名显赫的作家,经常在一些看似端庄的叙事中,刻意加入各种低俗的段子;有些作家在讲述底层人物的生存苦难或不幸命运时,不时地施之以谐谑的语调;有些作家以晚辈作为叙述者,叙述自己的长辈时,却使用一种轻薄的口吻,似乎那位德高望重的长辈,不是叙述者的爷爷,而是一位虚荣心爆棚的庸俗之徒;还有些作家在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或与历史打情骂俏,或对亲情冷嘲热讽……读这些作品,总觉得作家对笔下的人物很不尊重,调侃中透着轻浮的姿态,戏谑中露出油滑的腔调。用朱光潜先生的话说,这类作品通常借“幽默”做护身符,以谑浪笑傲为能事。

所谓“油滑”，词典中的解释是“圆滑世故而不诚恳”，通常形容人们说话不正经，轻浮而傲慢。它反映出来的，是说话者的内心世界，包括观念和立场，隐含了说话者隔岸观火的心态，或自以为是的轻薄。所以在日常交往中，人们都比较讨厌那些油腔滑调的人，因为看不到他的真诚和坦率，更看不到他的质朴和谦逊。但在小说创作中，这种油滑的审美格调，通常只能在仔细的玩味中感知，很难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评判。盖其因，作者与小说文本之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对话关系，中间还夹了个叙述者，而且这个叙述者在很多小说中未必就是某个固定的角色，而是多种角色的不断转换。所以，倘若要从一部小说中判断作家叙事是否油滑，需要绕过各种叙述者，省察叙事背后创作主体的真实心态。

但小说毕竟是由作家创作的，它的背后永远站着创作主体。无论叙述者的角色怎样变化，都必然要受控于作家的主体意志，包括作家的精神格调与审美趣味。所谓“文如其人”，就是指作家的态度、观念和立场，总会通过各种方式或隐或显地表现在作品中，即使是虚构性的小说，也不例外。从余华的创作研究，到20世纪60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再到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专注于中国新时期以来作家主体精神的探讨。从我个人研究的浅陋心得来看，一些作家在叙事技术圆熟、文坛声名显赫之后，便会在创作中表露出某些油滑的腔调。无论是写乡土的，还是写都市的，只要将他们的早期创作、成名作以及后来的作品进行比照，我们便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点。

油滑之所以让人警惕，以至于鲁迅先生都认为它是“创作的大敌”，是因为它暴露了作家对于创作的不虔诚，对于笔下人物的不尊重、不同情、不体恤，并在不知不觉中体现出某种轻薄的姿态。这种轻薄，从本质上说，表明了作家骨子里并没有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也无法恪守“贴着人物写”的叙事法则，作家与笔下的人物在情感上处于分离状态，且作家的叙事有着凌驾于人物之上的傲慢，炫技意味甚浓。谁都明白，在任何一部优秀的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作家生命情感的一种折射，都包含了生命应有的鲜活与丰沛，用劳伦斯的话说，即使是雨中的一棵白菜，也应该是鲜活的生命。如果作家采用隔岸观火的



姿态书写人物，认为自己远比笔下的人物聪明通透，那他几乎不可能写活人物。唯因如此，巴金说：“我写文章如同生活。”言外之意是，他的写作始终浸透了自己的生命情感。在评述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时，李健吾也说道：“一种富有个性的观察，是全部身体灵魂的活动，不容一丝躲懒。”而油滑的叙事，恰恰体现了作家在主体情感上的不投入或假投入，折射了创作主体内心的不真诚，体现出创作主体精神与情感的双重慵懒。

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要判断小说的叙事是否油滑，最大障碍或许在于，它与幽默之间缺乏清晰的界限，因此不少人常常将油滑奉为幽默。从表面上看，油滑的叙事常常充满了各种嘲讽与戏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幽默的情趣，但是如果仔细玩味，仍能看到叙事的背后隐含了作家对笔下人物的傲慢与不恭，难见深切的同情与体恤。对此，朱光潜曾进行过认真的分析。他认为：“本来文艺的起源近于游戏，都是在人生世相的新鲜有趣上面玩索流连，都是人类在精力富裕生气洋溢时所发的自由活动，所以文艺都离不掉几分幽默。……我们须承认幽默对于文艺的重要，同时也要指出幽默是极不容易的事。幽默有种种程度上的分别。说高一点，庄子、司马迁、陶潜、杜甫一班大作家有他们的幽默；说低一点，说相声、玩杂耍、村戏打诨、市井流氓斗唇舌、报屁股上的余兴之类玩艺也有他们的幽默。”按朱光潜的说法，文艺产生于



《革命时代的爱情》书影

游戏，幽默应该是其固有的属性之一，所以他强调：“凡诗都难免有若干谐趣。情绪不外悲喜两端。喜剧中都有谐趣。用不着说，就是把最悲惨的事当作诗看时，也必在其中见出谐趣。我们如果仔细玩索蔡琰的《悲愤》诗或是杜甫的《新婚别》之类的作品，或是写自己的悲剧，或是写旁人的悲剧，都是痛定思痛，把所写的事看成一种有趣的意象，有几分把它当作戏看的意思。丝毫没有谐趣的人大概不易作诗，也不易欣赏诗。”尽管朱先生有些将幽默无边化的嫌疑，但对于悲剧中所包含的“谐趣”，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更重要的是，“幽默之中有一个极微妙的分寸，失去这个分寸就落到下流轻薄。大约在一流作品中，高度的幽默和高度的严肃常化成一片，一讥一笑，除掉助兴和打动风趣以外，还有一点深刻隽永的意味，不但可耐人寻思，还可激动情感，笑中有泪，讥讽中有同情”。朱光潜先生的这番话，无疑说到了问题的关键，即真正的幽默，其背后应该站着——一个严肃的创作主体，让我们能够从笑中发现作家内心的泪滴，在戏谑中看到作家深切的同情。换言之，真正的幽默，是作家倾尽自己的情感与心志所作出的审美表达，饱含着创作主体的审美洞察与思考，也承载了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与独特感悟。否则，就属于低级趣味上的油滑。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看看王朔和王

小波的相关作品。王朔的小说曾被人们称为“痞子文学”，其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一些不务正业的顽主，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各种油滑之气，像《玩的就是心跳》《顽主》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我年轻时读王朔不求甚解，更不懂朱光潜苦苦强调的“玩索”，所以觉得这些作品确实有些油腔滑腔。但随着年事的增长，在教学过程中我开始不断“玩索”它们，慢慢地体会到作家的坦诚与用心。在《玩的就是心跳》中，方言、高洋、高晋、吴胖子、夏红、刘炎等一群青年人，他们都有过火热的革命理想，有的还曾服过兵役，但当他们真正融入现实之后，却发现永远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在迷惘中奔波，在无聊中寻乐，成了他们能够自我安慰的唯一生存方式。“我们浪费掉了太多的青春，那是一段如此自以为是又如此狼狈不堪的青春岁月。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朝气、也有颓废，有甜蜜、也有荒唐，有自信、也有迷茫。我们敏感，我们偏执。我们顽固到底地故作坚强。我们轻易地伤害别人，也轻易地被别人所伤。我们追逐于颓废的快乐，陶醉于寂寞的美丽”。正是这种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使这群人物只能在现实的边缘如此地活着，颓废、放纵、无所事事，却又四处寻找刺激。《顽主》中的于观、杨重和马青等人组建的三T公司，打着“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口号，不断遭遇各种难以想象的现实难题，当然他们也发现了各种光鲜生活背后难以言说的生存困境。他们东奔西突，乐此不疲，不仅没有让客户获得多少顺心，自己反而不断陷入各种困境。他们既有着理想无法实现的不甘，又有着自我尊严难以维护的尴尬，当然还有着穷挣苦扎的快意以及自我放逐式的痞气。细思这些顽主式的人物，在他们无奈、不甘和错位的生存之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朔对于现实和命运的别样思索，笑声中含着无奈的泪。

王小波的小说同样也充满了痞气。尤其是他笔下的那个王二，无论在哪部小说里，都显得流里流气，颇不正经。在《黄金时代》里，知青王二不仅不服管教，经常与生产队长反唇相讥，还与领导们斗智斗勇。为了逃避劳动，王二四处找寻消极怠工的方法；为了反抗禁欲观念，他与陈清扬一次次钻进深山老林“伦敦友谊”。当他被抓回来后，他把写交代材料、参加批斗会，视为出“斗争差”，用尽所有不正经的方式，消解特殊时代的荒诞不经。在

《革命时代的爱情》里，作为普通工人的王二，先与豆腐厂的女厂长斗智斗勇，结果被纳为管教对象；在接受政治管教时，他居然使帮教对象与帮教领导成为情人。一方面，王二确实是个不屈从于任何秩序的散漫之人，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浪荡子；但另一方面，他又以破罐子破摔的方式，不断撕开那些有违人性的荒诞观念及其秩序，并对之进行了颠覆和解构，所以他又是一个不羁的斗士。如果我们认真地“玩索”这些小说，就能体察到王小波其实是以黑色幽默的叙事方式，对特殊年代里一些荒诞的伦理进行了反思。他的戏谑，是源于作家对生命自由的渴望；他的嘲弄，是作家对荒谬现实的绝望式反抗。

其实，运用戏谑或反讽的叙事，消解那些看似严肃而端庄的现实，并揭示其中所隐藏的吊诡之处，也一直是鲁迅惯用的叙事手法。尤其是在《故事新编》中，这种情形更为突出。在《故事新编》的序言里，鲁迅曾对此进行过必要的反省：“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同时他也坦言：“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不满可能是有一些，但因为针砭时事的痛快，鲁迅摒弃单一的叙事话语，将俗语俚语、文言、现实话语、外来语甚至一些时髦的流行用语杂糅在一起，并借助各种情节的错位，创造出种种反讽的效果，颇有些后现代的意味。尽管在鲁迅的笔下，诸多人物的命运都颇显滑稽，譬如《奔月》中的后羿，《出关》中的老子，《采薇》中的伯夷和叔齐，都与我们熟悉的历史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但骨子里透露出作家对历史的另一种解读和思考。特别是《理水》中的“文化山”上，挤满了各种所谓的现代学者，却对现实灾难束手无策，完全是一群彻头彻尾的空谈家。认真地“玩索”这些颇具后现代风范的小说，无论是那些杂糅的语言、滑稽的情节，还是荒谬的人物命运，我们都可以看到作家别有用意地将主体思想、情感与想象融入历史之中，展示了作家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独特反思，绝非一般浅薄的搞笑。

有关幽默和油滑之间的区别，鲁迅其实也有着非常独到的认知。在《致陶亢德》的一封信中，他曾对陶氏主编的《论语》杂志批评道：“倘蒙谅其直言，则我以为内容实非幽默，文多平平，甚者且堕入油滑。”针对该刊第四十五期里的文章《一张字条的写法》，他更是直言不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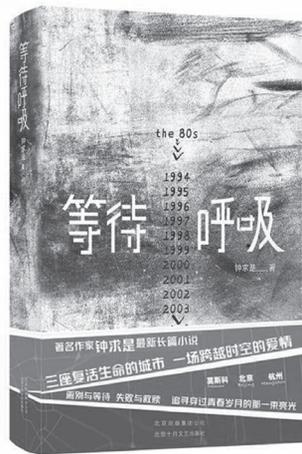


地说，那不是幽默，而是玩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鲁迅也坦诚地说：“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虔敬的心么？答曰：有罢。即使没有这种冠冕堂皇的心，也决不要油腔滑调。”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鲁迅认为的油滑，就是缺乏虔敬之心，缺乏真情实感的投入，是一种低俗的把戏，与市井间粗俗的恶搞并无二致。

小说叙事中的油滑，说到底并不是一种技术问题，而是创作主体对待世界和人生的态度问题，是有情与无情、虔诚与戏耍、严肃与轻浮的问题。在当下的一些小说中，油滑之所以越来越多，且有日趋增多之势，关键在于作家们过于依赖叙事技术的自信，沉迷于没心没肺的、炫技式的惯性写作。在《“滑稽”例解》中，鲁迅曾详细论道：“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那么，在中国，只能寻得滑稽文章了？却又不。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这‘狸猫换太子’的关键，是在历来的自以为正经的言论和事实，大抵滑稽者多，人们看惯，渐渐以为平常，便将油滑之类，误认为滑稽了。”按照鲁迅的说法，油滑不是滑稽，离幽默更远，但国人对此似乎一直缺少警醒，所以油滑之风在当下的小说创作中依然在蔓延。❏

# 在不幸与幸运之间安放人的命运

Article- 弋舟 Yi Zhou



《等待呼吸》书影

那一年，在异国的街头不幸被一枚流弹误伤之际，年轻的夏小松不会想到，他的命运最终将成为一部长篇小说的精神梗概，同时也成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说明。《等待呼吸》中所写下的流弹与误伤，昭示了主人公的被动与无辜，犹如站在湖畔的我们，被莫名的浪花打湿了衣衫。

当然，小说中的事件没有这般清浅，毕竟，那“溅”来的，不是浪花，是足以构成不幸的流弹。但读完整部小说，我顽固地认为，被不幸穿胸而过的同时，我又被轻盈地托起，笼罩在某种“幸运”的告慰之中，经受了“离心脏只有两厘米”的死亡，而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于是，我甚至也不再为杜怡、为夏小松感到遗憾，这年轻的人们，无可避免地站在了时代的湖畔，于是，湖面的风物与恶浪，必定将与他们有关。在这个意义

上，面向自己时代的人，终将谈不上“无辜”，我们尽可以将其称之为命运，并且，是那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

就好像，当你走过了四季，你不会在酷暑与严寒的迫害下，申诉自己的无辜。是的，正是时代与命运，构成了《等待呼吸》最为显豁的经纬。它是经由浩大事物织就的小说。

当然浩大，故事伊始，两个年轻人就站在了历史的浪口。时代的湖面风云激荡，他们是旁观者，也避免不了地成为了见证人，乃至，终究被“溅”到，从此，世界换了人间，他们换了命运。于此，钟求是写出的，是一个几近铁律的事实——在时代的湖畔，我们都是当事人。是这种深沉的认领，让这部总体上可被称之为以一场未尽的爱情所驱动的小说，避免了庸俗的自恋，流布着人在时代与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以及在庞然大物

的挤压之下，“等待呼吸”者的盼望与尊严。

《等待呼吸》正是这个时代的作家才能写出的那种小说。这很重要，尤其当我们的小说大规模地像是古代作家或者未来作家写出来的一样时。这么说，并不仅仅在于钟求是征用了时代显明的标志性变革，还在于，他写出了这个时代我们切己的心灵震颤，否则，我不会在夏小松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一路到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的阅读中心生难言的感动，钟求是也不会在终章的时刻，让杜怡用英、俄两种语言给腹中的胎儿朗读《资本论》。

我相信，小说如此书写，已经不是一个小说家斤斤计较出的技术性结果，是专属于他此在的生命经验在自然弥散。基于我们所共同经验着的时光，这些元素所蕴藉着的况味，既让人伤怀，又令人宽慰，它们显而易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巨浪滔天与水落石出的时代湖面上，霞光一般铺洒着莫大的、更像是欣然一般怅然的余晖。于是，《等待呼吸》又是那种任何时代优秀的小说家可以写出的小说，它呼应着的，从根本上讲，却是超乎具体时代的人的永恒的问题。

时代即是它重要的标记，却也是它奋力跃出的铁衣。因为，更为复杂与紧要的还在于，当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如此清晰地与自己的时代相互借用时，它必须要弥散出某种与现实保持距离，以一种艺术的谨慎，对之“沉默”并且摆脱之的气质。让清晰的变得恍惚，让确定的变得迷离，而这些就是一种“被时代的流弹击中”的心情。

时代，是规定性；流弹，则是艺术性。你将确定地知道，那击中你的，来自一个不确定的方向。弹道，力量，这些科学主义的分析，其实无助于你理解自己的命运，于是，你才需要捧起小说，从中找出能够搀扶你的力量。好的小说家会替你艺术性地解释出被时代规定了蛮横的一切，丧失了这样的前提，“时代”进入小说的正当性，便所剩无几。对此，我将之视为一项重要的“小说理性”。在我看来，当我们在《等待呼吸》中与时代劈面相遇，“流弹”即是一道极具艺术性说服力的光芒。它所蕴藉的“被动”，那种微妙的不确定感，正是平衡“时代”这种确凿之物的艺术力量。

那么，“时代”便不再是唯一攫紧我阅读目光的因素，艺术性才是《等待呼吸》所散发出的最动人的气质——

它没有借着时代之名给自己揽下一个仿佛不证即可自明的优势，它始终在小说艺术的本分里发挥着效力。它不是用无关痛痒的小把戏撩拨你，挑衅你的智商，也不是用大口径的火炮轰炸你，蹂躏你对痛苦的理解，它将你毫不回避地投进时代里，继而，又坚决不让时代大而无当地吞噬你。在不幸与幸运之间，安放人的命运，正是小说艺术高贵的分寸所在，亦是《等待呼吸》内在的尺度所在。

在这部小说中，所谓的“不幸”，已不仅仅指向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伤害，是的，那的确残酷至极，但它所感叹的，是生命必将遭遇的普遍的凶恶——你不在热血年少时被打在坦克上弹回的子弹“溅”上，也会在四岁那年元宵看社火花灯时被人贩子拐走（《红楼梦》），于是，那所谓的“幸运”，也不仅仅指向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得救，而是一种对于命运所降下的一切整体性地承受之后，方能达成的平静。在这样的胸臆之下，钟求是将浩荡时代之下的个体，体恤地搀扶住，让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严酷的侮辱与损害之后，依然站立出了人的体面与优雅。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当然，这事关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笔力，钟求是的小说能力早已有目共睹，江南同行们的技术与审美水准，也早已是有口皆碑，但是，在我看来，除去这些显而易见的优势，钟求是今日的书写，更胜在了与技术相较而言，更为难能可贵的写作的深情。

《等待呼吸》写得何其深情，令人几可感受到小说背后小说家满含泪水的眼睛。小说的写作，在这样的呈现之下，已绝非是一场得意扬扬的虚构，它就是在兑现小说家的生命实感，那种憔悴的、敏锐的、子在川上仰观俯察一般的深情。这是对于那些只满足于以小说来炫技者的反驳，那些家伙躲在小说背后的双眼，从不满含泪水，只会放着捉弄人得手之后的诡诈的贼光，继而还口吐莲花，哄骗读者说此谓“高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检阅自己也检阅前辈，会发现，人云亦云着的江南作家的优势，背后原来是什么在垫底。那么，你会理解，余华何其深情，格非何其深情，苏童何其深情，艾伟何其深情，钟求是何其深情……是他们的深情，驱动了他们的表达，让技术趋近了艺术，不再只是一个个花活儿。同样，反观我们的文学现场，那些退场了的，究竟是因何退了场，那些还在场的，还能杂耍多久，便都有了答案。

是深情,让深情者的作品普遍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宿命之感,这种神秘的宿命之感,也因之避开了纯粹用花活儿堆砌出来的空洞。这样的阅读感受,在阅读《等待呼吸》时,让我联想到了格非的近作《隐身衣》与《月落荒寺》。我并不想对不同作家的作品进行勾连,我想要说的是,好的作家真的会有某种你无从说明的、共同的气息。

我完全相信,让钟求是站在小说的戏台上变魔术,他一定不会玩儿得比任何人差,然而,将一群人扔在时代的湖畔,钟求是必定将显得突出而特别,因为,相较戏台上变魔术者之众,钟求是即是那种少数能在他人中弹之后眼含热泪的人之一。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优秀小说家最核心、最紧要的天赋与品质。

为此,钟求是不惜在《等待呼吸》的结局,让杜怡“将孩子生下来送给自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历经悲伤的女性对自己的犒劳,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小说家钟求是对自己笔下生命的祝福。我之所以用了“不惜”,恰恰是因为在那种被过度扭曲了的现代小说观念中,对于“生殖”的褫夺,都成为了魔术师们廉价的道具。

昆德拉在重读《百年孤独》的时候,敏锐地捕捉到了此中玄机,他发现“这些伟大的小说里的主人翁都没有小孩”——

拉伯雷《巨人传》的庞大固埃没有,巴奴日也没有后代。堂·吉珂德也没有后代。《危险的关系》里的瓦尔蒙子爵没有,梅特伊侯爵夫人没有,贞洁的德·图尔韦院长夫人也没有。菲尔丁最著名的主人翁汤姆·琼斯也没有。少年维特也没有。司汤达所有的主人翁都没有小孩,巴尔扎克笔下的许多人物也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也是,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者马塞尔也没有。当然,还有穆齐尔的所有伟大人物——乌尔里希、他的妹妹阿加特、瓦尔特和他的妻子克拉丽瑟和狄奥蒂玛;还有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还有卡夫卡笔下的主角们,唯一的例外是非常年轻的卡尔·罗斯曼,他让一个女佣怀了孩子,不过正是为了这件事,为了将这个孩子从他的生命中抹去,他逃到美国,才生出了《美国》这部小说。

昆德拉的确眼毒,也难怪连他最终也会成为后来者在戏台上遮挡无能的幕布,将“厌恶生殖”视为了现代小说炫目的徽章。但昆德拉仍然在《百年孤独》中看到了

小说的艺术似乎走出了这场梦,只不过,“注意力的中心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整列的个体”。他将之视为“向小说的年代的一次告别”。

什么是小说的年代?从前,大地朴素,人类笨拙,我们在小说中繁衍生息;后来,我们开始在小说里大张旗鼓地丧失掉繁殖的能力;继而,作为一次小小的反动,我们在小说里生出一个个面目模糊、彼此混淆的后代。现在,钟求是在《等待呼吸》中,重新将那“一整列的个体”区别成一个个单独的人,并且,让这单独的人,再度行使生殖的权利。在我看来,这堪称重大,能算作“向小说那更为古老的年代的一次回归”。

如果说,不同时代的小说观念也如同一枚枚的流弹,总有少数的小小说家,将会被遴选出来,被他所属的时代某些最为值得关切的流弹所击中,这,亦是他的幸运和不幸。钟求是只能迎向他所在时代的流弹,而拉伯雷和堂·吉珂德,让他们光荣地在他们的时代去迎接属于他们的流弹。在他们的时代,他们天才一般地选择了“不生”,而在钟求是的时代,它的弹道和力量,决定了“生”,重新成为了宝贵的勇气。以自己的胸膛,去挡过去时代的枪眼,在很多时候,那不值得傲慢,不过是豪情与少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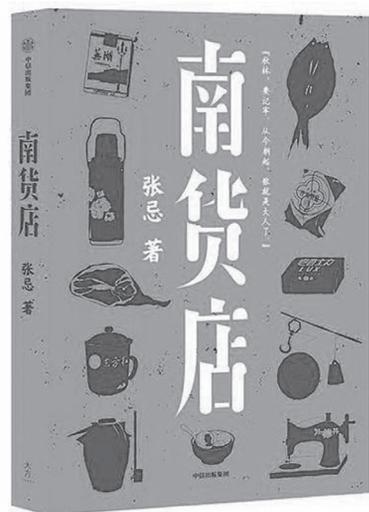
那么,什么才是钟求是的时代?在这部小说中,它是远东横亘万里的铁路,是能量惊人的地下组织,是人居然可以隐匿的身份与从未有过的行动空间,是自始至终萦回着的马克思与《资本论》,如果换一种眼光,你甚至还可以从中看出独属于它的某种“自由”。一切是如此的错综,一切又是如此的蓬勃,当钟求是这样的小说家将这种空前的经验替我们捕捉出来、并赋予其一枚流弹的轨迹时,我们将看到时代金属般的光泽,它悲怆、迷人,是如此艰难又如此值得一过。

这么说吧,我是在春节前阅读的《等待呼吸》,现在,当我重读一遍时,除了再度惊叹于它富有预见性的时代概括力,“等待呼吸”这四个字,竟也已与昔日的同样的四个汉字不像了。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在我们时代的流弹“溅”射之下,至少,我如今需要在小说里重温人内在的坚定、明亮的惆怅、毫不迟暮的理想主义、神秘的宿命感、以深情达成的伤怀与宽慰,以及,葆有生殖勇气的女主人公。█

# 白云苍狗一杯酒

——读张忌《南货店》

Article- 宋嵩 Song S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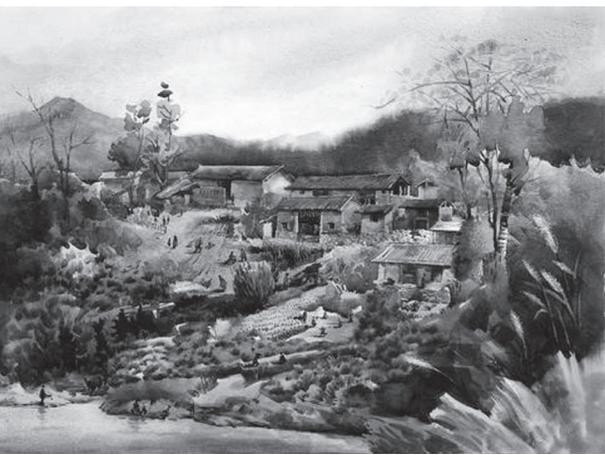


《南货店》书影

杜工部《可叹》一诗，开篇便感慨：“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这两句系老杜针对同代人王季友的人生遭际，有感而发。王季友少时“群书万卷常暗诵”，但由于家贫而只能以卖草鞋为生，出身于世家大族的妻子柳氏因此弃他而去。他在贫苦中发奋攻读，终于考上状元，而柳氏后来也回到了他身边——这个故事，像极了日后随着《封神榜》的流传而家喻户晓的姜子牙“覆水难收”的传奇，然而却有一个截然不同的 happy ending。王季友和柳氏之间是否存在“真爱”、这段离奇情变是否另有隐情，今天的读者自然无从索解，但至少有一个成语却因杜甫的诗歌流传了下来，每当人们感慨世道浇漓、

人心不古，“白云苍狗”之叹便不免油然而生。

在张忌的长篇小说《南货店》中，亦有一双这样的男女：黄埠供销社的总务龚知秋对生活商店的售货员于楚珺一往情深。龚知秋曾经救过于的命，于楚珺“便让要好的小姊妹传话，说自己以后定要嫁给救命恩人”，然而多年过去，此话仍然只是停留在嘴上。旁人都看得分明，于楚珺“眼睛生在额头上”，是绝对不会嫁给龚知秋的，只是利用他而已，日后她果然嫁给了别人。但龚知秋始终痴心不改，不仅主动为离婚后的于楚珺出头，踢伤了骚扰她的流氓，还冒着坐十二年牢的风险，挪用自己厂里的十万块钱还清了她前夫欠下的债务。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龚知秋无怨无悔，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这



一世,就爱过这么一个女人,就算她断了我的手脚,挖了我的心肝,都是我自己事情,我心甘情愿。”

在《南货店》中,龚知秋因其“痴心不改”而成为一个独特、醒目的人物,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是一个异类,但也因此成为主人公陆秋林最值得交心的朋友。秋林刚刚从长亭村南货店调到黄埠供销社当文书,苦于不会写材料,是龚知秋出主意让他去寻刚调走的那个文书想办法;在童小军欺负新人、意欲借清理厕所一事捉弄秋林的时候,又是他挺身而出,施以援手。仅仅两件小事,便足以显出龚知秋的光明磊落。也正因为如此,小说临近结尾时龚知秋挪用公款的举动才会带给读者莫大的震动,但他的形象却并没有因此而崩塌轰毁,反倒生发出一种凄凉、悲壮之感。作为张忌的浙东老乡,鲁迅先生曾将南北方人的性格特征概括为“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在龚知秋这个“南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恰恰正是“厚重”至“愚”的“北人”性格,甚至超过了许多早已看惯并随波逐流于“白云苍狗”的“北人”。

《南货店》写浙东宁波一带一乡小店、一座小村、一个小镇、最多不过一个小县城里二十年间的日常生活,人们在此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哭过也笑过,聚了又散了,其间充溢的是浓浓的烟火味道,当然还有浙东沿海所特有的

鱼鲞腥气。琐碎的日子里偶有波澜,但很快就归于风平浪静。这是张忌作品的一贯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最近二三十年来评价越来越高的汪曾祺和他的小说,就连张忌本人也在许多场合坦陈自己对汪曾祺的心仪。但在我看来,流布弥散于汪曾祺小说里的,是一种闲适恬淡的诗意;他写“市井小说”,其间没有“史诗”“英雄”而只有凡人小事,但即使是“凡人”、即使是如他所说“哄自己玩儿”式的“随遇而安”,往往也隐约透露出一分士大夫气,以至于越到晚年,他笔下的人物越趋向“俗世奇人”。张忌虽然也把目光聚焦于市井民间,但他笔下所反映的是地地道道的升斗小民,在为生计而奔波、为生存而挣扎中不时闪现狡黠的民间智慧,反倒更接近明清“世情小说”。用两位作家所熟悉的艺术形式来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他所擅长的花鸟画,骨子里还是士大夫的那种悠游自赏,而张忌的小说则像他所热衷于收藏的“小插图”——这是一种过去普遍流行于江浙一带大户人家婚床、婚轿上的小木雕,人物形象基本上来源于民间戏曲、通俗小说(特别是世情小说),以及种种劝人向善或富有吉祥寓意的民间故事。从收藏的角度而言,张忌所看中的,或许是“小插图”在艺术形式上所呈现出的精美与繁复,但对于作为其精神来源的民间伦理和情感立场,想必他也是心知肚明,并自然而然地移植到自己的创作中。但这并不等于说张忌的小说就是彻彻底底的“俗”,他的超脱之处就在于,透过凡俗的日常生活、透过普通人为生存所进行的挣扎和斗争,他看出了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无奈、虚无,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悲剧意义和悲壮之美。正如梅特林克所说,“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悲剧因素存在,它远比伟大冒险中的悲剧更真实、更强烈,与我们真实的自我更相似”(《日常生活的悲剧性》)。也就是说,张忌摹写日常生活,摹写“我们真实的自我”,其实是在写人类普遍的生存悲剧,亦即刘小枫式的“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并以此来“构建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沉重的肉身》),用看似“形而下”的形式,表达出“形而上”的主旨。

我们早已熟知鲁迅先生所提出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这一观点,但他在阐释这一观点时所用的一个词——“消磨”——却容易被忽视。“消磨”是一个漫长的变化的

过程,如果说贾平凹在《秦腔》里描写的“泼烦”日子需要忍耐,张忌笔下的人物则更多是在“消磨”时光。“消磨”于日常生活,是相对“灭亡”于英雄行动而言,本质上是“反传奇”的;能够在这种“消磨”面前保持一份清醒与冷静,也便尤为可贵。在《南货店》里,许多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并感慨于日常生活对人生不可逆的改造:云芝因为卫国没有生活情趣、“没有共同语言”而移情别恋,卫国一怒之下去烫了头发、买了火箭式皮鞋和喇叭裤,却在恍惚间想起自己穿绿军装的样子,并且晓得“已经再回不去那个时光了”;秋林和昔日暗恋的春华偶遇,两人在小饭店里回忆学生时代,春华突然说“日子好了,不再苦了,我却想,要是能回到以前吃那些苦,该有多么好”,后来又又在宾馆里对秋林说“那时,真是一生最好时光,苦是苦一些,但总是觉得前头有好生活等着你”;就连身患癌症、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杜毅,回想起童年时在“红猛日头”下割稻的情景,也觉得“那时真是再美好不过”……凡此种种,汇成秋林在办公室的昏黑中所得到的顿悟:人这一世,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认识,又一个人一个人地离开——做人真是空空一场,丝毫没有意思。这种由“寂”而“空”、又由“空”返“寂”的感悟,冥冥之中竟接续了《红楼梦》的精神余脉。

在《南货店》的开头,十九岁的秋林记牢一辈子胆小谨慎的父亲的一句话,“今朝起,侬就是一个大人了”。这句话被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伴随着他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以及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杯酒。他第一天到南货店报到“便争了这上门板的生活”,“咬紧牙关,每日天没亮,就爬起来卸板,忙到天黑,又一块一块上回去”。张忌的小说里多有宁波一带的方言土语,尤以“讨生活”一词最为传神,此处的“生活”等同于“活计”“工作”,搭配上“讨”字,让人心中无端生出一种艰辛、凄凉之感。“生活”便是为“生”而“活”,不仅要咬紧牙关,更必须要有心计,或曰“生存智慧”。于是我们看到,为了补上一匹布、两百块钱的亏空,南货店里三位老师傅各显神通:饼干罐盖子松一些,让饼干受潮增重,同样的饼干就能多卖出些钞票;包白砂糖时多包上一层“不会上账”的粗纸,就多增了一分进项;酒埕里要掺水,打酒时还要搞出些泡沫……而秋林自己,也便在耳濡目染下渐渐地成长、或者说“成熟”起

来,以至于豆腐老倌批评他“你后生不要搞得这么世故”。但比起周围绝大多数人来,他的“世故”还是单纯得多,无非是提着两斤蛋糕去刚调走的文书家请教写材料的经验、当上团委书记后给“伯乐”许主任家送一袋橘子、用两盒硬壳中华烟敷衍找上门来的老上司而已;而对于曾经被自己视为“好人”、被调离后却日益堕落的许主任,秋林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不仅感慨他“变得不熟悉了”,而且联想到自己“不晓得再过几年,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秋林由南货店的小伙计,“无心插柳”地一步步成长为供销社文书、团委书记、县供销社秘书股长、土特产公司经理,过程中并没有经受“严相逼”的风刀霜剑,但自有一种凉薄与苦涩在其中。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好友卫国,都会时常感到镜子里的那个人“有点奇怪”。在小说的结尾,秋林看着自己刚刚给齐师傅(这也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写好的悼词,突然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自己写的就是齐师傅的一生吗?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了吗?人的一生是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就像天上的白云,现在像白衣,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变成苍狗的样子;当上经理的秋林,已然不是刚刚来南货店报到时的那个十九岁小青年,而成为了一个饱看世态炎凉的“大人”。人终究会在岁月的消磨中变成一个陌生人,这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真理,陆秋林、龚知秋亦不能免俗。既然改变无可逃避,那么,我们能做的只有干了这杯酒,坦然启程,并在途中时时停下反观自己。唯其如此,方能无愧我心。■

# 包浆陈厚

——读张忌《南货店》

Article- 陈荣力 Chen Rongli

包浆，原指玉石、陶瓷、木器、杂件等古玩、家具被时光打磨、烟火浸淫、双手把玩而生成于表面的一层结膜。包浆虽若有若无，意会大于言传，但对判别一件古玩、家具的年代、品质和真伪来说，却如鹤立鸡群里的一声幽鸣，道骨仙风中的一袭清影。用“包浆”一词形容张忌最新的长篇小说《南货店》，想想恰正合适。

记得几年前读金宇澄的《繁花》，目畅神驰之际，忍不住有一种异想，什么时候能读一部写江南城镇生活的《繁花》，那正是甘之如饴的奇趣和美妙了。当然《南货店》不可能是真正的《繁花》，相比《繁花》上海绮丽浓郁都市生活和海派风情的工笔写

真，《南货店》无疑更似细绘江南城镇氤氲烟火和情感悲欢的淋漓水墨。而对我来说，《南货店》更有另一层窃喜。1979年到1983年，在浙东杭州湾畔的乡村供销社里，我做过四年多的营业员，且落的柜台正是如《南货店》展现的副食品南货柜。无论时代背景、工作场景、商品设施，还是员工顾客、周边人物、方法规矩以及氛围、关系和一些故事、情节等等，其仿佛旧地重游的亲切、似曾相识的熟稔和如临其境的重温，是那樣的鲜活、感慨和走心。不仅如此，《南货店》更让我对那个“票证为王”的计划经济时代，对那段深埋于心底岁月的人和事、情与物，有了审美意义上的

再视、新知以及重塑。

“用一家南货店，存放一个时代。”“一部《南货店》，说尽时代巨变下江南百姓的生活命运。”这是《南货店》封底推荐语对这部小说的精准概括。在我看来，长篇小说要成功地担负起时代镜像和生活鉴照的功能，题材的选择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张忌在这方面显然实现了突破和出新。中国社会几千年传俗，重农抑商是植入价值观里去的東西，虽然计划经济时代地方国营的供销社和当下网购盛行的三产服务业，与旧时的商贾已有本质的区别，但“无商不奸”或多或少仍是一张隐形的标签。亦因此自古以来，包括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写商业、写供销社、写三产服务业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可以说绝无仅有。当然张忌不是猎奇，也不是取巧，用他的话来说，“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厚意，都在食物和器物里了，这是时代的气质”。而供销社包括南货店，作为那个时代城镇乡村食物和器物供应、销售的主渠道、主平台，不仅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举足轻重，也是凝结和体现“时代气质”的典型气场。所以从这一维度来说，《南货店》的题材尽管是新的，但因写出了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时代气质，自然也就包浆暗滋了。

当然题材只是一个因素，《南货店》的包浆陈厚，更重要的还在于小说鲜活、精致且多维地勾勒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极具烟火气的江南城镇生活图景，图景中的故事和人物，人物的遭遇和情感，情感的温暖、悲欢和残酷、荒唐。主人公秋林压抑、困惑、几乎被时代捆绑的成长史，南货店老师傅们的生意经，豆腐老馆的人情温暖，父子间的冷漠关系，男女间的荒唐情事……美食器物与俗世日常、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生死无奈与命运沉浮，这一切的“古典中国叙事”，都给《南货店》的包浆凝结、生附及陈厚，以暗红的年龄、华滋的质地和沧桑的成色。在我看来，《南货店》的背景虽然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个时代，但此中的图景和画卷，此中的人物和故事，又何尝不是几千年江南地域风俗、人文以及文化的承接、铺衍和涵育、再塑。因此读《南货店》，也须置于江南地域风俗、人文以及文化的视阈中，方能读出宽度、深度、厚度和活度来。



《南货店》另一个打动人的是语言——探索中的方言写作。带南方味道的语言是《南货店》“表达真实”的一部分，也是构成《南货店》乡愁般基调的重要部件。对此张忌有自己的实践和体会，“这是一部写南方的小说，如果我用北方的语言写，小说的气质肯定是不一样的。方言写作特别有利于叙述的打开……特别是写对话”。这让人很容易想到金宇澄的海派方言写作，在这点上，《南货店》和《繁花》可以说既同出一辙，又各显春秋。其实，语言也日已成为近年来浙江一些优秀中青年作家写作的秘器，如东君、钟求是、商略等等。事实上，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其语言上的探索和成功，将或多或少地成为传统、丰富以及活化地域文化、江南文化的重要因素，尽管作家们自己或许还未意识到。

《南货店》也有遗憾，那就是少了气息。张忌自己没有过在供销社待过，其实在供销社待过的人都知道，供销社里的各种店南货店、日杂店、采购店、农资店，都是有属于自己的气息的。这样的气息虽说不清、道不明，但地道的人半里外一闻，便知道快到什么店了。

据说张忌喜收藏，常在瓷器、石雕、老旧门窗、坛坛罐罐间流连，那么我用“包浆陈厚”来形容《南货店》，想来张忌也会接受。☑

# 单纯的信念和勇气

——序《任溶溶译文集》

Article- 方卫平 Fang Weiping

## 一

对任溶溶先生的了解和热爱,是与我的儿童文学专业经历联系在一起的。

没错,我说的是,热爱。

1984年,我23岁,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儿童文学学习。那年10月,在一个幼儿文学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61岁的任溶溶先生,并聆听了他在会议上的发言。许多年过去了,那么多的会议发言早已飘散在逝去的岁月和时光里,但任先生的一句话,却让我无法忘怀。在谈到儿童文学的意义和特点时,任先生两眼放光,面露陶醉之情,喜滋滋地说道:“儿童文学很好玩……”

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却突然把坐在会场后排角落里的我击中了。

我的少儿时代在“文革”中度过。1977年高中毕业正赶上高考恢复,稀里糊涂考上大学。本科念的是中文专业。从迷恋文艺学美学,到大学毕业后转向儿童文

学研究,关于文学的作用或功能,我被告知的一直是“文以载道”或“教育方向性”的戒律。“好玩”?我在瞬间的晕乎之后,心里的某个角落仿佛一下子被点亮了。

我曾跟朋友们说起过一件往事。2003年10月,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那一年,任先生已是80岁高龄,是那一届“特殊贡献奖”的获得者。一天晚上,一群中青年作家和学者在我的房间里聊天。从走廊经过的任先生听着这屋里热闹,便走了进来。大家热情相迎,纷纷让座。任先生也回应说,我最喜欢跟年轻人聊天了,从年轻人这里我可以得到很多新的知识和启发。聊着聊着,他忽然问:“你们猜我最喜欢看哪一档电视节目?”大家都猜不着。最后,任先生自己揭晓了谜底:“我最喜欢看天气预报。”看着众人纳闷的模样,他笑眯眯地接着说道:“你们想,同一个时间,这里很冷,那里却是很热;这里下着雨,那里却是大太阳,这多有趣、多好玩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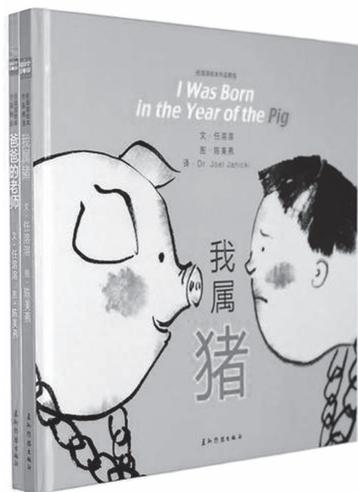
那一刻,我意识到,无怪乎任先生会一辈子与儿童文学结缘如此之深。生活中的寻常物事,在任先生那里可以变得“有趣”“好玩”;儿童文学这份职业,更是他一生痴迷、乐此不疲的一桩美差。在天性上,他无疑是最接近童年,最接近儿童文学的——他是一个天生的儿童文学家。

## 二

任溶溶先生的儿童文学生涯,广涉创作、翻译、编辑等领域。他在每一个领域的成就和贡献,都是一座令人仰望的丰碑。而外国儿童文学译介,无疑是任溶溶在漫长的文学岁月中投入心力最巨、累积成果最丰、介入人们的阅读生活和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十分广袤、深邃的一个部分。我知道,在“好玩”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沉迷、付出、创造和跋涉!

从1946年在《新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第一篇翻译作品——土耳其作家萨德里·埃特姆的儿童小说《黏土做的炸肉片》开始,数十年间,任溶溶用俄、英、意、日等多种文字,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名著。可以说,他的儿童文学译事,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70多年来中国儿童文学译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和侧影。《克雷洛夫寓言诗选》《伊索寓言精选》《普希金童话(诗歌)》《俄罗斯民间故事》《马雅可夫斯基儿童诗选》《楚科夫斯基儿童诗》《马尔夏克儿童诗选》《铁木尔和他的队伍》《古丽雅的道路》《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柳林风声》《小飞侠彼得·潘》《小熊维尼·阿嚏》《奥芝国的翡翠城》《寻宝六人组》《杜利特医生》《北风的背后》《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长袜子皮皮》《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好心眼儿巨人》《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女巫》……如果把他所有的儿童文学译作依照翻译出版的时间顺序汇聚在一起,我们几乎就会看到中国读者眼外国儿童文学世界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脉络和景观,也会看到这些译作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艺术演进及童年阅读生活的巨大投影和深刻影响。

任溶溶先生的翻译作品语种多,数量大,最重要的是,他以其高质量的翻译,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了众多经



任溶溶作品精选

典的译本。我一直认为,文学的翻译从来不只是译义,而必然包含着语言形式的再发明与再创造。因此,优秀的文学翻译必定同时是一种文学的再创作,翻译者本人也必定是同一种意义上的诗人、作家。

就此而言,任溶溶作为儿童诗人、儿童文学作家的才华和智慧,既为他的儿童文学翻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文学资质方面的基底和依托,也在这些译作里留下了鲜明的“任氏”烙印。他翻译的科洛迪、罗大里、林格伦、达尔等作家的一些代表作,在我眼里都是无可替代的经典译本。《木偶奇遇记》的顽皮幽默,《假话国历险记》的讽刺夸张,《长袜子皮皮》的天真不羁,在他的译笔下尽显生动与神采。我每在课堂上或讲座时分析到这些作品,必定要带的是任溶溶的译本。书中有些片段,因为钟爱的缘故,一读再读,除了感佩作者的才华,每次也都忍不住要为译文的精彩击掌赞叹。

在我看来,故事作品的翻译,最难的常常是对话,但最见功力也是它。简简单单的对白,意思、感情、个性都在里头,你一言我一语的滋味也在里头。读任溶溶翻译的角色对白,常常感到极大的享受。《木偶奇遇记》开头,皮诺曹给造出来以前,木匠安东尼奥与皮诺曹后来的爸爸杰佩托之间那场充满孩子气的对话与争吵,看着只是日常交谈与争执的啰里啰唆、琐屑屑屑,其生动的口吻,鲜活的气息,接应的自然,天真的滑稽,读着读着,不知怎

么就有滋有味起来。我有时想,若非任先生那样的译笔,它也很可能真的成为一段十分乏味的啰里啰唆与琐屑屑。还有《长袜子皮皮》里的对话,多是“随口”的胡诌,但难就难在“随口”和“胡诌”的自然而然——表面上一带而过,“其貌不扬”,仔细琢磨,其实增一词则多,减一词则少。

儿童文学翻译的另一难处在儿童诗。儿童诗不能拿语言和修辞的艰深晦涩做文章,其诗意诗境,全在拿日常生活语言做诗的功夫上。我曾经在《日常生活到一首诗的距离》一文中认为,任溶溶是一位真正用“白话”也即普通的生活语言来写诗的作家。他把日常得甚至有些琐屑的生活写成了诗,也因此把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他的儿童诗从来不用任何“诗意”的文学字眼,而是以简朴素白同时又充满童趣的口语,如日常说话般地“说”诗,但是很奇怪,他居然就这样“说”出了许多漂亮极了的儿童诗。他使日常生活与一首诗之间的距离,变得如此微不足道。

任溶溶的儿童诗翻译与他的儿童诗创作,显然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其间的关联和奥妙,是另一个有意思的课题了。他翻译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马尔夏克的儿童诗,其节奏顿挫、俏皮幽默都融会在平白如话的语言里。他翻译的罗大里的儿童诗《棍子上的屋盖》,“我给你写首诗讲讲下雨/下雨天大家都躲在家哪也不去/我可拿小棍子顶个屋盖/走到东走到西自由自在”,读来简直整首诗里都在滴里答啦地下雨,而那种跟滴里答啦的雨声一样的童言童语,既呼应、渲染、表现着下雨的情境,也点亮了这首诗“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意境。另一首《水城威尼斯》则是静。静静的夜里,水面、石桥与月亮,形与影、实与虚的交织,由至简的语言安排出奇妙的玄机。我既不懂俄文也不懂意大利文。对我来说,任先生的译诗实际上创造了它们在中文世界里的诗意与风格。

熟悉任溶溶儿童文学作品的读者一定知道,这种译笔,也是他儿童文学创作的典型风格。他的陪伴几代孩子成长的童话《没头脑和不高兴》,还有那些简白如话又生趣盎然的儿童诗,其美学的面貌正是如此。所以我说他的翻译是再创作。或许是因为创作个性、趣味与风格上的同声相应,任溶溶先生译林格伦、罗大里、达尔等作

家的作品,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他译的达尔的《女巫》和《好心眼儿巨人》,达尔式的欢笑、奇诡尽在其中,却不见任何喧闹的粗声,深藏在底下沉沉的温柔与细致,也都蕴蓄在任溶溶的翻译语言里。

我以为,翻译本身也是创作,并且,深藏着一种精神。那些优秀的译著,耗尽心力把原著的神韵和丰采勾勒、托举出来,译者自己却始终站在文字的背后,沉默地凝视着,声色不露。

我因此对人文领域的一切优秀的译本,充满了敬意。

但优秀的译本是稀有的。对儿童文学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年来,在童书引进出版的热潮里,儿童文学翻译的拓展也十分迅速。但对于操之过急的许多儿童文学翻译作品,我也常感到十分无奈。在我读到的许多译文里,充斥着大量未及消化的西语直译表达,在汉语语境中读来,或拖泥带水,或怪异拗口,翻译直接变成了语言障碍的制造者。因为从外语直接译转的缘故,不准确的翻译表达更是常事。这些问题,有时是因为译者不够专业细致,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因为译者的文学感觉和领悟其实尚未达到文学翻译的要求。因为实在不能“忍受”一些文学翻译的非文学性,我也曾在出版社邀我阅读某些尚未出版的译稿时,忍不住指出其中翻译的问题。在域外文学交流中,翻译不只是通道和媒介,它其实就是文学文本的一部分。翻译的好坏,既有可能“激活”作品,也有可能“毁灭”原著。在儿童文学的语境里,同样可怕的或许是,当我们把那些缺乏文学品质的翻译文学作品交到孩子手上,它们又被当作文学和语言的某种模本接受下来。长此以往,后果堪忧。

关于任溶溶先生的译本,读书界也曾经有过一些讨论。例如,如何把握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之间复杂而又辩证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任溶溶先生的整个儿童文学翻译工作,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当代儿童文学研究课题。如何慎重对待儿童文学的翻译,如何把儿童文学的翻译视作一项重大的文学工程来做,这其中涉及的方方面面,必定是充满艰难的。但阅读任溶溶的翻译作品,我们收获的或许也不只是文学翻译的乐趣与启迪,还有为了此生选择的文学和文化事业一往无前的单纯的信念和勇气。

### 三

对于我来说,热爱任溶溶先生,不仅是因为他的创作、译事等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和儿童阅读生活所做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任先生所表现出的一位知识分子、一个作家淡泊名利、超拔脱俗的个人操守和魅力。

记得1993年,任先生70周岁诞辰时,上海有关方面欲为他举办祝寿和庆祝活动。听闻此议的任先生谢绝并阻止了有关方面的好意。2013年,任先生获“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正值他老人家90周岁寿辰,由上海市文联主办、上海市翻译家协会承办,在静安宾馆举办了“任溶溶文学翻译学术研讨会”。任先生因为年事已高未能与会。会上播放了任先生事先录制的一段视频。任先生除了致谢大家的美意之外,只说到了盼望会议早点结束,以避免交通高峰期,方便与会者顺利返家。

许多年来,任溶溶先生是我心目中真正少见的看淡浮名、有滋有味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脱俗之人。我认识的任先生清静淡定,怀着高远的文学智慧、工作乐趣和坚韧精神,一生从事着儿童文学的翻译、创作和文学编辑工作,把儿童文学“玩”成了一份快乐而崇高的志业。生活中的任先生总是带着孩童般的天真和乐呵,喜爱美食、朋友和世上一切自然淳朴之物事。无论世风如何不堪,他总是那个乐天单纯的“赤子”。我曾经跟学生和朋友们说起,如果这个领域有哪位师友值得我膜拜,那首先就是任溶溶先生了。

2017年4月8日,春天一个晴好的日子,我去上海任溶溶先生府上看望先生。那一天,94岁高龄的任先生戴着氧气面罩,与我们相谈甚欢。清简素朴的小屋整洁舒适,任先生面前的书桌上摆着一本记事本,上面翻开的一面,记着当天的日记。耐不住好奇心驱使,经任先生许可,我看了一下翻开的日记内容——因为近些年常常接到任先生手书的信函,他的手迹我十分熟悉。只见上面记有“7:20起身……夜梦吃春笋,极快活”等句子。紧接着日记,是一篇任先生当天写就的题为《说广州话的“甫”》的短文。想起近年来,我不时在《文汇报》《新民晚报》《文学报》等报纸上看到任先生回忆往事、怀念故人



任溶溶先生

的精短妙文,原来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告辞时,我小心地提出,想和任先生合一个影。任先生爽快答应,并一边摘下面罩,一边仿佛是充满了孩子般的歉意说:“我已经很难看了。”

我站在任先生身后,弯下腰来,与30多年前在会议上说“儿童文学很好玩”的任先生,留下了我们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张单独合影。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任先生,在我和万千小读者的心中,您永远是最好看的“任伯伯”和“任爷爷”。

《任溶溶译文集》皇皇20巨册,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文集主要收入了任溶溶先生译著中已进入公版领域的作家作品。这是迄今为止任溶溶先生译著最大规模的一次汇集和出版。这不仅是儿童文学译界的一大喜事,也是当代儿童文学译介历史沉淀、文化积累的一件盛事,同时也为广大儿童文学爱好者提供了集中阅读、珍藏任先生译著的宝贵机会。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告诉我,97岁高龄的任先生希望我为译文集写一篇序。这是我的莫大荣幸,也让我有机会在文字中,表达我对任先生由衷的景仰和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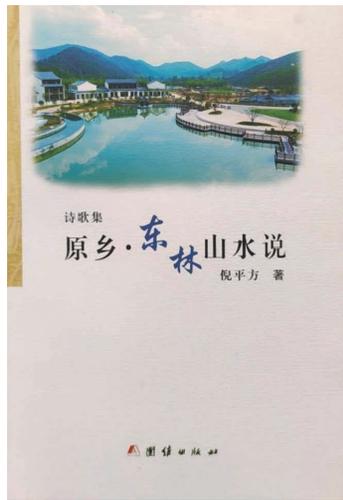
任先生,祝福您!

是为序。☞

# 拘囿·脱颖·拓展

——序倪平方诗集《原乡·东林山水说》

Article- 杨 枫 Yang Feng



《原乡·东林山水说》书影

## 一、先叙“拘囿”

叙“拘囿”，离不开“东林山水”，透过诗人借诗这种艺术形式，或叙事或抒情、或再现或重塑、或描摹或折射、或追溯或畅想等诸多手法对“东林山水”的反映，我的“拘囿”和诗人的“拘囿”发生了碰撞，令我生发出一种“旁观者清”的“看见”。这种看见，也许是诗的原創者未曾体验到的。

远离故乡来到原乡之人  
内心都有属于自己的湖泊  
能映出桃花 蝉鸣 落日 和母亲

如此执着压弯了嫩脆的枝条  
原乡桃从未放弃追逐阳光的信念  
在学会飞翔的那一刻  
总会把自己浓缩成一枚桃核  
被遗弃在了无关紧要的小小角落里  
——《原乡桃》

在这首诗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原乡人”被“原乡桃”潜移默化的滋养，于是远离原乡，又重逢于原乡，其“内心”的“湖泊”才情不自禁地映出这样的意象：桃花、蝉鸣、落日、母亲。

这是一种情结，这种情结归属于“怀

乡”。这意象是昔日的,也是今日的。作为原乡人的诗人倪平方,感知到以上意象竟然“如此执着压弯了嫩脆的枝条”。这里蕴含着“乡情”的凝重,与“原乡桃”融为一体。原乡桃的“飞翔”,是艺术形象化的表述,或许是指离开枝头被销往远方,或许是指因成熟而脱落等等。但无论怎样,最终逃脱不了“被遗弃在了无关紧要的小小角落里”的命运,因为,“原乡桃”最终不得不把“自己浓缩成一枚桃核”。

这是诗人的妙笔所在,暗表作为“原乡桃”被“东林山水”所拘囿的一面。其实,“原乡桃”的经历,何尝不是对当年土生土长的诗人倪平方自身的真实写照!

可喜的是倪平方这枚“桃核”有幸被命运之手从“此地”挪走,种植在“彼地”。也许“彼地”的土壤更适于他生长,于是,在倪平方这株生命树上结满了“诗歌桃”。

在《在原乡》一辑中,还可以拾到流露出作者内心深处那种被“东林山水”所“拘囿”,以及随之生发出来潜在的冲破这“拘囿”的束缚且带有些许“醒悟”的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凝成的诗句,隐匿在诗人审美背后罢了,为读者留下悦读把玩的空间。

然而,至此尚需将“意犹未尽”的那一面道出来,那就是:诗人诗意凝结的这“拘囿”乃至有意无意冲破“拘囿”思想意义上的“内核”,乃是倪平方“脱颖而出”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

## 二、再叙“脱颖”

若将“拘囿”比作一个“布袋”的话,那么“脱颖”,就不可或缺地需要一种事先埋伏在“布袋”内的“磨石”。是什么充当了“磨石”呢?无疑是诗人倪平方的“坚忍”;拥有这坚韧的“磨石”,何愁不将其才艺磨成“利器”呢!

诗是镜子,能照出作者的影,能映出作者的魂。影,是形象,不仅仅是外在的;魂,是精神,不仅仅是内在的。据此来谈倪平方这块坚忍的“磨石”是怎样磨出那才艺



的“利器”,是富有一定的诗意及隐含些许哲思的。

可我不能。不能忘却  
当我站在桥上看风景的时候  
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  
我的祖先择水而居。栽桃植柳  
为了寻找理想中那种全新的生活  
即使再苦。即使再累  
浮出水面。屈身卧波那一刻  
这精神的光芒逼透了我的灵魂

——东林桥

我之所以节引《东林桥》,是因为“屈身卧波”有着“坚韧”的品质。剖析这首诗,从这个细节入手,我免不了挑剔出某些“拘囿”来——正因为“东林桥”的土生土长,造就了“屈身卧波”的“俯首甘为”的古朴精神,随之而来的不正是这种情态所造成的“目光短浅”的局限性“拘囿”吗?

作者如此写“东林桥”,正是以这桥来借喻“择水而



居”的“祖先”，“为了寻找理想中那种全新的生活”，“即使再苦，即使再累”也要忍耐下去的品质。

诗人感应到“东林桥”的“屈身卧波”，闪烁着“精神的光芒”，这光芒异常亮锐，达到“逼透了我的灵魂”的程度。

从此诗的深邃，洞见出来诗人隐含着的思想意义就在于——

为读者揭示出“我的祖先”的后裔，只能“栽桃植柳”的吃苦耐劳的一面和这种精神拘囿着的缺乏“拓展”的另一面。从这个层面上，可以看出诗人思想底蕴和审美的功力是扎实的。

诗人从“栽桃植柳”的沿袭，摆脱了“栽桃植柳”的拘囿，这具有哲思意义的升华，其功夫即在诗内，也在诗外。

### 三、后叙“拓展”

如果说倪平方曾置身于“东林山水”，在人生体验上有一定局限性的话，那么他钟爱的诗歌，对于突破这种“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

诗歌伴随着他走过风风雨雨，得享诗歌精神潜移默化的陶冶和滋养，对他不同阶段的职业着实起过助力提升作用——

倪平方时任教师，开设过儿童诗鉴赏与创作讲座，举办过文学社团活动，创办过油印杂志，这对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与听说读写的能力收效不菲，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影响力，获得学校的提拔与重用。

倪平方曾任国企高管，诗歌创作与发表，使他成为行里鲜有的“懂文化经营的老总”。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诸如文化理念策划、年会串联词、宣传推广活动等，都会请他来承担操作。这不能不说是他长期积淀形成的得天独厚的诗的动力而焕发出来的潜能量所致。

如果将人生的某时某地某事定格审视的话，显而易见的应该是“局限”，从凝滞不动的角度去看，这不动的瞬间就是“此一时”的“定局”。然而，“此一时”并非“彼一时”，定局的尾就是开头的头。

倪平方就是将曾经的无数个“此一时”，叠加、修饰、延续，衔接成未来的“彼一时”，他站在曾经和未来之间这个点上，不断跋涉的脚印变成一串省略号。我们有理由相信，所省略的，无论是什么，也不会是诗歌，因为诗歌已融入倪平方的生命与灵魂！

# 风雨兼程一甲子

——记唐湜和他的妻子陈爱秋

Article- 曹凌云 Cao Lingyun



唐湜先生

唐湜先生(1920—2005)是著名的九叶诗人、评论家,一生历经坎坷与不测,对文学有着近乎偏执的痴迷,少有搁下歌唱和抗争的诗笔。他的妻子陈爱秋女士默默地陪伴着他,在情爱上对他忠贞不渝,在事业上给予鼎力相助,共同在爱的征途上跋涉了一个甲子。今年是唐湜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追忆他们,怀念他们,那相濡以沫、携手共进的爱的故事,并没有随着他们的远去而暗淡。

—

唐湜和陈爱秋的相识相恋,得益于唐

湜的同学、陈爱秋的表哥马锡鉴牵线搭桥。那是1945年的春天,马锡鉴受陈爱秋的父母之托,给二十出头的表妹陈爱秋找一门好亲事,马锡鉴想到比自己小一岁的同学唐湜,品貌非凡,有逸群之才,可谓最佳人选,他找唐湜商量,唐湜愿意见他的表妹。

那年的某一天,一个晴朗的日子,唐湜在马锡鉴的陪同下来到位于瑞安林垟的陈宅,与陈爱秋相见。陈爱秋秀外而慧中,亭亭玉立,双眸透着灵性,给唐湜很好的印象。唐湜问了她的学业情况,她刚刚中学毕业,准备就读瑞安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后改名瑞安师范学校),对未来前途充满憧憬。而唐湜仪表堂堂,彬彬有礼,举手投足中有一股清新之气,就读于浙江大学外文系,有大量



1984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自左至右：吴思敬、骆寒超、晓雪、谢冕、李兆洛、唐湜、杨匡汉



从左至右：刘文华、金江、唐湜、孙光梅、王友圭



唐湜（右）与金江（中）、马骅（莫洛）在一起



创作中的唐湜

诗作发表，已是小有名气的新派诗人，这让陈爱秋产生了爱慕之情。陈爱秋的父母也看重唐湜，了解了 he 家族的基本情况。

唐湜的曾祖父原是永嘉楠溪江上游的农民，壮年时从楠溪江放竹排到瓯江口杨府山附近，见有大片淤涨的滩涂可以开垦，就在杨府山山脚定居，开荒造田，娶妻生子。唐湜的祖父更是精明能干，在杨府山一带广置田产，成为大地主。唐湜的父亲是一个光彩的接班人，使得家业更加兴旺；母亲出生于书香世家，其家族在当地很有名望。唐湜有弟妹九人，他是老大，因读书用功，为人诚实，很得长辈宠爱，祖父请来老先生培养唐湜，盼望他有一个好前程，荣宗耀祖。

陈爱秋比唐湜小四岁，五兄妹中排行最小，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的父辈是飞云江南岸林垟镇商人，在当地办有石油公司，还是美孚石油公司在温州的代理商之一，生意做得大，名声很响亮。林垟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一个商贸集镇，民国初期形成一条商业街，因两侧店铺屋檐相对，巧留一线天际，俗称“一字街”。可是有一年，“一字街”发生火灾，殃及石油公司，引发爆炸，损失惨重，陈爱秋父亲改行，经营一家百货公司。

唐、陈两家可算门当户对，唐湜和陈爱秋初次见面，也埋下了爱情的种子，而后再见过几次，彼此的心更近了，性格、情趣和理想也都相投。不过，陈爱秋的父母有些担心，对马锡鉴说：“唐湜在持家理财上可能会糊涂，唐家有多少田地他都不清楚，爱秋在这一方面也不上心，以后那些田地谁去打理？”马锡鉴说：“唐湜博学多才，文笔极佳，年纪轻轻就进入文坛，以后还要靠这些田地吃饭？”陈爱秋的父母一听，也觉得在理。

唐湜于1943年8月到浙大研读西方文学，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浙大在龙泉山中创办分校。唐湜在大山里以浪漫的情怀，一边读着莎士比亚、雪莱、济慈的诗篇，一边创作散文和诗歌，并在《东南日报》“笔垒”、《浙江日报》“江风”等大报副刊发表，他的长诗《森林的太阳与月亮》（后改题《英雄的草原》）也即将脱稿，描写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天真寓言。他以出众的才华，在文坛崭露头角。

瓜熟蒂落，谈婚论嫁。1946年阳春三月，红情绿意，

草长莺飞，唐、陈两家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唐湜和陈爱秋喜结连理。婚礼在温州东城举办，既热闹又简单，嫁妆非常丰厚，有大量的绸缎、布匹和各种绒线等。亲朋好友出席了婚宴，新郎穿着盛装，益发飘逸俊逸，新娘略施粉黛，尽显纯真之美。那一年，唐湜 26 岁，陈爱秋 22 岁。

这一对新人在温州老城区大同巷安了家，虽是租用的房子，但布置得温馨，俩人心里装满了爱的欢乐。那年初夏，唐湜告别妻子，去浙大继续学业，后又去上海暨南大学借读，次年又回浙大读书。这期间，他在文学创作上又有新的成绩，在《文艺复兴》《希望》等大型文学刊物发表诗歌、散文与评论，并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胡风和李健吾。

1948 年，唐湜的父亲唐伯勳在温州市区中山公园附近建造了一栋两层住宅，砖木结构，庭院宽敞，西洋式门面，显得气派，距离文化名山积谷山、华盖山不远，有闹中取静之美。唐湜和陈爱秋觉得新宅不错，就搬过来与父母一起居住，此时长女唐洛中已经出生。这一年，唐湜大学毕业，出版了《英雄的草原》，编定了评论集《意度集》、诗集《飞扬的歌》等，并且和诗人辛笛、陈敬容、曹辛之、唐祈等以森林出版社名义创办《中国新诗》月刊，还由巴金、李健吾介绍参加中华全国文学文艺工作者协会（简称全国文联）。第二年，长子唐维中降生。

## 二

新中国成立后，唐湜在温州第二中学教书，陈爱秋居家把家务理得井然有序，家庭生活丰富多彩。1951 年年底，唐湜接巴金来信，邀他去上海文协工作，他告别了二中的师生和妻子、儿女，只身来到上海，与翻译家周煦良等一起在上海文协外国文学组翻译苏联短篇小说，集体翻译并出版了《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集》，他个人翻译并出版了《坡道克之歌》（安东诺夫作）。

1952 年秋，唐湜接到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当编辑的诗友唐祈的来信，希望他到北京一起工作。唐湜向往京城浓郁的文化氛围，回到温州与家人小住几天，带上御寒的衣服前往北京。不料到北京迟了一些，唐祈所说的



浙江大学毕业时的唐湜

那个位置已经有人了，唐湜就在北京一所中学教书。不久，陈爱秋带着孩子也到了北京，一家人住在西城区护国寺街一个四合院里，房间用高级木地板铺成，据说是梅兰芳的旧居。陈爱秋到大学里学习财经知识，又怀有身孕，秋冬的北京天气寒冷，空气干燥，风沙很大，整天给人一种“大漠风尘日色昏”的感觉，让她难以适应，心想还是生活在气候宜人的温州为好，征得唐湜的同意，她带着孩子回温州了。

1954 年 2 月，唐湜经好友、作家李诤介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戏剧报》工作。唐湜熟悉中国戏剧艺术，对外国戏剧也素有研究，在《戏剧报》做编辑和记者都得心应手，受到时任中国剧协主席田汉等领导的重用。当年下半年，陈爱秋再次带着孩子到北京，此时小女唐绚中已经出生，一家人先住在王佐胡同的中国剧协宿舍，后搬进位于朝阳区西部的中国文联宿舍，安了家。第二年，小儿子唐彦中出生，家里四个孩子，甚是热闹。这期间，陈爱秋去石景山钢铁厂当会计，因孩子尚小需要照顾不得不放弃工作，专心致志地做一个贤妻良母，家庭里充满了温馨与甜蜜。

在陈爱秋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唐湜更加勤勉地写作，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发表了许多



唐湜（左）在辛笛的书房里（1985年）



唐湜（右一）与黄宗江（左一）、阮若珊（左三）夫妇等在一起



唐湜（左）与汪曾祺（中）、唐达成（右）

戏剧和诗歌评论，参与创作了《肖长华谈京剧表演艺术》一书，还兼职宋庆龄基金会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的文艺版编审，每月定期进行审稿。唐湜沉浸在家庭和事业带给他的欢快中。

1955年的夏天显得特别沉闷和压抑，空气中荡动着一种不祥的预兆。胡风被捕，唐湜的邻居、胡风的得意门生路翎被捕，很快，正在埋头工作、耕耘于文学园地的唐湜，也被卷进了“反胡风”的政治风暴中。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第二年暮春，灾难降临到唐湜的头上，他被划为“右派”，剥夺了人身自由，押送到黑龙江的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兴凯湖冰天雪地，光裸的树木化作黑色的剪影。

唐湜被送去劳改后，陈爱秋心中的悲苦难以言表，她带着四个孩子住在中国文联宿舍，靠着中国剧协每月50元的生活费，过着动荡不安的日子，温暖的小家已充盈着凄惨的泪水。

今后的生活怎么过？前途渺茫。陈爱秋考虑再三，决定带着孩子回温州，毕竟在老家会有亲人帮助，也可逃离北京痛苦的阴影。行色匆匆，在中国剧协同志的帮助下，陈爱秋怀揣安家费，拖儿带女登上了回家的火车。这一路，陈爱秋说不出的哀伤与怆然；这一别，她不知一家人何时才能再来北京。

也有人劝说陈爱秋离婚，她说她不干这种事，唐湜已是一个离开家庭就不知如何生活的人，况且，离婚对子女成长不利。她要对唐湜和孩子们负责到底。

### 三

陈爱秋带着孩子回温州，中山公园附近的那栋楼房大部分已经充公，只留二楼一个29平方米的房间给他们。为了赚钱维持生活，陈爱秋去温州花柳塘一所民办小学当教师，取得微薄的薪水。教书一年，因丈夫右派的原因，她被下放到温州水泥厂当工人，筛灰，又因劳动力欠佳被精简。没有了收入，她举步维艰，陷入人生最痛苦的境地。

陈爱秋寻求亲戚接济，同时变卖家物，当年陪嫁的绸缎、布匹、毛绒、大衣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是奇缺货，一一卖掉。她和孩子省吃俭用，舍不得花钱安装电灯，晚上家里一团墨黑，孩子们的作业都是在路灯下完成的。但远在黑龙江的唐湜情况更糟，每天挨饿受冻，陈爱秋把计划供应的一点点猪肉省下来，腌制起来寄给他。她多么渴望得到他人的帮助，然而四周大多是歧视的目光，世态炎凉。

1960年10月，唐湜从兴



唐湜（右）与诗人杨洛雨（中）、马骅在一起



唐湜（右一）与诗人严辰（左二）在一起

凯湖农场转到天津茶淀的清湖农场，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劳倦过度，他患了水肿病，开始是足胫浮肿，后来蔓延到全身，并出现腹部膨胀，胸闷心悸。农场里成批成批的劳改对象患上这种病，引起场方的重视和救治，可水肿消退后，皮包骨头的瘦弱同样可怕，死亡的绞索一次次地在唐湜的头顶垂下，又一次次地提离，到了1961年夏秋之交，清湖农场准许唐湜“戴帽离场”。

有一天早晨，陈爱秋正在给孩子做早餐，听到楼下有人在喊她的名字，唐洛中从楼上跑下来，一看，站在眼前的好像是爸爸，定睛再看，果真是爸爸。陈爱秋也紧跟着下楼来，她顿时惊呆了，别离了将近三年半的丈夫，居然骨瘦如柴、衣衫褴褛、满脸憔悴，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与在北京《戏剧报》时的英武潇洒、踌躇满志、虎背熊腰的唐湜简直判若两人，忽然，她痛楚地双手抱着丈夫，低声地哽咽了起来。

一家人得以团聚，给身心遭受摧残和侮辱多年的唐湜带来极大的慰藉，精神面貌和身体健康也逐渐好转。

1962年早春，唐湜受有关方面照顾任永嘉昆剧团临时编剧，过着漂泊不定又兴趣盎然的日子，不料1964年初夏，他因右派身份被“清理”出剧团。唐湜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里私下带了几个学生教授古文、英语，收几元学费补贴家用，加上四个孩子慢慢长大，窄小的房间显得异常拥挤。同时，他还要创作悲剧诗《泪瀑》，并进行十四行诗的幻美追求，常常挤在吵闹的孩子中间写作。

可是，家里一贫如洗，已到了没米下锅的地步，几个孩子的学费更无法支付，无计可施的陈爱秋看着醉心创作的丈夫，叹息一声说：家里可卖的东西已经卖光，东借西凑也无路可走，你都没有想想该怎么办啊？唐湜抬头看了一眼妻子，笑了一笑，又低头写着他的诗句。

1966年“文革”开始，唐湜每周要写汇报、检查、请罪书，要被游街、批斗、戴高帽。这一年，唐湜经学生介绍，到温州房管局下属的房屋修建队去做泥水匠的帮手，拌石灰，拌水泥，搬东西，拉板车，纯粹的力气活，月收入30元左右，解决了一家人的断炊之忧。他每天干完苦工回



唐湜（右三）在黄宗江（左三）家



唐湜（左）在陈敬容家



唐湜（右一）与赵瑞蕙（左二）、马骅（右二）



唐湜（右一）与中国剧协的同事李慧中（左二）、马少波（左三）在一起

家，夜色苍茫，疲惫不堪，吃过晚饭后就趴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半夜醒来，披衣挑灯写作，直到霞光映天，他草草洗脸吃早饭，便赶去上班。房屋修建队也要给唐湜开批斗会，可工友们都同情和尊重他，批斗会就没有穷追猛打或水煮油煎的气氛，批斗会结束，大家还兴致勃勃地听他讲莎士比亚的剧本故事。

“文革”带来的动乱愈演愈烈，“两派”武斗，动刀动枪，有一段时间，子弹在唐湜的屋顶上飞来飞去，射到瓦背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在枪林弹雨中以防不测，一家人躲在盖有两层棉被的四方桌子底下，唐湜还是不放下手中的笔，创作自如。陈爱秋见唐湜总是夜以继日、不顾生死地赶写稿子，没好气地说：你这样争分夺秒地写，有人等你的约稿吗？唐湜抬眼看一看妻子，虽是嘲笑话，也

不生气，苦笑了一声继续低头写作。

谁也不知唐湜这些作品的命运如何，能否有面世的一天，但陈爱秋从来反对丈夫写作，她知道文学和写作，是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同时让他没有在逆境中放弃自己。唐湜惜时如金地读书和写作，居然在“文革”初期迎来了创作上的喷发期，家里文稿成堆，有诗歌、剧本、翻译、评论。唐湜没有钱买稿纸，就捡用16开的白报纸，压平、叠齐、装订，整理成一本本。

#### 四

1968年夏天，温州骄阳似火，一个酷热的下午，唐湜被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抓去穿上写有“牛鬼蛇神”的背心游街示众，他们又以“破四旧”的名义气势汹汹地冲进唐湜的家里，翻箱倒柜地抄家，抄去了他大部分的藏书和一些文友赠送的字画。陈爱秋事先把唐湜的文稿藏到天花板上，躲过了第一次抄家。

有一天，唐湜听说自己一位姓汪的同学被捕，要被判处死刑（1970年果然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其罪状是汪姓同学有一次阅报时在报边留白处写下“反动感想”。这事让唐湜和陈爱秋大为震惊，乃至害怕。第二天上午，又有风声传来，说下午有红卫兵造反派来唐湜家中进行第二次抄家，夫妻俩的精神紧张到了极点，如果藏在天花板上的文稿被抄走，已经受尽折磨的唐湜肯定难逃更大的厄运，整个家便也进入了“世界末日”。

那怎么办？万般无奈中，夫妻俩作出决定：销毁家中的全部文稿。唐湜不忍心动手，陈爱秋的心也滴着血，她吩咐四个孩子，把浸透着父亲心血的文稿一本本拆开，撕成细条，放在厨房的煤球炉里焚烧，又不敢多烧，厨房是利用走廊用木条搭建的，留有许多缝隙，加快一点进度，火焰就大，邻居容易看到火光，闻到焦味。焚烧速度太慢，又容易暴露他们在消灭“罪证”。于是，他们把文稿放入脚盆里用水浸泡，想泡成纸浆后再倒出去，可在短时间内文稿根本无法泡烂。陈爱秋想，最好的办法是把文稿从家中转移出去，扔进附近的河里。

谁去完成这危险的任务？陈爱秋把目光投到唐彦中

身上，小儿子唐彦中还在读小学，让他提出去不会引人注意。陈爱秋把浸湿的文稿捏成团，盛到一个方形竹篮里，见竹篮子不断滴水，她又盖上几件刚洗的衣服做掩护，并千叮万嘱小儿子一定要注意安全。唐湜一边看着慌乱的亲人，一边心如刀割，双眉被痛苦蹙成了疙瘩。人性变得如此暴虐，世界变得如此荒谬，手稿遭受如此劫难，多年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他扭头看向窗外，天空覆盖着乌云，大地苍黄灰暗。

唐彦中提着竹篮迟疑地来到门边，侧耳一听，楼道里静悄悄的。他提着竹篮子下楼，没有遇见邻居，反而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紧张，胸口怦怦地狂跳。唐彦中来到大街上，午后的大街没有一丝的风，异常闷热，他手提沉甸甸的竹篮，低垂着眼睑飞快地迈着步子，胆战心惊地走过父亲曾用绚丽诗句描写过的飞霞洞，沿着积谷山山脚来到春草池边，准备把文稿扔到池里去，但他发现池水比往日浅了许多，还停泊着一只小木船。他提着篮子顺着河道继续前行，见到熟悉的路亭，就倚坐在亭子里不走了，他在等待天黑再做行动。

一抹晚霞在天际边闪现，又迅疾消退，天地间就变成了银灰色，这是夜幕拉下的一刻。唐彦中四处张望了一下，昏暗中确认没有人盯梢，他提起篮子快步走到一条弯弯曲曲的石板桥上，急促地从篮子里拿出一大叠湿漉漉的纸团扔到桥下，“咚”的一声，河面上泛起了一层层涟漪。他终于舒出了一口气，提着篮子在朦胧的夜色里回家，春草池漂浮着薄薄的青雾，积谷山上摇曳着模糊的树影，飞霞洞里有夏虫在低鸣，大街上已经行人稀少，天空中的乌云已经散去，月亮却还没有升上来。

时间仿佛凝固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文革”整整十年，唐湜一家与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在漫漫的长夜中等待黎明的曙光，但人们精神迷惘，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自私，彼此不再信任，不敢倾吐心声。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苦难的人世间也不乏温情的存在，唐湜家里，也时有老朋友、老同事过来叙叙旧，聊聊心灵的伤痛，彼此安慰。唐湜在永嘉昆剧团的两年里，与作曲的陈达辉、林天文和编剧的陈彬成为好友，当他们得知唐湜一家在为填饱肚皮而绞尽脑汁时，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三人定期相约在唐湜家里聚餐，把凑起来的钱交给陈爱秋，



作者（右）与唐湜

让她多买点鱼和肉。陈爱秋烧得一手好菜，大家像过年一样，美美地饱食了一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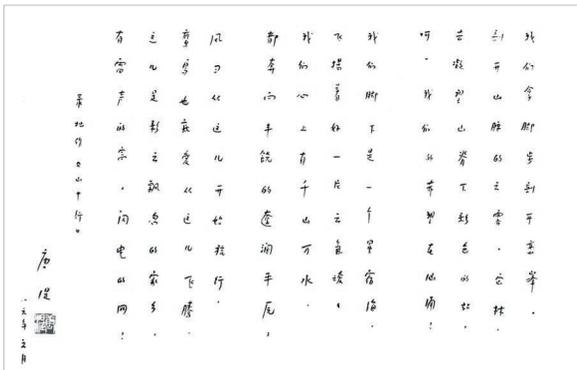
唐洛中和唐维中相继初中毕业，因为父亲是大右派，不能升学，没有工作分配，去做临时工，居委会不给开证明，姐弟俩失业在家。唐维中在家自学电机技术，能维修发电机、变压器等，后来就凭这技术使家庭走出了困境。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身处的时代，唐湜一家六人在磨难中度过许多光阴，可谓遍尝人间百味，懂得世事沧桑。也正是因为如此，一家人的心贴得很近，他们彼此珍视，彼此关爱。

## 五

时间的指针指到了1978年，金秋十月，颠倒了的历史被拨正，唐湜的右派问题得到纠正。他恢复公职，前去北京，到《戏剧报》报到。经办人说：“现在北京户口、住房都紧张，我们单位压力大，如果你一家人都来北京更难解决，最好你在老家找个单位落实。”唐湜一听，没说什么，回到温州，与陈爱秋商量，她态度明确，不愿意去北京。就这样，唐湜留在了温州，去了温州市文化局文艺研究所工作。

58岁的唐湜在创作上依然焕发着青春，他歌唱黎明，江河泛舟，自酿蜜酒，春瓮生香，写出了大量新妍的诗歌，陆续出版了十四行诗集《遐思：诗与美》《蓝色的十四



唐湜手迹

行》抒情诗选《霞楼梦笛》、诗歌理论集《新意度集》、散文集《翠羽集》等。他还在故纸堆里搜集资料,进行南戏研究。他复出后硕果累累,令人瞩目。

更让人高兴的是,他与许多文坛老友见面了,特别在1979年,他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诗友杜运燮、王辛笛、陈敬容、郑敏、唐祈、袁可嘉到北京曹辛之家里见面,他们说起已于1977年2月去世的诗友穆旦,哀叹不已;他们商讨出版一本诗歌合集,取名《九叶集》。1981年,《九叶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文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九位诗人被研究者命名为“九叶派”或“中国新诗派”。《九叶集》也呼应了当时正在兴起的朦胧诗派。

2000年开始,上了耄耋之年的唐湜加快了衰老的速度,腿脚无力,行走不便,极少外出,他更加珍惜时间,不顾年迈体衰,笔耕不断,出版了《一叶诗谈》《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等书籍。在人生的晚年,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唐湜看到了自己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问世,听到了世人对自己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深感呕心沥血总算没有白费。对于一个视写作为生命的老作家,还有什么比这些书籍和赞赏更让他感到欣慰呢?

2005年元旦,唐湜感冒后卧床不起,不思饮食,被子女送到医院救治,又患上肺炎,十分虚弱的病体越发不支,死神在他身边徘徊。唐湜出院后回家一直静卧,油干薪尽,生命之火就要熄灭,万事皆休。陈爱秋虽然也迈入

衰朽之坎,但她始终在唐湜身边精心照顾,耐心服侍,无怨无悔地陪伴。2005年1月28日,九叶诗人唐湜,带着一生的征尘与伤痕,奏着起伏跌宕的生命乐章,在家乡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五岁。

陈爱秋回想起自己与唐湜一个甲子的风雨兼程,恸哭失声,泣不可抑,两年后,她用枯瘦的手提笔写下《泪祭夫魂》一文:“老唐走了,倏然就两年了,把我留在了风烛残年之中。可我总是觉得他还坐在那儿写着,案头上的书也还没有动……一个天性厚道、善良无邪的人,却无端地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几度濒临死亡。”文字深处渗透着她无尽的思念。

陈爱秋有着扎实的文学基础,《红楼梦》《浮生六记》和鲁迅的小说,是她枕边的日常读物。她经常给孩子讲《红楼梦》里的人物和故事,讲《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人物和故事,偶尔也会和唐湜谈论文学,品读诗文,交流思想。唐湜去世后,陈爱秋没有了精神支柱,变得寡言少语,也不再看书,对生活丧失了兴趣,一步一步地走向衰亡。2014年9月15日,陈爱秋在平静和孤寂中去世,终年九十岁。从此,陈爱秋与唐湜在另一个世界里相伴。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认识了唐湜先生,而后常有到他在花柳塘的家里闲谈或请教,也熟悉了他的家人。为了写成此文,近日来笔者与唐彦中、林天文以及远在新西兰的唐湜表弟王兆凯等知情人进行了长谈,还走访了杨府山、林垟等地的一些老人。人生有限,文章千秋,唐湜先生作为一个天才的诗人、评论家,留给这个世界丰厚的文化遗产,并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弥足珍贵,而陈爱秋女士跟随唐湜先生辗转寄寓,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六十载,把生命和爱写在历史的长河里,同样会被后人追忆。❏

# 狂暴

## ——读《大画家传——哥雅》

Article- 昇 愚 Bi Yu



画家 哥雅

毫无疑问，两位托马斯对众多画家的叙述，到达哥雅的时候，显示出无法抑止的激动。犹如置身其中那样，“哥雅是个闹嚷嚷的演员”。我们可以在他留给世界的众多财富——绘画与生活中，见识到艺术对世俗的蔑视，以及艺术家渴望竭力摆脱现实景观，同时，又疯狂地迷恋着生活乐趣的状态。

在马德里普拉多宫墙上，我们看到两幅这样的作品，美丽的玛哈以完全相同的表情与姿态面对着世界，她把双手垫在枕头与脑袋之间，右脚搁在左脚上。哥雅在1789年创作他们时，正步入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候，他的作品已经完全赢得了整个西班牙的赞誉。在他由一种生活进入另一种生活后，哥雅似乎并没有忘记用他的画笔提醒人们，“我依然是个来自阿拉贡底层社会的恶棍、花花公子与无畏的剑客”。所以，这个据说是阿尔瓦公爵夫人的玛哈，留在画布上的躯体看上去苍白而明媚；而另一具裹在一件白色长裙下的身体，却让人感受到上面正在

散发的体温。就像有人刚刚离开她躺着的卧榻，或者她的等待正处于漫无边际的浮想中。这种艺术家与色情狂同样的想象，来自玛哈看似倦怠的眼神，不可捉摸地看着你，同时看着这个世界。这是女人对男人纯粹的注视，哥雅在表现她嘴部的时候，那种来自内心的暧昧微笑，若隐若现地处于展露与凝固之间，似乎能让人听到一个声音：世界将为此倾倒，而我毫不畏惧。

“它诱惑同时又抵制，它的美中有丑，它的丑中有美。”叙述者对此作出了公认的注释后又将一个符合哥雅的传闻搬进叙述，“哥雅为她丈夫画了《着衣的玛哈》，为自己画了《裸体的玛哈》”。我们在这时听见画家在画布后面传来的笑声，粗鲁而快乐地笑着。显然他对此绝无掩饰。对世俗的嘲笑与愚弄已经成为画家内心的光芒。生活隐藏在现实之后的意义，被随意地表现在作品中，如同莎士比亚的戏剧，复杂又清晰。他把画笔作为表演的魔术棒任意挥舞，即便是“最迟钝的观众”也能在那些“鲜



《阳伞》哥雅

明、颤动和活泼”的作品中，看见自己的生活，而生活往往被这个“狂暴”的大师表现得介于夸张与失态。所以，这个随心的绘画天才，在西班牙这个盛产斗牛士与剑客的国家的出现，正如叙述者在开头的感慨“没有一个人想到……将引来一个新春”。

如果我们将绘画从画家身上暂时分离，那么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个在西班牙随处可见的男子，面貌粗俗，表情坚定，行为冲动，“腰挂宝剑，手握吉他”，穿行在马德里的大街小巷里，唱着情歌寻欢作乐。“对被禁止的爱情的冒险追求”，使哥雅在青年时代几乎葬生于一场争风吃醋的暗杀。但这毫不奇怪，同样叙述者此时以不以为然的语调说：“一天清晨，在一条小巷里，发现他的背上深深插入一把匕首。”这种冒险无疑是充满激情的，堕落的乐趣在当时看来是那么让人震惊。

为此，哥雅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逃亡，“为了逃脱教廷无处不在的眼睛”，作家在这句简单的话里隐藏的黑暗暴露无遗。意大利之行，是这个年青的绘画学习者至关重要的一次旅行。可是有关这方面的记叙，托马斯在此并无意多作停留。显然这十分正确。哥雅同样没有停留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的光环下，“对他们天才的光辉五体投地——但他拒绝接受他们当中任何一个的影响”。这个傲慢的西班牙青年对艺术的看法，如同对爱情的看法，永远处于喜新厌旧的行为中，就像一幕不停变幻场景的哥雅式的《唐璜》。叙述者迷恋于哥雅对冒险游戏的热衷，当他用刀把名字刻在西斯庭教堂天顶旁的灯

笼上时，这个激动的声音再次出现了，“没有一个艺术家在他之前进行过这种疯狂的攀登”。“攀登”这个普通的动词，在这里美妙无比地令人在浮想中进入哥雅的行为，而后叙述开始转弯。“对一个更为危险的冒险来说，这些不过是序曲而已”。就这样，画家的行为又被延伸到爱情的追逐中，胆大妄为的哥雅“试图闯入女修道院，把她抢走”。一场爱情像游戏一样在展开中接近结束，如同歌剧中的表达，简洁而华丽。

哥雅在 1775 年重返马德里，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画家已经如同吸饱水的海绵，他刚刚为家乡的教堂完成了《基督殉难图》与《圣方济各布道图》。他的作品开始受人关注，这种由叙述者引伸出来的兴高采烈，与哥雅不以为然的表情同时出现。他对色彩与构图的美妙表现，使他自己作出了一个否定的表示。我们可以感到叙述中不安的解释，“他没有宗教的天性，这两幅画具有一切艺术的丽质，除了——虔诚”。哥雅在一块不属于自己的领地中行走，就此结束。他开始了对铜板画的制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是复制委拉斯凯兹的作品。这件对整个西班牙绘画与艺术世界都是意义非凡的工作，正如叙述中流露出来的激动情绪，“他没有误解委拉斯凯兹，恰恰相反，为委拉斯凯兹帮了一个大忙，就像向一个朋友借了钱，付息归还”。哥雅在将已故的大师从掩埋中挖掘出来，同时使自己找到了通往大师之路的阶梯。这时，语言的叙述像音乐中的会师那样，许多铺垫迫使着从想象中出现，那些对来自日常生活的现实景象的理解，那些厨房、市场、酒馆里的场景，以及对丑陋畸形的侏儒的重新塑造，把两个天才推向了相隔一个世纪后在艺术空间的不期而遇，然后很快冷却下来，消失无踪，就像中场的休息。

拉斐尔在西斯庭教堂与米开朗琪罗相遇，这位温文尔雅的年青人对愤世嫉俗的大师说，艺术家跟娼妓没有分别，他们同样需要跪下来亲吻他们（权贵）的手。粗鲁而智慧的哥雅同样如此。他在此时表现出的幽默感，随着大量的肖像作品流传下来，我们可以愉快地看到，“在更为率直地表现了哥雅对人类的蔑视”中，大师的天才的作弄方式。

1799 年，查理四世授予哥雅首席画家的称号，而在第二年，作为对国王的回报，那幅著名的《查理四世全家》

中，哥雅“却没有授予国王第一西班牙人的称号”，作家流畅的语言让人赏心悦目地预感到恶作剧般的快感。

昆德拉说：“不懂得开心的人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在这里同样适合于绘画艺术。于是，十九世纪开端，西班牙最尊贵的一群人，像马德里菜市中的小贩那样呈现在我们面前，如同约瑟夫·海勒的约塞连“用开小差来难难卡思卡特们”，以此作为与这个世界作微弱的斗争。哥雅的画笔巧妙迷人地展示出，国王在才华面前扬扬自得的愚蠢表情，他的王后露伊莎却完全像个精神病患者，凶残怪诞地展示着她赘肉丛生的下巴，自命不凡地斜视着我们。画家作为这幕戏剧的导演，以半身像出现在画里，显然他同样没有给予自己太多的宽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画家粗大的鼻子与厚实的嘴唇，处处流露着冷酷的讥笑者的粗俗无情。只有在那双黑色的眼睛里，才隐现出孩子似的激情。哥雅狂暴的声音充满了这幅作品“一窝可笑又可怜的人，巨人身体，跳蚤灵魂”。

叙述到了这里出现了停顿，像一个人对自己走过的路作出回顾，并且开始准备叙述的结束。这让人想到说书人在高潮来临前的左盼右顾，接下去叙述者用了相对较大的篇幅描绘了哥雅的一部举世瞩目的作品《狂想曲》。如同沉迷者反复重申的表达，叙述在此时随着叙述中的画面，波浪一样涌来，把人卷进一个滞息的漩涡。如同但丁在《地狱篇》的描述，这些众多铜版与水彩作品，是画家对人存在的现实世界的讽刺，作出的最大程度的想象。他对现实世界的无情挖掘，狂热地夸张到了近乎残忍高度时，叙述者却忽然冷静下来，航标灯那样把我们指向，“与但丁不一样，哥雅描绘的不是死者的痛苦，而是生者所受的折磨”。我们终于可以从一个圈套中逃离那样，感到神清气爽。那么就是说，这是画家对现实世界的嘲弄到了《狂想曲》时，再也无法忍受，而已经暴发了谩骂？

接下来，叙述者像是感受到了疲倦，于是这成为哥雅开始结束一生的流亡的理由。“年迈八秩的这位老人——年轻的冒险家收拾起他的画笔和颜料，流亡到了法国的波尔多，在那儿终老”，那年是1828年4月6日，这很明显地成为叙述中不可原谅的疏漏，这部多幅《狂想曲》的创作始于1792年，终于1803年。而此后另一幅伟大的作品的诞生，就是作于1801—1820年的《战争的灾难》。



《1808年5月3日》哥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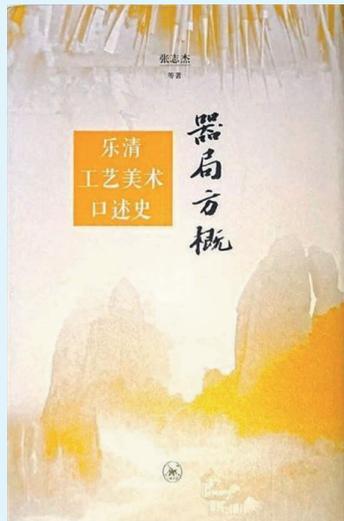
意大利人利奥奈洛·文杜在他的美术史研究中说：“没有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新的世界观，要了解哥雅对革命法国的感情，自然地流露与改变着他的作品。”我们来看一幅法国大使居伊马德的肖像，这位乡村教师出身的革命者，在哥雅的画布上显出少有的安宁与沉稳。请注意这幅一反传统透视的构图，人物的左臂与佩剑平行地并列着，哥雅的天才像孩子似的顽皮流露，使这种呆板的结构被明亮的剑饰打破，出人意料地显得和谐而却又严谨。整个朴素的画面因此生机勃勃。哥雅在这时又一次把他内心的叛逆暴露在色彩中，在对居伊马德绶带的颜色运用上，他作出了红白蓝的自由选择，这是在西班牙被严格禁止的自由标志。

让我们重新回到叙述者的语言里，托马斯对哥雅的叙述行将完成，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平静而安详的老人，他目光中的火焰都未熄灭。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让我活着拥抱你，那末我的快乐就完全了，再见。”这个热情洋溢的声音到了真正的尾声，却最后一次被叙述者引向高潮，让我们听到一个奇峰突起的意外声响：“直到1900年，这位流亡的西班牙首席画家的遗骸才运回马德里，他终于接受隆重的葬礼……马德里倾城而出。”哥雅的《狂想曲》中讥讽的生活与命运的现实，在七十二年后出现，“那一定是他杰作中最伟大的作品呢”。

# 器物召集着志杰，词语唤醒了我

——读《器局方概》

Article- 郑亚洪 Zheng Yahong



《器局方概》书影

那天，志杰兄赠我一本新书《器局方概》，三联版，很厚，近六百页。书名取得很古，可它的副标题“乐清工艺美术口述史”一目了然，封面上是雁荡山两座峰，只是被淡雅化了，掀开套装封面，内封面印刷的全部是我熟悉的工艺品：黄杨木雕、六格盒、剪纸、细纹刻纸、首饰龙、彩泥塑、登山鞋……这些差不多来自或起源于乐清西乡，我的故乡象阳镇就是以细纹刻纸出名。小时候村里很多妇女会挑花，我的两个婶婶都会，可我妈妈不会，妈妈是村小老师，她不会挑花，她也不会刻纸，我对门邻居会刻纸，在一块的玻璃板上经常看到一些动物的作品。四板桥石雕，多好的一个名字啊，四一板一桥，让你联想到四条石板驾取

水面的小桥了吗？我们下渚村隔壁，村里做石刻，在我们小孩看来就是滑石，一种白白的、粉粉的、很坚固的石头，拿回家可以刻字。黄杨木雕就更熟悉了，村里有人在雕，大姑丈在柳市黄杨厂上班，那时的黄杨厂是个大厂，五几年就有了。我家里甚至收藏过一件黄杨木雕，观音像，几次搬家把它给弄丢了。可能是我故意的，觉得太土，太平庸，把它扔了，代替它的是新生工艺品，从上海淘来的东方明珠塔，从杭州淘来的西湖仙女图，其实只是件陶瓷品。我用所谓的现代、高科技淘汰了传统和保守，这是另外一种平庸。

《器局方概》写了二十种工艺：彩泥塑、草编、抽丝·十字花、抽丝·万缕丝、蛋壳雕

烙画、珐琅铂金画、黄杨木雕、剪纸、金漆圆木、龙档、麻底工艺鞋、米塑、石雕、首饰龙、微雕、细纹刻纸、象牙雕、竹编、竹壳雕、竹丝绣帘等(按照首字汉语发音顺序编排,第一章彩泥塑,占据书本首要位置却不是乐清工艺美术的代表)。这些工艺美术品种有的过去轰轰烈烈,是乐清输出国外的一个拳头产品,现在只剩下一个继承人,一个工作室在支撑,有的或已彻底消失。靠宏大叙事、撑门面的自然会消失得更快,唯有向内的、隽永的、人文味的保存了下来,它们会让读者愉悦,比如本书的一张藏书票,张侯光的乐清剪纸《打水》,蓝姑娘在打水,几乎是乐清工艺美术的代表作品;书本540页另外一张剪纸作品《知音》,一位大家闺秀凝视着笼子里的画眉,都是很轻盈的题材,很纤巧,也很南方。书中写了二十位代表人物,他们有些我熟悉或认识,出现在另外一本书、另一个场合,现在他们统统汇聚在乐清工艺美术口述史上,通过声音的方式传递,先到达采访机里,再整理为文字,这要花去作者多少时间?用志杰的话说:“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器物召集着志杰,词语唤醒了。象阳圆木社、杉木、金漆圆木、六格盒、果盆、花鼓桶、米桶、河泥桶、粪桶。鹅兜、肉孟、长刨、箍铜丝,擦砂纸、上色、上清漆、刮腻子,再擦砂纸、涂人像、贴金、白描、上金漆。这些默默的映照被词重复着,词指明了它们。河泥桶,死沉沉的,盛着河里的淤泥,圆鼓鼓的外桶边上用铁丝箍紧。在河埠头你经常会遇见它,孤零零,立在河岸上,等待人来挑它。粪桶,墨黑,也可能不是黑色的,很臭,可是挑粪需要它,把它们从粪坑里清理出来,挑到田里或菜园里去给肥力,它的臭味让路人避闪不及。挑粪客为不让粪便在路上溢出,在大粪上面铺了层稻草,多巧妙啊。六格盒,简直就是形而上了。青年男女订婚时用到,男方担样到女方,在六格盒里放六样礼品:肉、鱼、面、花生糖、桂圆、香菇等物品,还有定金聘礼一并放进去。我记得在我订婚的时候有六盒(六格盒的简称),由几名伴郎挑到女方家里,叫“担糖”,多么荣幸的一件差使。我给好几位好友担过糖,可不一定就是六格盒,他们的订婚一定会有六盒,这已经仪式化了,金漆圆木在替我们说话。一般来说,圆木老师比方木老师要吃香,毕竟人家干的是细活。我房族里的一个叔叔是大木(方木)老师,村里要造房子都会把他请来



乐清黄杨木雕

做,他会带上长刨,红色扁头铅笔,墨盒弹线,他把铅笔夹在耳朵后面,画线时飞快地弹动墨盒,这都让我们看热闹的小孩惊呆了,继而产生了崇拜。

也许我一直明白它们在说什么:

隐身于书本的早期信使

开始进入我的生活,

漂亮的机器从不说话,

却让一个小男孩膜拜不已,

学会记住它们长长的名字,音节难记,却让他荣幸;

爱在心口难开,

一幅图画不求回报。

奥登诗歌《先知》,写的就是这种情形,多年以后我才理解。物开始以主人的方式说话,并在它的世界里平铺直叙。

去年志杰策划了一场“乐清工艺美术系列展”,居有竹,朝花夕拾,手工珍重随时好,分别是竹制工艺美术展、乐清花边回顾展和工艺美术史料展。我想起了我的爷爷,他是位做篾师傅,用现在的行话来说就是农村手艺人。爷爷用篾编凉席,用篾打桌罩,他在家的院子里做生活(乐清方言,做篾的意思),阵势摆得很足:毛竹,刚从河里拉上,带水;弯刀,大,粗粝;削竹篾刀,小,锋利;淬火,灰烬,烧黑的竹器弯头。爷爷做生活的时候我经常站在



乐清细纹刻纸

他身边看，闻着弯刀淬火的味道，闻着竹衣剥开后的味道，闻着新竹筩刚打造散发的味道，以至于我对河里成排的毛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站在毛竹上面跃起往河里跳，再从河里爬到毛竹上，这种翻来覆去、单调的游戏成为夏天最有趣的节目，直到有一次我从河里毛竹潜下去憋一口气从另一头潜出来，漫长的竹排阻止了我的疯狂动作，那次差点没从毛竹下面潜回来。印在书本第475页上的是一幅竹丝绣帘《庭园鹦语》，一只鹦鹉跳上了一位仕女的香肩，庭院后面是修齐的翠竹。在竹帘上刺绣，一位女工（她有多大的耐心啊！），顶针套在指头上，一块坚硬的钢板，牢牢顶住，一根绣花针，花花绿绿的蚕丝，她要将另一个女子绣在竹帘上，她揣摩女子的脸型、发饰、腰肢、手臂，可能她手心里的汗渍会浸润到女子身上……白天她绣得很慢，到了晚上就更慢，在一盏昏暗的洋油灯下刺绣。爷爷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如果他打的桌罩算一件，我们搬到乐清新家妈妈把竹篾桌罩也带来了，用了很多年，很笨重，后来被轻巧的蕾丝桌罩代替了。

那天晚上，我读了书中一章《麻底工艺鞋：登山鞋》。乐申鞋厂的厂长是初中一位同学的爸爸，这位同学读初三写了篇文章发在《语文小报》上，1986年，她像一位公主一样喜气洋洋地参观了她爸爸的工厂。“乐申鞋厂与

乐清印刷厂都在银溪河的西岸，相距也不过几百米，八六年爸爸已经是印刷厂的厂长了，我在印刷厂住了五年，可我并没有享受到漫步印刷厂的喜悦，我每天与之打交道的是：油墨、废纸、铅字、印刷机器、大型切割机，再说印刷厂没有什么可以出口的，虽然八十年代也是个响当当的国营单位，九十年代中后期很快被私人印刷厂、电脑打印店所取代，我目睹到一家国营企业从兴盛到衰落的悲凉过程”。而登山鞋在浪漫的词语里成长：黄麻，红麻，上海，鞋帽科，国外考察，巴黎，埃菲尔铁塔，鲤鱼巷。夏天，到鲤鱼巷去！那是后来的事，故事要停步，九十年代最美好的东西都应该在那个时代结束掉。乐申鞋厂开了宾馆、洗浴中心，再后来成为菜市场，它的衰落与印刷厂“异曲同工”了，印刷厂比它好一点，它的大楼现在是南大街最繁华的商业区，是我父亲拿着改造的条子到县长办公室把它批下来的。

多年前志杰出过一本书叫《读来读去》，志杰喜欢读书，师范刚毕业他背着一个书包来我家，坐下来就看书，迟了睡在我家。志杰长着娃娃脸，宽大的眼镜边，笑起来会发出快乐的颤音，用镜片后的余光瞥你。志杰说话有点口吃，“唉唉唉”，是他的口头禅，有时语速太快了他就用“唉唉唉”来“刹车”。与我同一年参加工作、比我小四岁的张志杰做过老师，在复旦游过学，当过编辑，在纪检里上班，换单位的速度让人惊愕，几年前他去了二轻（印刷厂对面），这会不是他最后的工作呢？一个口吃患者喜欢谈话录，心仪《歌德谈话录》，写作的进程虽然无穷无尽，到头来也只是一份稿子，只因为他誓言用文字来对抗口吃吗？

# 谢君有风格

## ——读《光亮传》

Article- 边建松 Bian Jiansong



《光亮传》书影

不了解一个人,就无法彻底了解他的诗歌。但谢君也许是个例外。

和谢君有过几次短接触,只知道他是萧山人,昨天收到他新著《光亮传》的快递才确知他的住址和原名。几年前夏天我找到他工作单位,聊了两个小时,又匆匆返回,聊到他和东晋谢家的关系;聊到他喜欢地方文史,和我关注古史不太一样,他更关注当代史;聊到他想提前退休,去采访一些人(后来就看到了他自驾去云南一带,有好几个月)。这两个小时里,他话多我话少,我这么远跑去好像就是为了听他说话。

其实,我是从乐趣园的一些论坛先认识他诗歌,然后才认识他的。从诗歌逆推诗人如何写作,也许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在阅读谢君《光亮传》的过程中,我想努力读出一个谢君来。我脑子中总是想到他的那张照片,大背头,光脑门,胖脸庞,亮眼睛,好像十

几年来一直如此容貌,没有变过。说话声音响亮、尖锐,连绵如驳船。我不断将谢君与我以及我周边一些诗友的作品对照起来,不自觉进行一个比对。谢君写得简单但又那么复杂,不像很多人那样,写得看似复杂却很简单。比如好像只有他的诗歌,才集中保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记忆:“清晨的鸟叫好听,我知道/但更动听的是猪的尖叫”(《夜明珠与摇钱树》)。他写到那个时候的萧绍平原:“八十年代的小镇/追赶轮船的生活”(《一个乘坐快班船的早晨》)。他写过这块地方和他童年的关系:“可以说隆隆的飞驰声/与我的关系非常强大/在那里,打制小马刀/曾是我童年的美好时光”(《浦阳火车站》)。他的诗歌是回忆式的,叙事式的,有巴尔扎克式的生活图景。在他的诗歌里,我们从历史博物馆里一一翻检出东风农场、闸口、铁路桥、百雀羚雪花膏、五孔板、长

柄肩瓢……还有清羹、柯猪以及自行车捎人谈恋爱……

谢君是具有场景复原能力的极少数几个诗人。

谢君的场景复原，很纯粹。和一般诗歌描写静态场景不同，谢君更多的是描写动态场景，现场感强，画面感十足。《山山水水》是一首比较长的诗歌，只写了父亲和“贩卖石灰的兄弟”喝酒的场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连缀。先写父亲回家，“推着独轮车”，何其疲惫，“蹬”掉“粘着土黄”的解放鞋，见到老友又何其迅捷、何其开心。接下来荡开一笔，开始写星空，写墙上挂的竹壳凉帽，写烟草的白雾，夜深了，“我的妹妹”睡觉了，说明时间之长、友情之深。接下来镜头回到父亲上，已经醉了，“父亲喃喃自语酒酒酒/母亲低声说对对对”，母亲没有劝父亲不再喝而是顺从父亲，真是温暖。谢君写这首诗歌，首先是因为“我只记得父亲一生中有过那么喜悦的一天”。他要把这一天写出来。其次，他处理题材的时候，视角不是单一的，而是不断采用镜头转换的手段，渲染一个好客、真诚的父亲。诗歌也不一开始就直接写父亲待客，而是从母亲杀鹅开始，诗歌前半篇幅内容是母亲杀鹅、我们兄妹做作业，大家各司其职，家庭和谐和乐。民间生活纵然困苦，其实也有情谊在焉，或许这才是谢君将这首怀念父亲为主进而怀念那种生活的诗歌，命名为《山山水水》的原因所在。

而且，谢君几乎不太抒情。其实在和他聊天时，谢君是很会抒情、会议论的一个人，怎么写到诗歌里却少了很多了呢？可能是谢君在写作上有洁癖，有目标有追求，已经不屑于简单抒情了。他的洁癖还体现在语言上，用常规汉语写作，很少有眼花缭乱的词句出现，不故弄玄虚，因为仅仅通过描述就可以把心中的情感表达出来。比如“渡轮/顶着曙光，所有顶着/曙光的事物都在顶着曙光”（《闸站》），简直有点口不择言，小慌乱中出现初见此场景的青年心态。“幽深的山脉打开/释放了长期存储的溪流”（《松阳往事》），“释放”一词，对溪流是如此，对友情也是如此。读谢君诗歌，有时候要仔细到一个不起眼的词语，如“白云在为天空跑步”（《闸站》），很容易看作“白云在天空跑步”，将句子里的“为”字忽略掉，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些用词造句的办法，简直是老学究所为，但又是达到表达目的，不经意中给读者打开视野。没有借景抒情这种恶习，也不屑于在句式上颠来倒去，所以谢君很可

能是一个原生态的现代派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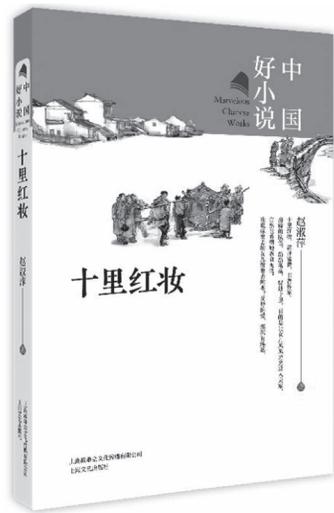
《光亮传》里的诗歌，我以前看到过一些，也有很多是新见到的——但又仿佛曾经见过。我这么说，好像是在说谢君的诗歌有辨识度。确实，写诗歌多年，别人却认不出他的诗歌，记不住这个诗人，既没有代表性句子，也没有代表性意象，也没有代表性诗篇，是很痛苦的。谢君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事关风格的问题。但谢君的是诗歌无疑是有风格的。谢君的风格是出格。他人在抒情，我在叙事；他人在当下，我在历史的当下；他人重语言，我也重语言但更重整体构架……出格，也不是表面的，更多的是蕴藏在诗歌里的。比如，他打通了抒情诗与叙事诗的壁垒，如著名的《甜卡车》。他采取多视角写作，刚才说谢君诗歌具有回忆特点，但千万不要被他诗歌里的“我”麻痹了，这个“我”有时候是“他”，如《沈记家庭织布社》。又如《我们驾车去往东风农场》，这首诗歌的视角，从“我们”开始，这是“旭光”视角；到“一道青烟”，那是“我”视角；“在这里我也曾全速蹬车/驰往邮局，一脚支于地上/保持平衡，一手将书信/插入邮筒并静听掉落的声音”，这由现实角度到回忆角度；接下来是我们在农场的一天快乐生活，游逛、吃饭、见老朋友；我们以为诗歌差不多要结束时候，从“秋天带来了另一种生活开始”，又回到了“我们”，诗歌是多次重复“这是我的爱”这个句子里结束，又将“我们”推到更广大的人世。

记得我是谢君退休前那年夏天到他单位办公室的。年纪这么轻就退休了，我感到奇怪。可能谢君对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历史的认知角度确实和我不一样。这就是谢君。我还在理解生活时，在体会“世界的欢愉无处不在”（《合唱团》）；他已经撕开生活的缝隙，看见光亮，探究“作为人的心灵的光亮直径”（《银河系》）。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在将心中最珍贵的那部分留存下来，不知谢君是否在意我这个说法。☞

# 基于低处的日常生活的向善表达

——读赵淑萍《十里红妆》的几点感想

Article- 张琳 Zhang Lin



《十里红妆》书影

2019年初,我从电子邮箱中发现一篇来稿,写了一对夫妻庸常但不庸俗的烟火爱情,文中用“棉花”作为意象非常妥帖,棉花洁白、温暖,棉被为家家必备的日用品,选用其表现爱情的某些美好特质,的确眼光独具。这篇叫《弹花匠和他的女人》的微型小说即刻被我放入“拟用”文件夹,后来,在第6期刊物发表出来。5月底,应邀去郑州参加一改稿会,从分到手中的稿件中,看到了赵淑萍的名字。在会上,讲评她稿件的时候,她似乎坐在后面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只在提到她名字时礼貌地欠了欠身,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但那篇稿件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叫《秋天的梨花》,“梨花”意象依然是洁白的,不过表现的是崇高无私的医德,同时,我认为该文在创作技法上有所创新(这里不谈,以后或许专文试谈)。这是一

重巧合。还有一重巧合——拿到赵淑萍微型小说精选集《十里红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时,刚翻开目录,就发现《秋天的梨花》《弹花匠和他的女人》分列一二——如此巧合,令我讶异。

以上言及的两篇微型小说,是我以工作身份最初接触到的赵淑萍的作品,郑州会议上认识了,互加了微信,就有意识地关注起她的创作来。隔不了三五天,总能从微信公号、朋友圈、“甬上”红人堂上,从《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选刊上,看到她的作品以及刊发、转载信息。由此可见,赵淑萍是一个勤奋的创作者,写得快,发得广,转载得多。《十里红妆》60篇微型小说,大都是新作,集中展示了她勤奋创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十里红妆》中,赵淑萍为读者精心建

构了一个身份繁杂、姿态迥异的人物长廊。她小说的人物,既有医生、弹花匠、演员、戏迷、入殓师、裁缝、画家、尼姑、书生、面点师、泥水匠、理发师、智障儿童,又有奶奶、三爹,男人(丈夫)、女人(妻子)、儿子、妈妈、邻居、父亲、爷爷、堂兄……无论是社会身份还是家庭身份,这些人物无不个性鲜明,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你会发现,各色人等,大都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的寻常巷陌间,似乎是你童年时代见过的一个人,似乎是你从长辈那里听来的一个人,似乎是你邻家的一个人,总之,似乎打你的生活中悄然经过。赵淑萍笔下的人物让你有似曾相识之感,除了走心入情的文笔塑造之外,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她描摹的人物大都处于生活的低处(基层),大多读者面对她笔下的人物时,不哈腰,不踮脚,两者处于平视的对等地位,且近到似乎能闻到他家里的炊烟气息,人生况味相同,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容易产生共鸣。

《十里红妆》集中大部分微型小说,很少有大开大合的情节设置,很少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看客》是作者少有的写血淋淋激烈矛盾冲突的小说,和她的其他小说放在一起,似乎有违和感),作者用这种并不“讨巧”的笔触描绘日常生活图景,看似平常,实则棋走险着,一不留意,日常生活或许就被描绘得稀松平常,瘫软成一塌糊涂的糖稀,因此,对写作功力是一种严峻考验。但赵淑萍笔下对日常生活的描摹,让我们看到了万花筒般的五彩斑斓。一个懒得给女人买花的男人,居然爱上了种花(《种花的男人》);一对无法共同生活而离异的冤家,在演出中居然是无人能替代的最佳搭档(《最佳搭档》);一对携手走入老年的恩爱夫妻,内疚多年的妻子向丈夫坦白,为了和他结合,她曾经堵住了他人生的罗马大道(《码头》)……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赵淑萍总能精准地点到统摄全局的穴位,向读者呈现出引人入胜的花样年华来。

从赵淑萍的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知出诸多文化与艺术在其作品中融合共生,从地方戏曲、服饰(旗袍、裙子),到历史、美术、书法等等,这些元素的糅入,滋养了赵淑萍小说底蕴丰厚的文气。当然,并不是你想叫什么元素介入就能介入的,首先,你得懂,才能用得得心应手,恰如其分。在网上看过赵淑萍的其他作品,有相当多的文章是戏剧评论、文史考证,她本人也是硬笔书法家,可见,

在文学创作之外,她在其他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并把其他地方的收获,反馈到文学创作之中。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去宁波老字号“百年王升大”采风的时候,吃过那里的汤圆,香甜软糯,口感极佳。汤圆能做到这个地步,跟食材的精选有关,跟多年积累的加工工艺有关。做汤圆和写小说虽有物质和精神上的差异,但原理是一个样子的——宁波人喜食汤圆,对此,赵淑萍或许有更为深切的体会。一篇好的小说,需要挑选合适的素材,用扎实的文字功底去展现。王升大汤圆,可以用“好吃”来夸赞;但一篇优秀的微篇小说,用“好看”去夸赞显然是浅显的,因为文学作品作为精神食粮,衡量其优劣的评价体系更为繁复严谨,有直观的,有内涵的,亦有延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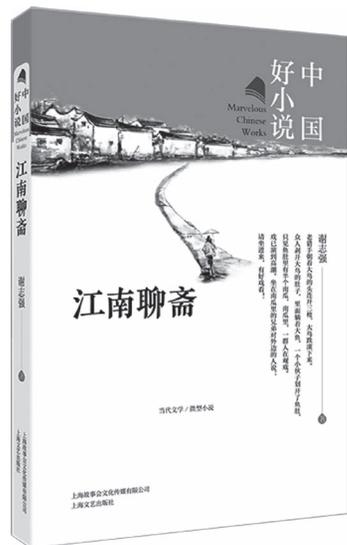
毋庸置疑,赵淑萍《十里红妆》精选集,内中的微型小说可以说是好看的。不仅好看,当我们用更为繁复严谨的指标去衡量她这本集中的作品时,会发现,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60篇作品串起的一条流经低处的日常生活之长河,粼粼河水是如此清澈,朵朵浪花是那么圣洁。赵淑萍笔下,有相恋二十年不顾二十岁差距终修成正果的圆满的爱情故事(《礁石上的少女》),有大半生执着寻找战友遗骨和他家乡的感人至深的故事(《四明山心》),有绝不掺假只靠手艺挣钱的生意人的诚信故事(《馒头王》),有旁观屠戮却不出手相救招致官司的劝人向善的故事(《看客》),更有以《弹花匠和他的女人》《摘下你的墨镜》《十里红妆》为代表的温暖、和谐的故事,亦有部分篇章涉及节约(《米殇》)、环保(《河上的男人》)等重大社会问题……言为心声,从一篇篇不含杂质的良心之作中,你会读出作者对低处的日常生活的一往情深,读出作者的一片晶莹善良的冰心,感知出作者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

不过,在阅读《十里红妆》时,我感觉有个别篇章,可能是取材于真人真事,写作时流于表面,缺乏深度挖掘,再现原型人物时缺乏艺术性。以真人为原型创作小说,一定要处理好“近”与“远”的辩证关系,要让小说塑造的人物与原型保持一定的恰当的距离:太近了,紧贴着原型人物写,就是非虚构了;太远了,就达不到为原型塑造艺术形象的目的了。■

# 一书淘气，塑江南人物群像

——谢志强长篇小说《江南聊斋》读后感

Article- 蒋静波 Jiang Jingbo



《江南聊斋》书影

《江南聊斋》是谢志强向《聊斋志异》致敬的小小说集。懂行的人也视为长篇小说。那是在碎片化文本的写作背景下，独立，或组合的形态。作家如何汲取民间丰富的库存资源，为己所用？如何让遥远的过去获得当下的亲近，并与人物发生心灵的碰撞？此书回应了这些问题。

“江南聊斋”这个词组，前者是地域，后者为方法。近几年，谢志强陆续出版了以在新疆的垦荒者、老兵为题材的《沙漠里怎么没有歌声》《红皮笔记本》《老兵》等系列小小说集，这次，作者将目光投向自己的故乡浙东宁波：大雷山下的张家村、石门村、宁波码头、万竹箭岭的“香岩庙”、大桥镇的西岙村以及大碇灵峰寺、奉化岳林寺、

慈城清道观、宁波天童寺……无不倾注了作者的深情。

笔记体是小说创作的重要方法。当代的汪曾祺可谓笔记体小说的一座高峰。汪老曾言：“凡是不以情节取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可称之为笔记体小说。”风俗画、儿童视角、生命的韧性、散文化以及结构的随意性等，是汪老留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宝贵财富。谢志强深得汪老之精髓，写人物时，自然带出风俗，如正月十五闹元宵、四月初八“放牛水”、立秋赶秋等，且以茶叶、竹笋、荷叶、渡船、小桥、流水、馄饨等风物相衬，生活气息、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使人物和风俗有机融合，拓宽了文本的内容。

博尔赫斯说过，书籍是最宝贵的资源。



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加西亚·马尔克斯、玛格丽特·尤纳瑟尔、米歇尔·图尔尼埃如、芥川龙之介以及获2018年诺奖的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许多著名作家，将前人的书籍作为素材，以独特的视角，加以利用、创造，以另一种面貌呈现。如此，在证明前人的书籍活着的同时，也获得了自我的创新。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称之为“利用库存资源”。谢志强深谙此道。

民间传说（包括故事、神话）是一种强大的文学原生态的“库存资源”。谢志强在几十年搜集的大量民间传说“库存资源”的“弱水”中，舀取宁波地域的一瓢，以当代的视角和精神加以表现，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融洽关系，塑造出有趣、有情怀、有温度的民间人物群像，透露出顽童般的淘气和生命的活力。对于读者（尤其是宁波读者）而言，在耳熟能详的地情风物中，享受到了别有意味的阅读体验。

全书60篇，始终贯穿着作者倡导的“围绕着人物运动中的细节走”的创作理念，贴着细节，揭示人性，写活人物。《借》中，李细意第一次向李守本借伞，“详细地申述了借伞的充分原因，具体地讲明了借伞的起止时间，又商定了损坏了伞赔偿的价钱”，李守意当夜没去还伞，天刚亮，“李守本闯进来”讨伞。当他看见伞撑在地上时，谴责“你撑了一个白天还不罢休，还要长夜撑到天亮，你亏待了这把伞”，“白了他一眼，愤然离去”。行文到此，700余

字，李守本吝啬的形象入木三分。可作者继续深挖，三天里，李守本向李细意借走“一双簇新的钉鞋”（与那把用了十年的伞对比），“特别去了一趟县城”，“不停地走街串巷”，“返回李家庄，已夜深”，还要“在屋子里踱步”，“在多个门穿进奔出”，“走个不停”，天色微明，支撑不住时，“他把穿着钉鞋的双脚搭在床沿外——悬空着”睡。全文没有出现形容李守本的吝啬、小心眼的一个字、词，作者用一系列细节，将李守本的本性推向了极致。最后的结局，水到渠成，“被子、被褥粘着一块一块的污泥，还有狗屎的气味”——这也暗示了他命运的走向。

作者将魔幻、荒诞和传奇以平常对待。《一船淘气》中，靠打鱼、摆渡为生的林老汉，船上来了只闻童声、不见身影的小孩，说是摆渡去看闹元宵。有几个孩子？怎么登船？如何乘船？“船身前后一晃，分明是有个人跳上了小船，随即，船头一低一抬，接连六次”，“吃水深下去了，而且，船身左右摇晃不定，那是重量分布不匀所造成的情况”。林老汉没有“刨根问底”，知道“小孩自有小孩的秘密”，只问“上齐了吗”？见怪不怪，这是林老汉的态度，也是作者的态度。行船中，“时而水花花绽放……是无形的手撩拨海水”，而后“七个童音各声欢呼：到了，到了”——还有比这一船更淘气的吗？！那些孩子虽然不为人所见，还是以“闪亮的摆渡钱”和帮助林老汉捕得两只鱼鳍鱼作为报酬。林老汉的善良、小孩的有恩必报，其实就是作者对人世的态度。开篇《鼻子》，好心的小伙子稳成在背员外女儿乔装的村姑过河时，员外女儿在稳成的鼻子上捏了一下，回家后，稳成发现“鼻子被捏掉了”，而员外女儿却多了一个鼻子。对于这一传奇，作者淡定地以“像一个鼻子背着另一个鼻子”一笔带过。在他俩成亲的那一夜，鼻子恢复了正常，他们“相互又是摸又是捏，好像第一次有了鼻子那样，新鲜、好奇”。作者用鼻子这一别致的细节，写了姑娘对小伙子的爱慕，以及爱情的圆满。

“每一位成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小孩”，在《一船淘气》中，谢志强运用分身术，将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纯真的童心，化作几十个有趣、有味的形象，组合成江南民间的群像。而那些因淘气生发出魔幻、荒诞之类的气息，在《一船淘气》中轻盈地飞扬出来。☞

# 生命契约的欠债人与清偿者

Article- 涂国文 Tu Guowen



诗人赖子

赖子是一个有着清醒生命契约意识的诗歌书写者，他的很多诗歌，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欠债与偿债意识。譬如：“家庙里，斑驳着各路神通 / 面容模糊 / 像是此生追债的人”（《赖家村》）；“想起今生欠下那么多债 / 日子弯曲 / 一坡的花香滑了下来”（《花香滑落》）；“不要称我，老赖 / 隐与显，祖辈们都已经历 / 这么多年，我也在找 / 自己，以及欠债的人”（《村庄传》）；“债务越来越重 / 此生难以偿还”（《斜坡》）。诗人怀着一种“深深负疚”（《回乡寄怀》）的心理，对生命、亲人、自然、社会和诗歌艺术，秉持一颗敬畏之心、感恩之心，一片诚恳之情、悲悯之情，一种担当之行、勤勉之行，努力清偿。

赖子诗歌，从内容上看，多取材于身边的日常生活与风光景致。赖子不是一个生活在高处和远处的幻想型诗人，而是一个关注现实生活、关注内心，对身边世界默默进行打量、琢磨和美学塑形的现实型诗人。赖子工作于衢州开化的“根宫佛国”，生活中的他，性格沉静内敛，一副好脾气。诗如其人，他的诗也萦绕着一股静气。他就像根雕园里的一名雕刻师，伫立在生活的巨根之侧，眯缝着眼睛，对眼前的素材，进行认真的观察、揣摩、感受和想象，因势象形，将自己的一腔情愫和美学追求，倾注到他的作品中去。

赖子诗歌，以一种异常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善待众生的悲悯情怀，温情地触摸和感



受身边的人事与物事。在他笔下,既有对日常生活的全息呈现,也有对自然景物的细致描绘;既有对家居生活的炽情书写,也有对旅途风光的倾情镜象;既有对物质生活的热情投入,也有对精神生活的执着追求;既有岁月静好的笃定与安详,也有时不我待的伤情与恍惚;既有对家人的一往而情深,也有对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悯与共情;既有对生活的热爱和赞美,也有对不堪现实的谴责与批判;既多本乎心、发乎情之作,也有少数应时、应景之诗。

赖子诗歌的偿债意识,首先体现在对亲人的感恩、挚爱与呵护上。书写亲情的作品,在他的诗歌中不仅占比很高,更浓缩了他深沉而热烈的人子、人夫与人父三大情愫。这些诗歌,或倾诉对已逝父亲的忏悔、思念与祈愿,譬如:“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无知/与鲁莽/晚霞,绚丽至极/父亲,我们从此视而不见”(《晚霞,绚丽至死》);或抒发对患病老母亲的心疼、自责与担忧,譬如:“幽暗的走廊传来/医生急促的脚步声/像雨滴答床板/浸湿了入院的日子//母亲的手缩回床单/那干枯的手因插满针头/以及长绕的皮管/更像梦魇深处的枯枝/不断伸到梦境之外”(《病中的母亲》);或倾吐对辛苦生育二孩的妻子的怜惜、珍爱与深情,譬如:“我们坚持活在一起/像两只抱团取暖的刺猬”(《责己书》)……这些诗歌,以一种血浓于水的人间至爱书写,感人至深。

诗人几年前响应政府号召,生养了二孩。中年得子

的喜悦,使得诗人写下了大量爱儿、怜儿、逗儿的诗篇。譬如:“你喜欢从我的小腹,踩到/肩膀直到头顶/我知道,这是你初涉人间的小径/火苗/孩子在春风/学习风筝,他的展翅/二十年后,才有模有样/我有伏身为泥的勇气/谁说这不也是一种飞翔”(《小径》)。正如鲁迅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些诗歌,其对幼子的宠爱、呵护与期待之情跃然纸上,情感是那么真实、自然、炽烈,一片深沉的慈父之爱令人动容。诗人的这一“二孩”系列诗,自成一派独异的情感景观与艺术景观。

赖子诗歌的偿债意识,其次体现在对故乡的感恩与深爱、负疚与苦恋上。与全国其他多数乡村一样,诗人的故乡在汹涌的工业文明浪潮的席卷下,也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赖子是一个深情的诗人,他在《村庄老了》《回乡寄怀》《老屋》《夜里赶路的大伯》《花香滑落》《爆竹》《咳》以及组诗《村庄记》等大量诗篇中,痛切而真实地描绘了中国当代部分农村社会节节溃败的生活图景,堪称农耕文明的一组挽歌:“河流露出肋骨/山林茅草丛生/村口的老槐树闭着眼/絮叨着什么”(《村庄老了》);“废弃的老家/荒草占据半壁,坼裂的地面”(《回乡寄怀》)……衰颓的不仅有故乡的物,更有故乡的人:“破落的村庄/还有几个孤寡老人/腿脚开始腐烂的是大叔/一直想死的是舅妈/真的,她前日喝的甲胺磷/据说已过期”……触目皆是颓败,令诗人无语凝噎:“那些丰茂的野草/下面枯骨已经碎裂/通过根系/抓紧的都是伤口/那是土的疼,水的痛”(《村庄记》)。

赖子的悲悯情怀,不仅施及底层民众,也推及大地上的植物与生灵——树木、飞鸟、蚂蚁等等,譬如:“在这片土地上/我与你挨得如此近/……/哦,我的蚂蚁兄弟/下一刻/我和你不知能不能再见面/下一刻/不知谁沉默/谁先喊出对方的名字”(《蚂蚁》)。除了抒写心中的爱与悲悯,赖子诗歌,也浸淫着一种复杂的人生况味。这种况味,既有面对岁月飞逝的惊慌与忧伤,也有对生命的顿悟与觉醒;既有生活赐予的成熟与无奈,也有源于爱的苦涩与甘甜。赖子诗歌,感受细腻,表达精准。诗人能于瞬间捕捉到大千世界投射在心灵中的影像,迅速将它们定格在自己的脑海里,并精微而准确地用文字呈现出来。

赖子诗歌的偿债意识,复次体现在对待诗歌艺术的感恩、虔敬与沉醉上。自青年而至中年近三十年时光,他沉浸在那些“一经触摸/会痛”直至“痛醒”的文字中而不能自拔(《“痛醒的文字”》)。诗人在诗歌《汉字》中这样书写自己的诗歌之恋:“半夜醒来,为未完成的诗/寻找梦的遗址/这是自我惩罚,还是救赎/在我私设牢房/扣押精心挑选的汉字/一个字被一个词,一句话/绑架,拷问/直到每个字血淋淋/与另一字结痂为词/直到一个词从句中逃离/这次越狱,只有走水路/才活命”。

赖子诗歌,艺术上简洁、凝练、精巧、机智、澄澈、空灵、隽永;情感上细腻、真挚、温存、纯良、悲悯、薄哀。形式上多短制、短句,节奏明快;内容上具有浓烈的抒情特质。多写生式的小场景、小画面,意象设置多点到为止,并不注重浓墨重彩的铺排深掘。擅长以某个眼前事物为原点,进行纵向与横向的辐射,构建诗歌的坐标系,譬如诗歌《风声》《闲谈》,即纵向打通生与死、历史与现实,横向贯穿近与远。多采用“坼裂法”构思篇章,观照自己的内心,倾听万物内部的声音,与自己、与万物展开对话,以此营造艺术张力。诗风纯正,却也有《远行的鞋》《一只废弃的钟》这样的荒诞,《菩萨也要脸面》《熊样》这样的诙谐,以及《渴意》这样的黑色幽默。

与当代诗坛其他很多诗人诗歌相比,赖子诗歌,在艺术上呈现出两大独异的特征:一是注重朝向身体内部的开掘,自我审视,自我拷问,自我发现,聆听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探寻生命的真谛。这是赖子诗歌最显著的艺术特征和最大的思想价值所在。《向自己的墓碑投降》是诗人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也是笔者认为可以跻身于一流诗歌之列的一首佳作。诗人别出心裁地妄想自己站在自己的墓碑前,与自己对话、与死神对话,恳求死神饶过“一地的/野草”、饶过自己。看似臣服的背后,是一种凛然的不甘与不屈、一种与命运之间展开的顽强较量,其凝重、冷峻的诗风,以及荒诞、反讽手法所营造的艺术张力,读来令人心头一凛。

赖子诗歌在艺术上呈现出的第二大独异特征是深刻的禅意。他的很多诗歌,譬如《群山颌首》《生死蓬勃》《风声》《空山的空》《炉火》等,都是他的禅悟心灵的诗性流



露和超越语言义理的心灵悟入。再如:“其实,风一阵紧一阵/一直想把风声吹灭了”(《风声》);“空了,此时我的心/只剩下这无端的美好”(《空山的空》);“四处点火的人/自己被困在火的中心”(《炉火》);“火终于把火烧没了”(《火终于把火烧没了》);“那个醉酒的人/百年前已经醉了”(《天台山》);等等,都是极具禅意与人生哲理的诗篇。

诗人赖子这个生命契约的欠债人与清偿者,源于对生命、对亲人、对世界和对诗歌的热爱,怀抱“诗句可以充饥”的执着信念(《谁做了物质的情人》),坚持以诗歌作为感恩与回馈债权人的最好礼物,正如诗人在《忧伤》一诗中所说:“你用诗歌/搬运一直落雨的季节/这应该是神的工作!”

# 当文学融入家风

——《文学家风：闲聊也是正经事》读后感

Article- 严丰颖 Yan Fengying



《文学家风：闲聊也是正经事》书影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终究是自己选择的，但无可否认，作为外部因素之一，家庭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家风承载着累世的坚持和期盼，维系着代际之间的传承。当文学融入家风，又会发挥怎样神奇的效用，缔造怎样瑰丽的人生呢？董宏猷主编的“文学家风”系列丛书以四对既是家人也是“同僚”的父女为主角，作出了精彩的回答。

《闲聊也是正经事》作为系列之一，前半部分以文学微访谈的形式展示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孙建江与青年作家、学者孙雪晴父女之间不同或者相同的价值观与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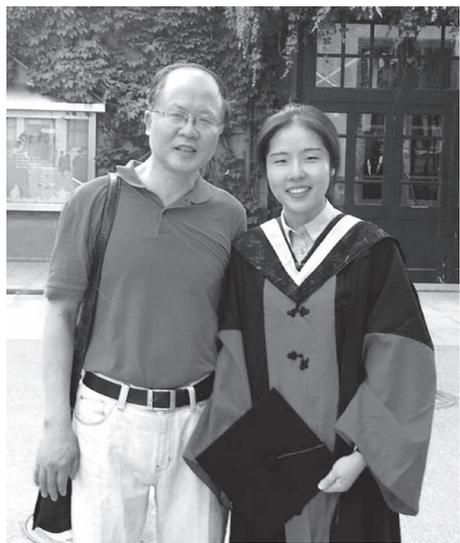
美观。看似轻松闲散的对答，寄寓了两代人对文学的理解，恰恰对应了书题《闲聊也是正经事》。后半部分展示了两位作家的作品，于具体的文字之间彰显截然不同的风采。

孙建江老师，居家代号“小孙”，女儿说这样显得年轻，孙老师也欣然接受了。而对于女儿，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叫法，近来因女儿在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任教，称之为“孙教授”。父女之间亦父亦友，时常相互调侃，与一般的父女相处状态相比，自有门道。同样从事文学工作，父女俩在某些观点或习惯上如出一辙，都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不习惯设置每日写作量的写作规划，都认可孤独是

写作的原动力。同时,作为两代人,父女俩身上闪烁着截然不同的闪光点。

孙建江老师有着岁月积淀后的沉静和睿智,对于文学、对于人生已然形成自己的见解和思考。他享受孤独,认为“孤独不是孤僻,孤独是精神上的特立独行和超越”“没有孤独,就没有孤独者对这个喧嚣世界冷静的体察、观察和洞察”。孙老师不否认文学技巧的重要性,但强调“真正的文学大家,比拼的一定不是写作的技巧,而是思想、洞见、情怀、人格以及关乎人类命运的终极探寻和思考”。孙老师的访谈回答总是简洁却直指关键,他笔下的文字也是如此,没有繁复华丽的技巧,平白晓畅,却不是平淡无味。无论是各具特色的亚华作家速写,还是对严文井先生语淡情深的怀念,都让人不禁想起老子的一句话:“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好比功力深厚的武者,所使用的招数不过是四个字:“大道至简”。

孙雪晴老师作为年轻一代,既有文艺家深沉敏感的气质,也有年轻人的热血和朝气。对于世界、文学、人生有着独特的视角。热衷于一切关于无聊的话题,认为“所谓无聊,都像是被风刮走又被鸟儿衔回来的秘密”;写作前有一套独有的“准备仪式”;认为对于写作,记忆很重要,“记忆,与其说是我们身体里的过去,不如说是我们活在当下的证明”。也正是因为这份青年人的独特,小孙老师的文字呈现出截然不同于父亲的风格,一种奇特的魅力。如果说孙建江老师的文字是“克制”的美,孙雪晴老师的文字便是“肆意”的美,尤其是她的《浅褐色的旅途,我的旅途》一文颇有几分意识流小说的味道,奇妙的、光怪陆离的想法仿佛奔逝的河流汹涌而来,从这一个飞快地跳跃到下一个,眼前的现实旅途平平无奇,“大片大片荒凉辽阔的寂寞”却在脑海中铺洒开来。大胆新奇的文字,例如“寂寞只是一桌浮华大餐结束后,桌角精致摆放的高脚酒杯,一种调剂,被我们熟识但不轻易尝试”“总之他稳稳当地不像会退缩似的来了。他不留姓名,也没有地址,连‘你好’也懒得称呼一声”,不是小资文艺青年的无病呻吟或是故作夸张的呓语,而是一名文艺工作



孙建江、孙雪晴父女

者恰到好处的敏感和才气,暗合了当下许多年轻人的生命体验。

父与女,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经历必将画出两条不同的生命轨迹。但以文学为窗口,能够探索出两条生命轨迹重合、交织、呼应的部分。正如序言中所说,“文学与精神相关,与情感和情怀相关。文学更多的是影响,是熏陶,是感悟,是潜移默化,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亲情和爱因为文学而更加丰富、充沛、亲切感人——真诚、坦诚、心灵的对话和碰撞是这本书的灵魂。 ▣

# 光亮与阴影以及平衡感

Article- 艾伟 Ai Wei

谈自己的小说总归是一件困难的事,若要谈恐怕也是言不及义。一篇小说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有太多的偶然促成,一则新闻,一曲音乐,一次交谈,一部电影,一段旅行,某些生命的瞬间,都可能成为灵感的一部分。当作者进入写作时,生命是敞开的,而文本像一个生命容器,会吸收它想要的部分。当然我也不能否认其中一定有我长久以来的写作方向。一直以来,我对人的复杂性感兴趣,对情感的微妙和不可预测感兴趣。

倒是可以说一下这段日子的读书心得。这段日子因为疫情基本不出门,就找了一些过去读过的旧书,《红与黑》《日瓦戈医生》《老人与海》等。我想起有一次和何言宏聊天,他谈起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已经没有批评家做文学人物论了。好像真的是这样。小说发展到今天,大家似乎都不太重视人物的复杂性以及可阐释性。而在这些古典小说里,当人物在思考和行动时,这些大师写得好极了。比如《红与黑》,男女关系写得无比准确,既有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好,同时写出了那种极致的时刻在心灵险处的好。

关于“于连论”的文章大概数不胜数了,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阐释,恐怕和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有关。于连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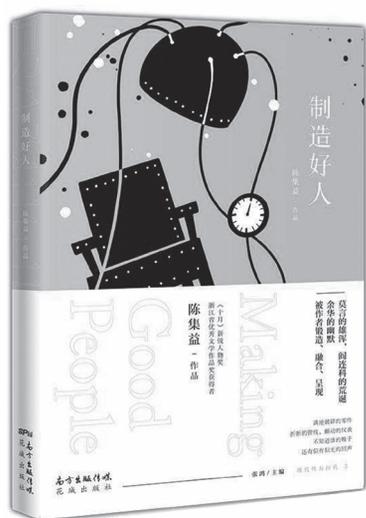
个人物在人类价值的两极,是一个矛盾的产物:他是如此自私又是如此慷慨,如此自卑又是如此骄傲,如此胆怯又是如此勇敢,如此疯狂又是如此理智,他既黑暗的同时又是光明的。在于连身上,司汤达对人类价值作了微妙的平衡。在处理人物的恶与黑暗方面,现代作家有的是办法,这当然和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有关。但是当我们回望古典文学时,十九世纪的作家没那么极端。

司汤达在古典作家中算是比较异端的一个了,他有那个时代作家少见的现代主义影子,但我觉得他看待世界依旧是公允的。如果说于连这个人物的基调更多带着勃勃野性和旺盛的力比多,更多地带着人类黑暗的一面,那么小说中另一个人物德·雷纳尔夫人绝对是光明的存在,她是个善良的人,她对于连的爱是无私的,同时带着母性的光辉,她是小说中的阳光,带着人间温情和暖意。她的故事是小说最有魅力的一部分。德·雷纳尔夫人的存在使这部小说拥有人类的正面价值和力量,使整部小说中的光亮与阴影得以平衡。

小说最重要之处是对人的想象。如何有效地打开人物内部,并建立可信的平衡感(其中蕴含着各种价值的混响),或许是构建小说和人物复杂性的方式之一。█

# 让声音穿越大地

Article- 陈集益 Chen Ji 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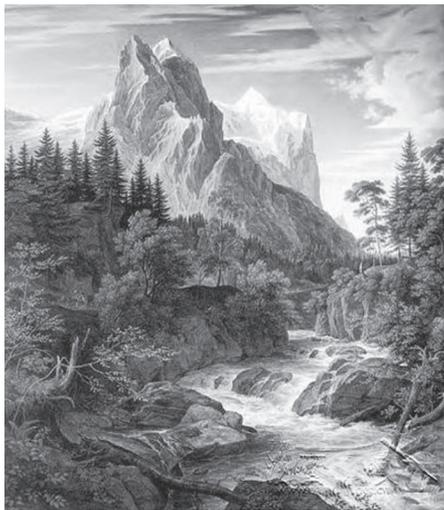


《制造好人》书影

我出生在浙西南的大山中，往南翻三十里山岭是遂昌县，往西翻五里山岭是龙游县，往北跟着溪流往下游去是走出大山的方向，那里有金衢盆地的广袤平原。可是由于一座水库的阻隔，我十五岁才乘船到乡校读初三，十六岁才第一次坐汽车到平原上读高中。在这之前，我就像《百年孤独》里马孔多的原著居民，大山绵延好比沼泽一望无垠。我的先祖，据说是几百年前拖家带口沿着江河溯流而上（那时还没有水库），然后在深山停下脚步繁衍生息的。我说这些，是想说我的整个童年、少年时期，除了有限的课本知识，长辈们口口相传的生存经验、农事常识、民间故事传说，以及少量接触到的报刊书籍，几乎没有什么知识补给。这时候，每年正月必定到来的戏班演出，成了我最期待的

精神食粮、最深刻的文化记忆。

生我养我的吴村和相邻的井上村、井下村，都是大村，只要来戏班都要各演四天四夜，另有几个小村也会演上几天。总之，整个正月，山里人基本在看戏，看完这个村再跟着戏班去另一个村。戏曲品种有婺剧、越剧、徽剧，平日里还有木偶戏、道情演出。由于年复一年地观看，长辈们对演出内容如数家珍，也深受影响。比如古戏中白脸扮奸臣、红脸扮忠臣，扬善惩恶一目了然；比如剧情里有说教，宣扬因果报应、仁爱孝悌。大部分戏中，民间发生疾苦，秀才帮着写诉状，大臣会写奏章谏言；国家受到外族入侵，老父老母送儿子去保家卫国；等等。这些价值观首先影响了我的长辈，继而他们会以此教育晚辈。具体到对我的影响，我后来的写作就



呼应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当年岁越长,那种识字人要为苍生呼吁、书写的使命感就越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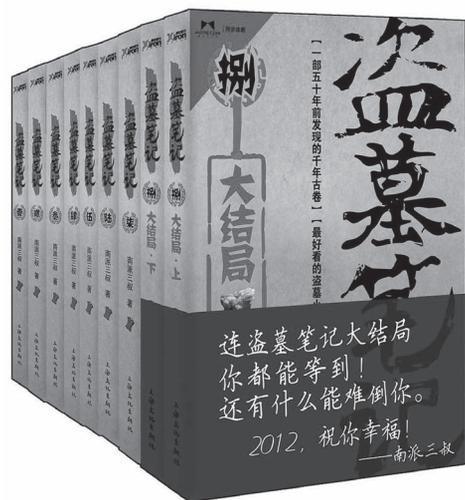
当然,我小时候跟着大人去看戏,主要是跟着看热闹。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这里自古出山匪,山里男人粗野硬气。每次戏班来演出,于我印象最深的是纠纷。一个村子的青年与另一个村子的青年在戏场产生矛盾,几十人上百人聚拢起来。这边闹得鸡飞狗跳,那边照样演戏不止,台下戏迷照看不误。难忘的一次是,青年们在戏台前打群架,严重影响了看戏效果,有人从戏楼往下泼水,一阵尖叫之后,台前终于安静下来。关于这些,我曾经写在早期的小说《往事与投影》中。那时候,我的写作受个人认知的局限较深,主要揭示命运的不公和人性的扭曲,当我回忆童年涉及看戏就只看到了山民的野蛮,以及对古老戏曲咿咿呀呀没完没了地演唱的抵触。时过境迁,我步入了中年,当我在山外世界经历了更多挫折、读了更多书、见识了更多人,看待问题就变得复杂理性起来。当我再次回忆往事,很多苦难掺杂着温馨的画面,很多恶人也有善良的人性,很多被我批判的事物似乎也有它的价值,很多渺小的人突然变得伟岸起来。基于自身的思想变化,往事变得驳杂,历史也不再是原来的历史。我重新开始梳理这一切,近年就写了《金塘河》《驯牛记》《砍树》《造水库》等等。

《大地上的声音》中的张难生,是我念念不忘的一个人物。他的原型也是一个驼背,正是他每年带戏班来山区演出。关于此人的真实姓名我已忘记,据说去世前在汤溪镇开过录像厅,最后沦落到在金华城里给人擦皮鞋。我们都很同情他,心里念着他当年带了那么多戏班进山演出。经过多年的等待,我终于等到了写他的冲动。原本的构思是写双重的衰败,一是乡村传统文化的式微,节节败退;二是主人公精神的蜕变,写他如何热爱优雅的戏曲,最终却靠放录像发财。后来总觉得这个构思有问题,我以为无论世事怎么变化,人的精神是不能跟着下滑的,相反越是世事艰难,精神越要上扬。所以,我在小说一开始就塑造了一个“威武不能屈”的盲人形象,他是张难生的艺术启蒙老师,手把手教张难生开嗓的“师父”,有了他那句“难生啊,唱道情的人再没有地位,也不唱那些被人逼迫着唱的曲。谴责邪恶、劝人为善、娱乐于心,一直是我们艺人的根”,我就知道小说能写下去了。

而最难忘的是,当我写到这位盲艺人为了拒绝演唱歪曲,他与乡镇地痞流氓斗智斗勇、不歇气地唱了一夜道情,唱到吐血,我完全分不清这是虚构还是现实。当写到这位盲艺人去世,无处落葬,尸身被江中的鱼群啃噬,我呜呜地哭了起来。仿佛冥冥之中,盲艺人的灵魂在大地上游荡,他永远不会死,我又听到了他那时而激越时而低徊、时而清亮时而嘶哑的嗓音,听到了“那许许多多同样优秀的、至今回响在大地上的声音”。是的,正如文中所言“这人的声音啊,是人身上最没有富贵贫贱之分的東西吧”——或许,作家也一样,要珍惜每一次发声的机会。■

# 你要理解自己手中笔的能量

Article- 沈杰群 Shen Jiequn 南派三叔 Nanpai Sanshu



《盗墓笔记》书影

时间回到 14 年前的夏天。2006 年 6 月 26 日，以“218.109.112.\*”这个 ID 为“马甲”，外贸公司职员徐磊，在贴吧里踩下《盗墓笔记》的第一个脚印。

此后 10 余年，知道“南派三叔”这个名字的人多于知道“徐磊”，而“盗笔世界”成长为影视圈顶级炙手可热的 IP，大批“稻米”对“吴邪”和“张起灵”的“十年之约”念念不忘。

其实在很长时间里，南派三叔不认为自己能写完《盗墓笔记》的故事。直到他创作《盗墓笔记·重启》前，才意识到，“有生之年《盗墓笔记》真的是可以写完的”。

南派三叔说，从前会和很多人想法一样，以为“不完美悲剧是永恒的，会被记忆得很深刻”，后来他感觉这样太苦了。“人类文明就是整个宇宙中的一片尘埃而已，你的悲剧又如何能够过下一个机缘？何不抓住当下、开开心心的？所以我要写个开心、变好的东西，是向好而走的样子”。

最近，南派三叔作为总监制、总编剧的《重启之极海听雷》（以下简称《重启》），正在播出第二季。亲自操刀“盗

笔”IP，南派三叔表示比想象中累多了。过去站在观众视角看剧，也会吐槽为什么主创在有些地方就是做不好，“我自己上去一定可以做好的”。“现在知道难度了，确实是难，有太多不可抗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成熟了，成为一个行内人了”。

《重启》的故事设定在“十年之约”结束，“铁三角”吴邪、王胖子、张起灵退隐之后，为亲情、友情再次踏上冒险之旅。“盗笔宇宙”的故事还在不断扩展。

对于“盗笔”这样一个已经奔驰 14 年，还将继续生长的 IP，南派三叔的理解是，如果想做长久陪伴一代代人的 IP、“一个称职的宇宙”，那么核心在于精神内核，且必须与当下的时代价值贴合。

南派三叔回忆当初写“吴邪”时，会自动代入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影子——要坚持的事情太多，生存压力大，现在，南派三叔意识到年轻人价值观也在发生改变，不再那么在意买房、成功学这些“指标”。

所以，南派三叔也想改变。他自我评价近来创作的风格，变得“很热血”。“我要写点昂扬的、做事比较顺利

的人,还想写一些运气好的人”。

同时兼顾写作、影视创作和打理公司,南派三叔的想法是每次都往前进步一些即可。“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天才,觉得自己动手这个事一下就能做得很好。就像连载一样,你要给自己每一天修正的机会。如果你追求快速度,那你一定是在投机,投机就会被反噬”。

**沈杰群**:有读者评论,看《盗墓笔记》小说时还是少年,吴邪也是少年,现在10多年过去,跟《重启》里的吴邪一样到了困惑的中年。你对于这种时间流逝感会有共鸣吗?是否会有中年危机?

**南派三叔**:我16岁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我的中年危机来得特别早,所以30岁时已经跟自己和解了。我想得很明白,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则,就是你每天不开心,完全可以自己控制。

你可以拉一张表,上面画很多格子,每个格子代表你今天是不是开心,你把这个格子涂黑,最后看有多少格子是黑的。假设你知道,你在两个月到三个月之后会有一天不开心的日子,避免不了,你能做的是在那天到来之前每天都很开心。我觉得这是一个修炼,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想通了,每天会把自己分割成很多开心的点,比如一定要吃爱吃的早饭,中饭有哪几个菜是爱吃的,晚上又要怎么样;然后每天又必须有让你觉得“自己在往前走的部分”,看看今天要收到多少痛苦,这些痛苦会平衡我内心的懒惰,不至于虚度生命。所有的一切你全部规划出来,入睡前想一想今天很开心,该做的做了,该吃的也吃了。

比如你会知道,在《重启》上线时会有非议,那你只有在看到非议那一刻才有权利不开心,那一刻之前,你就应该好好开心的。

**沈杰群**:“盗笔”IP经过这么多年,已成为可以自己汲取营养的大树了,你还期待它生长出什么新可能性吗?

**南派三叔**:“盗笔”需要强大的旁枝,需要另外一棵树,两条腿走路。比如说漫威既有《钢铁侠》,又有《蜘蛛侠》,如果你现在只有“盗笔”,它在那儿蹦跳总归是吃力的。如果再有一条腿产生,它的可能性就无限大了。

故事要有延展性,不停更新换代,以及它要有陪伴性。有精神内核才有陪伴价值,如果没有精神内核,它其实就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好看的故事每个时代都会有很多出来的,你是干不过那个时代的人的。举个例子,《盗墓笔记》第一本书里大家是用短信的,还没用微信,但是不影响阅读价值,因为它有精神内核。如果只是一个没有精神内核的简单故事,光是微信跟短信的区别,就可以直接判你的故事“死刑”了。

凡尔纳预言了潜水艇的产生,如果他的《海底两万里》没有那么强大的浪漫主义内涵,而只是讲一个潜水艇,那这个故事一点价值都没有了。所以你要做一个长久陪伴的IP、一个长期发展的“称职的宇宙”,它的核心就是精神内核。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人的精神内核,一定要去理解这个精神内核,去找到好的部分,然后在你的作品里面体现出来。

**沈杰群**:是否期待“盗笔”IP一直源源不断地去吸引未来每一代人?

**南派三叔**:从来没有IP可以自己源源不断地吸引人,IP是一旦你停止折腾,它就快速地萎缩,除非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占了一个不可动摇的地位。比如《三体》,其实已经成为现象级的IP了,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人。但是其他IP多少会需要长时间的运营,没有运营是会出现问题的。

我们以往的《盗墓笔记》小说,有很多吸引点,在市场上面一直吸引新的人去了解这个故事,了解这些人物。但是你也别不停地去运营它,去保护它,否则它会被快速地遗忘。

**沈杰群**:你经常强调现实题材创作,你对这个类型写作有什么理解?

**南派三叔**:想写又不敢写,这是我的心态。你写虚构题材,是负有限责任的,而现实题材是无限责任。你写一件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它一定会百分之百地有影响力,反映到现实当中去,这个责任非常大。如果你德不配位,或者你知识层面不配位,你写错了,那就是一场浩劫。你要理解自己手中笔的能量。✎

# 移民

Article- 张玲玲 Zhang Lingling

二〇〇九年十月，我在省人民大会堂参加稻盛和夫的演讲。据说此次是其首度来华，促成者是一名姓曹的无锡塾生，前后费时一年有余。演讲下午两点开始，主办方要求参会者必须在一点半前入场，因为届时场内会很杂乱。确实如此。内场人数超过了两千，其中三百为越洋而来的日本塾生，其他则来自广东、江苏、成都、山西、内蒙古等地。一百七十余名志愿者和保安，以及三四百名只买到旁听票的企业主挤在狭窄闭塞的外场过道，动弹不得。下午两点钟，八十岁、鬓角斑白的经营之神微佻肩膀，穿着一套深黑色西服，戴着标志性的金丝眼镜缓步走出贵宾休息室，挤在走廊的人群瞬间涌动，高举手机，试图在夹缝间寻找合适角度，以拍下某个关键性瞬间。深红天鹅绒幕布放下，大门很快合拢，隔开神和凡人。我身边坐着的是一位女性企业主，四十来岁年纪，穿一身白色套装，清瘦，齐耳短发。演讲开始后，她忽然侧头轻声问我，是否是记者，有否拍到合适照片，然后打开相机，展示此

前拍下的数张模糊不堪的照片，略带忧愁地说，下次再见也不知得什么时候。我答应会议结束后，让摄影记者发去几张清晰的照片。她将邮件手抄给我，之后一直勤勉地做着笔记。两小时后中场休息，我在拿餐食的人群中排队，她走了过来，拍了拍我肩膀，示意我去沙发，然后递来咖啡和果盘，主动说起自己这几年的追随经历，说最早读稻盛和夫的书是〇四年，深受震动，随后读完他的全部著作，并在企业内部推广其经营哲学，甚至自学日语，赴日游学。不久前，也就是五月中，她和日本温州商会共同组织了一场七十三人规模的赴日访会，参观其在鹿儿岛、京都以及东京留下的行商与生活痕迹。

但以前我是个激烈的反日者，她说，能想象么。

为什么？这些转变是如何实现的？他以什么打动了你？

她想了想，说，也许是他日渐模糊的价值观面前，以其身体力行，佐证了诚实商业的可能。



稻盛和夫演讲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但我希望如此,她说,将杯子放下。我们该进去了,演讲即将开始。进入会场后,还需等待几分钟,她慢慢谈起自己于九一年至九五年间,在意大利留学的经历,那四年“苦不堪言”。父亲经营皮具生意,她的经济状况优于多数留学生,但困难仍多不可计。唯一优势是,当时出去比现在容易得多,一人出国,可带出一家。因其之故,家族二十余人先后在意大利、西班牙经商定居。一九九七年,她与出生在皮埃蒙特的工程师丈夫结了婚,定居在米兰伦巴第大区贝加莫省,生下两个女儿。〇〇年左右,她离异,回国,两个女儿仍留在意大利,一年见面两到三次。〇一年,她结识复旦一位核物理专业的老师,合资创办了一家生产监控仪的公司,专为电脑电池提供参数测量系统、图像监控系统、低压配电智能化系统。最早他们给华为技术公司做配套商,负责工业设计,不涉终端。三年后,因爱默生并购华为技术,局面大变,须直面终端通信商,困难骤然变多,疲惫感也加剧。她无法说清为何会被一位日本老者吸引,只记得低谷期,即〇四年,赴日参观学习时,在东京工厂内的所见:工具材料井然有序,系统流畅严谨,连废纸篓在洗手间的摆放位置,亦不差分毫。日方工厂可以做到零库存,此一标准建立在对客户、对战略都十分清晰的基础上,这是我们目前难以企及的。我们的客户尚在云雾,前期采购常被浪费,她说,即便学不成其法,至少可学其经营思路。

演讲结束后,稻盛和夫被数十名保安保护着退场,并未留下合影时间。悻悻的人群像潮水一样迅速退去。偌大空间登时安静了下来。我装好电脑,准备离开,她问我打算去哪里,她的车子很快就到,或许可送我一程。临近下班高峰,又有集会,打车确是个难题,我谢过她好意,并未推辞。车子到达时,副驾驶上还坐着一位短发中年女性,她介绍说,这是她的随心理疗师,见我表情诧异,她笑着解释,已罹患乳癌多年,两年前切除部分乳房,并经历一次化疗。好在一直未曾复发,但仍需加倍注意。然后她压了下右侧乳房,淡淡地说道,你看,空的。在我下车前,她又说,回国近十年,走在中国街道,不知为何,仍时有窒息感不断袭来。我想,这应该不仅仅是空气或身体的缘故。

我还记得最开始的那几年,很多人会主动过来,跟你讲故事,想分析个人的“历史究竟如何沿着看似合理的路径走进了错误的房间”,又或者,他们是如何沿着看似任性的路径去到了正确的房间,时不时地,会说出一些深具诗意和哲理的句子,却很少意识到,诗意和哲理早在他们的经历当中。我对她的故事印象甚深,以至半个月之后,我再省去人民大会堂看见潘,仿佛此刻与当时重叠了起来。两张面孔也因此跨越时空连接在了一起,阐述出比单独形象更多的意味。〇八年的金融危机在中国,因大量的财政拨款而延宕,导致〇九年的我们仍处在一种乐观的幻觉中,并未发现已走在歧路。经济从不能预测它所在领域即将面临的风险和灾难。但这并未改变什么。众人的热情空前高涨,会议不断,规格也很高,现场杂乱,但充满激情。即便如此,七月底那次由省政府主导的一年一度的颁奖典礼仍堪称盛大。潘是领奖嘉宾之一,也是唯一获奖的海外侨商。当时我正坐在左侧台阶上做听录,听见他说,我的梦想是做个村长。台下顿时大笑。气氛变得轻松起来。我放下电脑,站起身,视线越过阴影里的无数头颅,看见一个人抓着话筒站在鲜花中间,个子很小,支架太高,他调整了几次,也没成功,于是干脆拔下话筒,拿在手里。在这短暂的五分钟里,他讲到了青春期的野望,讲到如何在异国搭建梦之村落,少年心愿如何以另一种形式被完成。他也讲到了离开家乡,离开青田石亭的那个黄昏,橘黄光线如何延长前方道路,铁轨和山径如

何化入玫瑰色的场景，而初抵异国的那个清晨，赤红色的太阳仿佛自漫长海岸线上首次升起，恰如世界的再次诞生。他的叙述介于局促和自如之间，介于真实和传奇之间。某种意义上，他非但像所罗门宝藏的寻觅者，也像所罗门本身。他清楚公众需要什么，对其表述将如何反应，而他则随时准备将他们需要的故事抛掷出来。五点半，典礼结束，我抓起背包，穿过人群，像一条逆流而上的鲑鱼，冲到他面前，直想说跟他换张名片。他身边已经围聚了一大群人，他深陷其中，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我不得不越过众人，高高地向他递去那张小小卡纸，他犹豫了一会儿，从西服内袋拿出一只杰尼亚银质名片夹，抽出一张，垫脚递给我。

一周之后，我打电话给他，打之前，我发去短信，做了简短的自我介绍。下午一点，他回了过来，说近期都在国内，就在老家青田，要去随时。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在汽车南站搭上一辆巴士，去往他的城市。整个路途约三百多公里，车票一百一十七，沿诸永高速，途经诸暨、磐安、缙云、丽水等市，需花费五小时。大部分高速路段都建在山峦之间，车辆穿梭其中，仿佛行驶于半空。隧道很多，灯光宛若群星，每次树木和山石从隧道尽头再度露面，那些景色，都仿佛在洁白的晨雾中再次苏醒，漂浮于在微弱颤抖的光之海洋。山脉远看郁郁葱葱，近前才发现稀疏细幼。开山造路给山地植被带来了毁灭性影响。部分崖壁保留小束瀑布。同行有人说，一旦下雨，尤其暴雨，山石和泥泞会倒灌至路面，导致寸步难行。沿途立有事故频发地带的橘色招牌，警示用了黑体。到达已近下午三点。他之前说会安排车辆来接我。即将到达前的半小时，司机打来电话，说他就车站停车场。出站后我找了一会儿，看见车辆停在07车位，一辆不算太新的奥迪A6，保持得十分干净，应是潘的日常专车。路上潘再次打来电话，说青田办公室过于简陋，不如直接去酒店用餐。司机五十来岁年纪，很瘦，穿着一件浅灰色衬衣，等我挂完电话，他说，去酒店至少需半小时，如果饿了，储物盒内有吃的。我说还好，还顶得住。后来的一路他都没再说话，但车技惊艳，平滑到我几度睡去。到酒店后我真诚地赞美了他的车技，他腼腆地笑了笑，说之前在政府部门工作，给领导开了三十年的车。如今返聘而已。说完翩然离去。

我坐在酒店大堂咖啡吧的半圆皮椅上等潘。天花板悬下巨型水晶吊顶，对面是养着血鹦鹉的造景鱼缸。暮色渐浓，雾气如冰，这里气温至少比杭州低三到五度，似乎已提前入秋。大堂开着暖气，但当天酒店有两场婚宴，旋转门不断有人进出，导致室内温度也很低。其中一个新娘在走出电梯后披了件白色仿皮披肩。我过来时预估不够，只穿了件姜黄色卫衣，感觉冻得要命。潘迟到了一个小时，到达时夹克衫的袖子和裤脚皆已然湿透。一开始我没能认出，少了聚光灯和西服，他看起来有些上了年纪，肤色很暗，头发凌乱，黑得不自然，应该染过。个头比我记忆里还要矮些，腹部微微腆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跟我在浙江看见的那些基层官员确实没什么区别。他将外套脱下，抖落雨水，重又套上，告诉我刚才是步行来的，因为距离不远，所以让司机提前回去休息，并未料到会下雨。我站起身跟他握手。

“先吃饭，吃完再说。”

“出门有些晚了，法圭那边现在由老婆儿子负责，”他解释，“下午打款出了小问题，耽误了点时间，实在抱歉。”

我说没事。餐厅在四楼。他要了一碗米饭，说待会儿我们去顶楼酒廊，那边提供果汁咖啡，可以慢慢聊。然后说，餐厅主厨是他小学同学的儿子，小时候他和同学常常打架，对方个头高，抡人很疼，吃过不少亏，毕业后两人并没什么联系。三四年前同学听说他盘下这家店，找到他们当年的小学班主任，一起提了烟酒来道歉。老太太以前讲话很大声，现在早已耳聋了。最后他未收下烟酒，让她拎回，工作照例安排。

“能帮尽量帮，不是吗？”他看着我。

吃完已经九点多。我们在酒廊找了个相对偏僻的位置，靠窗，最西。我要了橙汁，他要了瓶矿泉水，看我摊开笔记本，又打开录音机，敲了敲桌子，什么都不如听和记靠谱。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吧。

潘的祖父是第一个到法属圭亚那的华人。那是一九二六年的事情。祖父原本的目的地是法国，但船只出了点问题，最终抵达苏里南。他被当地的混乱和贫穷吓了一跳。半个月后，他背着为数不多的行李，沿着海岸方向，向东穿越边境线，抵达法属圭亚那的港口城市圣洛朗。不过他并未就此停下，而是在坏天气和好天气的交

替中,继续向南,抵达卡宴,最后在当地一家广东人所开的食品铺找到一份工作。十年后,店主以低于市场15%的价格租给他一间四十多平米的店铺,他随后以修表和照相为生。一九六三年,潘的父亲在接到祖父电报后也随之出国。不过在其抵达两个月后的一天,祖父和同伴打了一昼夜麻将,只输不赢,在最后一局抓到了三张红中,随后仰头倒地,猝然离世。父亲只能在极其仓促的处境中接手了店铺。

一九七六年,潘二十岁,刚刚高中毕业,无所事事,拿着父亲寄来的二十多块钱前往湖南。此时距离毛主席逝世刚一个月,人人都显得悲伤且警觉。他提醒自己少说话,尽量不要像个异乡客。在韶山和湘乡交界的桐子坪,他发现本地隐秘地流行一种新的占卜术。两名问事人手扶米筛向毛主席提问,筛子会被一股力量所左右,麸皮从缝隙流下,在桌子上写下答案。他问了几个问题,大多出于好奇。

“问了什么?”

“不能说,”他摇摇头,“不过都应验了。就差一个会实现的。”

离开青田前,他向送行的亲友应诺,赚到十万就回来。而当时县长工资不过一百二。

“他们都觉得我吹牛。就我知道,这是真的。”

乘坐三十多个小时的飞机抵达法圭后的第一天,他就和久未谋面的父亲吵了一架。深夜他在偏屋,无法睡着,只能走出店铺,注视黑暗中的外港。那是吕萨群岛,由罗亚尔、圣约瑟夫以及恶魔岛三座岛屿组成的人间炼狱,十八世纪开始,成为重刑犯的流放地。囚徒给印第安土著居民带来了瘟疫和奴隶制度,也留下阴森的传说以及监狱的废墟。如今岛屿被一层墨绿色的雾纱所笼罩。他在梦幻和现实中感受着此身的真实位移。他走向海岸,伸开双臂,任由带白沫的潮水扑在身上。

他帮父亲负责看店,看店的第三天,一名本地人在店铺偷走一块上海手表,他正在看店见此跳出柜台,连滚带爬,一直追到广场一带。黑人攀上一堵高墙,失踪不见。他追不上了,大口喘着粗气。第二天,对方回来道歉。他将手表大方赠送,两人成了朋友。他跟其学语言,跑市场,熟悉行情。两年后他首度回国,返程带了些轻型的日用

品,牙刷毛巾脸盆等,意外发现十分畅销。当时国内物多数限购,他通过父亲关系,从香港港口批发上海三角牌电饭煲和电风扇,以及部分日杂等,放在广东人的杂货铺寄卖,给予店主三成左右的提成。生意极好。七七年底,他点算账目,发现收入达96万法郎,约合36.7万元人民币,结余近20万。梦想以加倍速实现。他独立办了家店铺,店铺数量和规模均迅速扩张。八一年,他建起法圭第一家专卖中国货品的店铺,取名为“友谊”(L'amitié)。五年后,他开始不断带出同乡。无须护照,但也无法在此获取居留权,只能等政府大赦。一旦时运不济,期间被查,会被遣返回国。没有身份证,劳动所得无法存进银行,侨民习惯将纸币藏进墙壁或天花板。极易被警犬发现。最困难是一九九五年,每天都有警察上门搜查,称其廉价用工,薪水低于政府规定水平,且收留非法偷渡客。每天需录口供十小时以上。不少员工都被抓去,他称已做好最坏准备,但最终无人出卖他。直至九六年,大使馆出面调停,才平息此次风波,所以,“我亏欠国家良多”。

卡宴目前有六百余家商店,四百家属于华人,其中九成又为青田人。他教导新移民经营、开店,低价将自建店铺一半价格租给他们。九七年,广西人何与本地一位华人后裔结婚,希望开店,找岳父岳母作银行担保时遭拒,辗转找到潘。他听完后,痛快将一家店铺交由其打理。〇三年,何因父母离世回到南宁,开了一家家具市场。〇六年七月,他五十岁生日前夕,和年轻人在村内球场打篮球,撞到尾椎,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天,何忽然打来电话,说查出肝癌三期,撑了好久,很不甘心,因为对他的“恩情远未报完”。九天后,何妻打来电话,说何已去世,弥留时刻仍提到他。潘坐在病床上,看着白色墙壁,移民送来的鲜花与水果摆满柜子和深嵌于墙壁的窗台,果篮和花篮里的贺卡印着陌生的名字,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老了。许多人在离自己远去,只有他还在幻觉一切不变,并徒劳维持生活的不变,仿佛就此能留住不断流逝的一切。父亲两年前去世,但七六年花一百法郎买下的三座皮沙发还在,虽然坐垫塌陷,扶手走形,但还在用,没有扔掉;身上的腰带买于十四年前,断过又续接,还能撑一段时日。一九七六年,最小的妹妹只有九岁,还在国内,现在已是四十多岁的妇人,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皮肤黝黑,酷似当

地人。但他们其实还是陌生的“chinois”，本地人对华人的印象依旧刻板而单一。法郎业已消失，欧洲早已通行欧元。欧元又会失效。没有什么是恒久的，恒久的只有磨难，人的苦难没有尽头，生存即是被迫的抵抗。你明白吗？

我说我知道。矿泉水瓶已经空掉，他又叫了一杯汤力水。我的果汁也已见底，只剩一点橙渣，但我也喝不下别的什么。来时厅内还有三四个人在另一桌喝酒，等我抬起头，发现人早已走光。他问我是否想休息，我说还好。于是他又继续讲述，关于排华事件，关于被拘留的经历，以及他的慈善捐赠。也谈到他对航空港事件、法圭公投的看法，说自己将“毫不意外地看见他们选择放弃自治权”。又说，这里七成以上为天主教徒，属于罗马教会，一成左右信奉基督新教。教会视他们为黑暗之地。异国的异国。但我没法相信神祇，他说，〇三年九月，一群法国朝圣者乘坐的巴士在圣洛朗与一辆货车相撞，车上十多名人员或死或伤，平均年龄不足二十五岁。我觉得我无法相信神祇，如果他觉得我是迷羊，那纵然我身在围栏外，也不会被弃，是吗？

我说是的。故事很好，但已过十一点，我有些疲劳，笔记字迹越来越模糊凌乱，难以辨别，他的声音也越来越远。不知什么时候，他轻叩了下桌子，对我说，走吧，去休息。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洗漱躺下的，但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笔记后面几乎一片空白，并没能记下什么。

这给写稿带来一点麻烦，但也不算很大的麻烦。不过在检索资料时，我找到一则刊发于〇二年左右的报道，来自于青田本地一张报纸。作者在开篇提到，他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潘，文章写道，潘高中毕业四年之后，前往巴黎谋生。同去的还有他的姊妹，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九二九年，祖父在第9区开设了一家小型钟表店。至父亲这一辈，则在14区开设了一家中餐厅。姊妹过来后，一直在后厨帮忙，他在巴黎终日游荡，被父亲批为游手好闲。他告诉父亲，一直在自学法语，并想去法圭行商。父亲未置可否，但给了他为数不多的原始资本。到达法圭后，他注意到本地无日杂百货，于是买了一辆脚踏车，进行逐户推销，每日工作时长超过十五小时。八一年，他建立首个专营国货的商店。配图正是当时的开业照片，潘



和一群政府官员共同剪彩的画面。报道同样谈到了他的低谷期，只是事件和时间皆有所差别——那是九六年的七月，一名克里奥尔人持一把餐刀，抢劫了一家华人商铺。店主此前已有过一次被劫经历，所以在其要求转身时，迅速从货柜下拿出一把水果刀，刺向打劫者颈部。对方倒下时，鲜血喷溅到货架和墙壁。店主冷静地清洗了店铺。他二十岁的次女当时正在仓库理货，并未注意到外部动静。直到顾客前来，看见尸体后，尖叫报警，店主才被叫去问询。案件引发了本地居民的集体抗议，争议点在于，劫匪还有三个月才满十七岁，此前无犯罪记录，所持餐刀并无太大杀伤力。此外，劫匪和四个弟妹居住在距店铺四公里左右的贫民社区，父母早已离世，半年前曾经受雇于华人店铺，被取消领取经援和补贴。但很快被无理由解雇。他们抗议侨社和本地生活水平间的巨大差异，他们的自成体系，以及警察的不作为。警方迫于压力，拘留了店主。但仍有部分激进者冲进侨社，抢砸了部分商店。潘带头倡议华人罢工，其他店铺纷纷响应。店主最终获释，而潘则因扰乱公共治安被拘二十四小时。

这些细节跟我了解的有所出入，但两个故事间，无论最早在巴黎起步还是在法圭起步，其实都无损其个人。而至于他究竟因为哪起事件惹到麻烦，其效果也是一样。所以很难理解为何对外出现两种版本。其他出入还有，华侨抵达法圭的最早记录是在1870年，而不是他说的1926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殖民政府从香港招募数

百民华工来圣乔治修筑堤坝,以抵御频发的海潮侵袭问题,合同以三年为限,期满后政府给予土地,各人自由谋生。一战期间,不少广东人因亲友移民至此,皆因往来便利,无须手续。早年华人多留居在圣洛朗及马纳河地区,两地以金砂和橡胶出名。后淘金业衰落,华侨多迁至卡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因印度支那战乱问题,部分华(亚)裔难民在国际红十字会和联合国难民署帮助下,来此地谋生,并形成 Javouhey, Cacao, Regina 等村落。当然,潘的祖父也许是最早来法圭的青田人,不是没有可能。许多华人移居法圭,有时是将其作为曲线入法的通道。第二个版本同样和法国侨民历史有出入:十九世纪中叶,浙江青田人为谋生,途经俄国西伯利亚辗转至法国、荷兰、德国等地,成为最早的旅欧华侨。鸦片战争后,移民增多。除留学、避难者,亦有近二十万招募来的华工。多数华工或在战时牺牲,或在战后被遣返,最后留下三千余名熟练工人。华人在巴黎的定居地区跟其职业息息相关。以行商为生的浙江华人多数集中在第9区,他们兜售的商品包括扇子、手镯、项链、人造珍珠、陶器、石雕、头饰等,而瓷器、漆器、丝织品等奢侈品的售卖则集中在上海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之间,华人餐厅蓬勃发展,多分布在第1,2,8,14,15区。二战后物流渠道败落,行商渐难,浙江华人多转至皮具制造业。当然,这些都基于大向上的统计。落实到个体,各家族间仍存在些微差异。只是考虑到他们的集群特性,差异不会那么显著。在我打电话向潘核实细节时,他说,并不太记得那则报道,也不记得采访者。一切皆以当晚所叙为准。但成稿后需要给其看下,以“剔除不必要的部分”,和“更正显见的错误”。完稿后,我电邮给他,他发来一个新的电邮地址,说先给其秘书邵。两天后,邵在回信中写,觉得字体偏小,部分叙述不清,希望转成PDF格式,他打印后再细阅。我虽则难以理解,但仍转录后发给了他。一周后,邵回了一则手动修改后的扫描件。在扫描件中,他删去了祖父去世、向毛问卜以及用工争议等桥段,又补入捐款助学事件。在纸张空白处,邵(也可能是潘)写道:“过去写那么多,当下和将来呢?”问号用了大号马克笔,十分醒目。

这件事并未对我们的关系带来根底性损害。报道刊

发后,潘向我致电感谢,又说在侨商内部反馈不错,以后去法圭可以找他。一〇年至一一年,我们打过几次电话,他都痛快接了,即便当时未听见,过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也会回过来。这些电话大多是一些关于侨商新闻的评述。他尽可能显得客观中立,同时也不背离自己的意愿。聊得最长的一次是关于骆的案子。当时义乌人骆在瑞典卡尔玛市据说拿下一块土地,准备开发中国商贸城。对外承诺只需投资两百到三百万,即可在瑞典获得一套别墅,一间商铺,以及在杭州一套公寓。当时吸引了为数众多(应超过三百名)的投资者。商铺和公寓很快销售一空。媒体关注度也很高。结果到了〇九年年底,他在杭州的项目骤然停工,据说是拖欠款项。业主知道后,跑去核查,这才知道项目一直没拿到预售证。接着,瑞典一个女记者主动向浙江媒体披露,说骆在卡尔玛市的项目也濒于破产。领事馆则进一步回应说,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没人可担保仅凭购买商铺即可拿到永久留居权。瑞典移民政策严格,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在过去几十年中,较少受到华人海外移民潮的冲击。

潘并未参与投资,但他痛快承认自己有亲友参与其中。不过他觉得有意思的点在于,居然今天还能将移民做成一桩骗局,吸引如此众多的富人。他们了解移民生活吗?安稳,但无聊。饮茶炒地皮,无非另一个香港或上海。行业回报率是可以预估的,未来是可以望到头的。但中国早已变化,疯狂,但有趣,生活应该包含某种这种理性的危险,否则意义在哪?他们了解侨民吗?我们都是故国的异客。每天都想着回来,但在国内待不了一周就想逃。我们和这里已经脱节。新侨民则是中间货色。他们哪儿都不属于。我谨慎地说,可能未必跟移民相关,也许只是买个保障,或者作为一种理财投资。他笑道,也许。不过我接下来想做的事情可能恰好跟他相反,我希望给侨民归巢做准备。

起先我以为只是一项没有时间表的、相当遥远的计划,孰料仅仅三个月之后,我惊异地看见他出现在省电视台一档访谈栏目中,视频播送了他法圭的景象:隔着几万公里也能感受到的、永不暗淡的南美烈日,前殖民地破旧的红色沙地,湛蓝漫长的海岸线和带着盐味的空气,密集如雨的蟠龙树兰、可可、萝芙木、剑兰、箭根薯等,

集装箱似的低矮板屋，刺眼的白色墙壁，墙壁上的涂鸦，悠长安静的走廊，公司标志是一只蓝鸟（有些像蓝眼地鸮）——整栋建筑看起来就像搁浅在沙地的巨大货轮，只不过未经海水腐蚀而已。他穿着白衬衣在办公室里走动，桌面铺满各式文件，然后坐下来，介绍了下自己的项目（主要是引导侨商回国投资）。之后，我不断在报纸和杂志上读到他的访谈、项目的介绍，及其考察报道，考察点集中在金华和义乌，也有湖北荆门、天门等地。一一年的春节，他在午夜十二点前给我发来一则视频，关于法圭浙江村的庆典和表演，没有文字。

如果不是听闻他被捕的消息，我可能会误以为他仍按部就班地在推进中。消息是最早从侨商内部传开的，很快 Les Echos 上有了报道，报道开篇写道，潘“恰如一辆高速行驶的巨型列车，于星期三在其人生轨道上猝然脱轨”（*Tout comme un train à grande vitesse géant, il a soudainement déraillé sur sa piste de vie mercredi*）。这个比喻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三个月前发生在温州并震惊全国的那起动车事故，以及展示了一个看似中性的比喻下可能潜藏的恶意。除潘之外，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七岁。此次抓捕据说已酝酿两年多，涉及数额为历年最大。在电视台公布的抓捕和搜查画面中，可以看见大量面值 50、500 欧元现金，被成摞放置于浴缸、打印机中，总计超过 750 万欧元。此次被捕主要涉及洗钱、偷税以及涉黑。报道称，郭在货物抵法之后，通过贿赂海关官员或寻找中间客的方式，以远低于实际货值的数额进行申报，以避免高额征税。随后他们将货物拉至市郊小商品批发店或是其他区域。这些收入必须通过一定方式洗白，用以支付国内供货商。按照规定，个人（普通游客）携带货币的上限是一万欧元，除非按照当地缴纳税金的比例携带货币出关，过多则需申报，详细交代来源及用途，否则将处以所携金额一至五倍的罚款。所以华商为了避税，找了不少办法。一类通过小火车或私家车运载现钞，运至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甚至意大利的洗钱组织去。有时甚至开至安道尔，再汇给中国。此类方式在早年并不罕见，不过风险也在与日俱增。除海关罚没的风险，还会遭遇来自内部的打劫。〇八年至一一年的多起劫案中，多条线索指向

华人内部，受害者不敢报案，也不敢说出实际被劫金额。警方称，潘和他的团队以一种“化整为零”的方式来洗钱，大量钱币被分到多个人手上，然后他们从类似于速汇金（Moneygram）业务或者西联（Western union）的汇款亭或者汇款公司汇出。单人汇出额不超过 3000 欧元——这就是所谓的限制洗钱系统（SEPBLAC）。

随着事态的扩大，更多细节被披露出来。如 La Croix 发于 10 月 13 日的报道中写道，许多公司都通过一位名为 Pafael Pallardo Calatra 的巴塞罗那商人和潘取得联系并洗钱。两人因进口箱包、皮鞋生意相识，有多年合作历史。也有人通过以色列女商人 Malka Manman Levy 与潘取得联系。同时，潘利用新侨民不熟悉法语和环境的特点，对其进行放贷业务，年息高达 6%。逾期不付，其在中国的家人可能遭遇恐吓和威胁。警方称，他们已接到数起被勒索者的报案，声称被潘的下属威胁。且有一些未支付利息的人员失踪。潘的秘书，邵（春波，音译），为其一个分支机构的老大，专门负责桑拿业务。除负责保护潘及家人安全之外，他还需监督那些骡子（注：将钱运送回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工人），以及对其组织存疑或不按时付款的公司。其手下拥有一个严密的打手及勒索网络，人员多来自于其拥有的十多家公司，以及家族成员。

报道和我之前的印象太过大相径庭。不过显然，报道本身也未见值得信任。追捕的最开始，警方对潘的指控共有十三项，甚至涵盖走私军火、组织卖淫等罪名，也许听起来过于荒谬，在其代理律师的斡旋奔走下，最终减至三项。而他谈到的，带人移民，则被指为在法圭低价用工。作为法国的海外省（区），法圭薪资远低于法国，人均收入不足法国的十分之一，但潘给的仍比法圭额定薪资低三分之一。其中有一则关于潘的发家史，再度跟此前他所谈的区别甚深。文章写道，潘出生于青田石溪一个普通农户内，父辈都是农民。十八岁那年，他高中未毕业，辗转前往巴黎，在一个广东人开设的中餐厅做了两年厨师。值得一提的是，和众多华人黑帮如竹联帮相似，他早期的黑帮成员不少即是其餐厅厨师。之后，他向国内亲友举债，开了一家面积为三十五平米的中餐厅。一年后，因其勤勉，店铺迅速扩张，三年时间内已经拥有了三家餐厅以及十二辆送餐车。但这些餐车在一次大火中全部

被烧光殆尽，他不得不从头开始。其中最小的妹妹赴法，在服装厂做女工，嫁给一位年长自己十多岁的华裔后裔。在其妹夫的资助下，潘独自前往法圭，开始杂货和超市生意。起先他拿来货物，试着在广东商贸店寄卖，但在分成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他只能头顶烈日，骑车逐户推销，很快再度打开局面。之后他不断往返于法圭和义乌之间，从事小商品贸易，并带出数量众多的亲友、乡邻，给自己做雇佣工人。他和第二任妻子相识于一九九三年，第二任妻子杨（丽华，音译）原为法语翻译，当时由其雇来教授村民学习语言。在此期间，他解除了第一段婚约（“不甚愉快的”，报道形容）。九五年，他全家移民至法圭，杨负责一款中国箱包的出口代理业务，并借此进入贸易批发行业。他们在蒙辛里·通内格兰德租下一个约一千平米的废弃工厂，将货物带到此地销售。案发时杨因私事回国，恰好逃过此次追捕，但仍在通缉名单之列。两个儿子则因未成年，先后被释。二〇一一年，其集团的销售额对外口径是两亿元，名下公司十二家，合作商铺超过七百家。

我很难形容当时读到报道的复杂情绪，震惊，但也没那么震惊。譬如我很能理解他对父辈的装饰性说法。也理解他避开谈论第一次的失败，以及东山再起的原因。我的困惑更多来自于职业本身，并困惑于职业所谓的“求真”性。我经常意识到某种深深壕沟的存在。横亘在我和被采访者之间，在我和我所欲求的真实之间。要跨越是几无可能的。只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想法会持续、缠绕我那么多年。

二〇一一年是一个转折点，我对工作日渐混杂了失望、不满等诸多复杂情绪。动车事故时，因条线问题我并不在现场。地震发生时我不在现场。赖被遣返时我不在现场。京珠客车燃烧事故时我不在现场。这差不多就是我当时处境的一种总结——在任何一起重大新闻事件中，我都不在现场。而且公众对事件的遗忘速度也超过了我想象。这和我进入行业时怀抱的热切显然背道而驰。这种不如意蔓延到了采访过程之中。众人对媒体愈来愈警惕，寻找线索变得很困难。最开始我联系了一位身在意大利的欧洲总商会会长，对方一开始同意在电话里谈些他所知的消息，但两天后他婉言谢绝，称最近没什么时间。之后我再度联系了本地侨商商会的秘书长，说

好下午一点见面，但他直到下午三点才出现。商会办事处设在一个废弃小学的办公楼内，刚刚下过大雨，花岗岩地面很潮湿，我差点因此滑倒。秘书长的办公室酷肖档案室，充满了霉菌和白蚁的气味。他花了很长时间，从积满灰尘的书柜中找到一本厚厚的、刊印于二〇〇八年的名录，里头收录了本地所有侨商的照片以及简介，不过他也承认，收录是需要自愿，且他们也会收取一定书籍设计和装帧费，所以难免“挂一漏万”。我在名录的中部找到了潘，简介只有几句话，是其头衔的草率罗列。照片约七寸大小，他坐在深棕色的办公室桌前，背景是法国和中国国旗。秘书长凝神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对潘其实印象并不深，只在过年团拜会上见过一次。和其在海外的张扬恰好相反，潘在国内深居简出，通常只在公司或老家一带走动，几乎很少和商会往来。我当时居住在青田市郊的一家小型家庭旅店内，白天在山路间走动，山路无穷无尽，永无止境，晚上则看着没有信号的电视机和空采访本发呆，以期带来并召唤出空旷中的一点声响。整个采访十分低效，连着三天，可以用一无所获来形容。尽管据说潘后期在国内和法圭时间已经对半分，但其他商人对他的了解几乎为零，只限于媒体上的几篇报道，叙述间模棱两可。在他长大的村落，当我提起他的时候，村民仿佛在回忆一个形象日渐稀薄的亡者，然后，其中一个老人冲我笑笑：“他挣了那么多钱，也没见他给我们分点。”

最后一位在美侨商向我介绍了徐。徐大部分时间在法国，同样做商贸和箱包批发生意。这段时间因潘的事件，感觉“周围乱糟糟的”，无法行进，只能回国休息。据说他的父亲和潘的父亲是朋友。潘的父亲十多年前已去世，而他和潘在九十年代中期有过几次生意往来。但后来两人在一起投资中产生了争议，潘要求退出全部投资额。他同意了。此后两人接触减少。他同意跟我聊一聊，但他无法保证自己可以说出太多，毕竟他所以知道的，也不过是堪称庞然大物的真相散落在各处碎片中的一片而已。

首先，徐认为，分散汇款的做法并不现实。潘被查处前，所涉及的清关货物价值超过八千万人民币，如果全部通过此一方式，不仅麻烦，而且容易引发警方监控。地下钱庄可能是比较合适的方式。钱庄提成在3%~5%间。华商直接洗钱的概率不大，大部分都会经欧洲（西班牙、

比利时、意大利等)甚至东南亚的中间掮客。法国五月捣毁的一个地下钱庄,经营者即为泰国人。通过地下钱庄进行小流量的资金转移或者是通过裙带关系出境,而后带着商品出口,通过销售商品换取资金,实际是留学生和华裔的普遍路径。年轻时自己并不了解行情,徐说,第一次出国时带了三万多欧,入境时在调查表“携带是否超过一万”的选项上画了一个钩,结果被带至机场内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眼睁睁看着保安搜出现金点数,交了一笔不菲的税和罚金后才被放走。所以他后来“学聪明了”。按照操作流程,客户会在资金转移前半个小时给钱庄电话,告知具体转移金额和交易比重,随后可按当时黑市牌价确定兑换汇率。如果认可,客户在半个小时之内将资金打入中介账户。但这一路径的风险也很大,除违规风险外,也有客户出于资金安全考虑,唯恐地下钱庄卷款逃走,所以对于庄家提供的账号,他们一般一次汇入不超过一百万元。更大流量的资金则需要在香港、开曼群岛、维尔京群岛注册贸易类壳公司,以进出口贸易为借口。

走这条路径是没有办法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徐说,去年九月,欧洲再度提高3%的交易税税率,对于薄利的小商品贸易来说,其盈利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此外,对外口径和实际销售间通常数额悬殊,法国媒体所述的七百多家店铺,其实和潘之间,实际只是松散的供货关系。

那些关于华人黑帮报道太过度,“简直可笑”,徐说,“选择社区自治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说到这里,他忽然沉默了一会儿。此时我们正坐在他那间富丽拥挤的办公室,深棕色丝绒窗帘垂下,中间是黄梨木茶桌,茶壶边卧着一只紫砂蟾蜍。他将烟灰缸推向我,问,抽吗?我说不用,他将烟灰缸重新夹回,从壶内倒了些高山茶给我,自己点了根烟,继续开始讲述潘的故事。

○一年九月,本地居民因华人进入,带来的失业、经济下滑等问题走向街头示威。示威者在试图闯入华人公司未果之后,拦住一辆华裔运鞋的雷诺卡车,将鞋盒全都倾倒出来,放火焚毁。他记得,当时潘就站在距离起火点不到一百米的位置,靠近白色安全栏。两个脸上涂着亮绿色颜料、扎着头巾的年轻人爬上车辆,拉开车后箱大门,将那些棕色的黑色的男士皮鞋扔到路面。鞋子很快堆成一座小山。与此同时,他们拿着一根一米长的铁质



撬棍不断敲击车厢侧面,以及车窗玻璃,大声要求司机下车,并抱头蹲在路旁。待司机下车后,十几个游行者的随即攀上车辆,帮忙继续抛掷剩下的鞋盒。最后,一个穿黑衣的女人,四十来岁年纪,从其手提包里掏出一只打火机,点燃早已备好的横幅,扔在那堆货物上。塑料、皮革以及纸壳焚烧的刺鼻气味贯穿了整条马路,连游行者们纷纷用手帕和头巾掩住鼻子。但他记得,潘一直在旁抱胸看着,表情像在围观众人踢死一群宠物狗一样。他不记得潘是何时离开的。等他再次抬头,发现潘已经不在人群中了。此次事件中,至少四十家华人店铺遭抢,损失包括鞋子、皮箱、电脑以及现金等。部分店铺选择闭店避灾,部分店铺改由本地店员看守,让中方人员撤离。其中一家华人鞋店店主因欠款和利息等问题,于九月的一个凌晨在店内自缢身亡。后来他才知道,店主是潘的朋友,并且是其一手带出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对我来说,这次事件的教育是,在暴力和恐怖面前,我们几乎不值一提。”

徐继续说,一次在酒桌上,潘无意提到,他刚入法圭时曾经遇过一件事。当时他带钱进货,路上被一名本地警察拦截,对方顺手将其包内四千欧元截下。他愤然向警署报警,正好警察也回警署,当场被搜出等额现金。但警察则辩称钱为自己私有。最终他没能讨回,且挨了一顿毒打。

“这事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但不管早年还是后来,这些境遇多少都会对他产生影响。他建了一家艺术中心。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传闻是这样,但是北京艺术中心前几天刚在微博上辟谣,说跟他没什么关系。

“是他的,他和几个百货业的同行合做的。那家基金会下包括一家出版社、一个艺术中心以及一家画廊。国内则开设在北京和杭州。华人很少做艺术品生意,因为投资额高,回报率不定,门槛也高。我听说他这家基金会每年至少需投入三千万欧元现金。”徐说。

这令我想起当时在 Le Canard Enchaîné 读到一则消息,说潘曾于〇七年现金贿赂博物馆馆员 Gaston Rüge,以远高于原价的价格向国家博物馆售出 64 件荒野鸟类摄影作品,这些看似自然风物的作品据说实际探讨了时间的延长,以及瞬时的结晶。警方将艺术基金视为潘的另一条洗钱路径。

不过徐觉得不太可能。艺术品洗钱手续可以在 5% 左右,周期约为两到三年,中间还需不断炒高艺术家价码,潘并不具备这样大的资金量,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徐说,当然,我只是臆测,我想他很可能仅仅为了进入主流换取一纸通行券。但他没想到自己的事件会进一步恶化华人的处境。

“警方搜查区域一直在不断扩大,不少华人商贸深受影响,我们根本无法开业。他出事后,很多人删掉了他的联系方式,装作根本不认识他。”

“要删掉和抹除一个人轻而易举。”说完他站起身,从公司壁柜里拿出一些和潘的早期合影。潘在照片中看起来很年轻,应该三十出头左右,杨也在,站在一切照片的左侧,穿着蓝或白的裙子,样貌普通,个子比潘至少高一头。见我盯了一会儿时间,徐说,他们关系很好。就像生意伙伴。

“潘对权力的兴趣远大于对女人的兴趣,”他笑了笑,“潘只在做生意和点餐时才和女的话。”

如果他年轻,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是他不再年轻了。时代早已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他说,伟大的年代过去了,幻想的年代过去了,虹彩的年代过去了,失误的年代也过去了。

“已经有过那样的人生,还能冀求什么呢?其实他比我们的大多数都幸运,不是吗?”他说完,将照片重新插回相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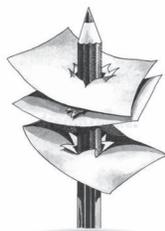
我不知道潘还能冀求什么。但我会想起他被羁押后,代理律师提出缴纳保释金出庭候审的需求,法院裁决通过,但需缴纳八十万欧元。因其财产被罚没,经济出现困境,希望予以减免,法庭最终同意减半。五天后,潘的律师将九十三张由不同不同人签署的现金支票交给了法院。这些支票数额不等,但无一例外,都来自于其曾经帮助过的海外华人。也会想起他被保释后,曾经向法院提出回国申请。理由是母亲病重,但申请被拒。

那是我在这座枯索小城里待的第十三天,理应再搜寻下去,还有许多谜题待解,还可以试着找找,但是那时我想,差不多了,可以了,到底为止。你还能冀求些什么呢?

我记得在回城的列车上看见那些雨中失色的群山,看见迷雾里的铁轨,它们和第一次来时已经不太一样。看见被金黄灯带勾勒出的建筑线条。这类外墙装饰在这几年忽然变得分外流行。它们倒映在漆黑的车窗,不断后退,仿佛扔进水里的火线。实际上,它们看起来并非后退,而是倾斜飞升,和天空汇至一处,而天空则是这世界巨大虚空的一部分。这令我想起他之前所讲的故事,譬如第一次抵达法圭时,朝阳如何以光明铺满海面,并改变了大海的颜色。那湛蓝,就像他命运改变的征兆一样,预言接下来将会一切顺利。他也谈到第一次从法圭回国,一路都在昏睡,在快要降落前,他忽然清醒过来,打开舷窗,看见自己和一小片机翼正置身于一片漫无边际的云海上。云海和天空交接处呈现一种如梦境般但清晰的渐变紫。最终色彩刺破了梦境,刺进舷窗,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飞机继续往下,穿越云层。色彩渐渐消失,云朵仿佛污脏的棉絮,每一座都像兰伯特冰川或是比利牛斯山脉那么大。飞机因气流颠簸得厉害,仿佛随时会坠毁。有人在尖叫。大半个中国都在下雨,雨滴在争先恐后地降落,他想,而我们正在穿过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雨幕啊,命运正隆隆而来。然后他对自己说,不会的,他的人生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告终,而是会越过这些黑暗和困厄,走到昼光的所在。在叙述这个时刻的时候,他的语气充满笃定和自信,仿佛从遥远的他处找到当下的回声,连我也觉得,那定是真的。一定是。 ▣

# 金陵上元夜

Article- 赵柏田 Zhao Botian



小说家的散文



赵柏田

赵柏田,小说家,人文学者。著有长篇小说《赫德的情人》《买办的女儿》,短篇小说集《扫烟囱的男孩》《万镜楼》,文集“中国往事”系列(全四册)、《南华录》《岩中花树》《帝国的迷津》《私家地理课》等二十余部,曾获第十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5年度华文好书评委会特别大奖等。

## 1

这一刻,我什么也不必做。我只消把心腾空出来,让它像一把音色喑哑的古琴,裸陈于愈来愈重的夜色中,去感受空气中细小的漩涡和神秘的律动。

美术馆外,是京城三月如酒浆一般流淌的阳光。我可以视作不见。我是在十六世纪末叶的金陵城,上元节之夜。身旁穿梭的青年男女,我也可以视若不见。他们都幻化成了一个提灯人,或者是相携看灯的士人游女。

邱志杰说,历史是一个剧场,剧情一再上演,剧本早就陈旧不堪。他设置了一个剧场等我们入座。他把我从南方邀来,出席他

历时九年创作的《邱注上元灯彩计划》的开幕雅集,却不承想,我在人群中看到的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邱志杰。一个月前,他在脚手架上画画,一脚踏空,摔成骨折。我还以为,坐在轮椅上的艺术家,是今天这场开幕雅集最大的一个“装置”呢。

“因思书画的命运,得对的人蔑视,也胜于被错的人青眼”。我默念着邀请函中他的这句话,对接下来的遇合还懵然不知。我不知道我在这里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偌大的美术馆里,我又会与谁遭遇。

我唯一知道的是,这一切的缘起,是明朝的一个风俗画家。这个生活于嘉、万年间的画师,曾应江宁某富商之约,在绢本上画下了那个上元之夜。因为身份卑微,这个



画师甚至没有在作品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今天的“邱注上元灯彩计划”，即是以四百多年前的这幅画为起点。这使我一脚踏进展厅，就似乎落入了一双眼睛无处不在的凝视中。这个无名画家，他在打量我，观察我的言行举止，伺机要把我画入他的笔下。

## 2

下午两点，我随着潮水般的人群涌入美术馆一楼大厅。身前、身后，全是一张张陌生而年轻的面孔。预定的三点钟到了，聚集在美术馆一楼大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成群成团地涌进来，时散时聚，似乎一时间无法判断自己该出现在哪个位置，或做些什么。每个人都试图在人群中寻找熟人，就像一滴水在寻找另一滴水。我这样的独行成了最尴尬的人。进入大厅快一小时了，我还没有找到邱志杰。本来我以为他会像新郎一样出现在门口，站在他最得意的装置作品边上与人握手、合影。但并没有。人群中，我看见了戴着圆框眼镜、一头王尔德式卷发的徐冰，看见了范迪安。他们的笑容和电视上一模一样。我还远远地看见了李敬泽，他站在人群的漩涡中，好像笑得也有些迷惘。而那个坐在楼梯上神情落寞的英国老头，谁也不知道他是从牛津赶来的艺术史家柯律格，中午，我

们刚刚同车从机场到了昆仑饭店。

有人想去二楼展厅看个究竟，但在楼道口被几个身量壮硕的保安拦住了。争执了一会，他们不得不返回一楼大厅重新汇入人群。这里成排的摊位上罗列着的古物，瓷瓶、手串、旧书、石像，使他们暂时忘却了等待的焦虑。有人在观察器物的年代和成色，有人在讨价还价，也有钱物两讫的，欣喜地奔向下一个摊位。没有刻意安排，剧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上演，这众声喧哗的场景，正对应着四百多年前金陵城秦淮河夫子庙前的那场华灯高张的盛会。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是剧场，人与人相遇产生对话，对话带来关系，而艺术就是对这千万重关系的一种呈现。这，也只是我的一种揣摩。

其时，这件野心勃勃的作品正掀开一角来，那是“邱注上元灯彩计划”的开幕戏《古玩市场》。这个坐在轮椅上的艺术家，用一种几乎无缝对接的魔术，让时间暗换，乾坤挪移，让在场者于懵懂中，一脚从现实踏入了艺术的太虚幻境。

他几乎有点固执地把这个上元夜设定在嘉靖四十四年，从这个给定的历史时刻，“邱注”计划悄然开始，大厅里响起了一个女声旁白：“西元1566年，大明嘉靖四十四年丙寅年虎年，上元节。秦淮河畔游人如织。沿岸酒楼妓馆皆满。露天古董花鸟市场生意兴隆。当夜，名家天下的金陵灯会照常举行……一个月后，江宁县富商委托画师制作的《上元灯彩图》顺利收笔。”

每一个被无名画家捕捉进了画面的人，似乎每一个心里都明白，当极绚烂的一幕消逝后，接下来就是时代的永夜。是以他们尽情游赏着、享乐着，想要把好日子过完。画家的笔触是欢快的，而绢布背后他的眼神，却忧郁而苍茫。而四百多年后，邱志杰以一种追忆者的心情面对此画，重返那个盛世之末，他的不安更甚，忧心更甚：这现代性曙光降临的前夜，历史的三岔道上，我们究竟丢失了什么？

好吧，他说服我了，也说服了在场的每一位，我们是在嘉靖四十四年的上元之夜。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在南方，大明王朝的留都金陵，“秦淮河往北过三山街的内桥一带”（此语来自故宫文物鉴定专家徐邦达和杨新对这张古画的判断）。霎时间，我几乎是以一种追忆前世的心情，想起了那些不禁夜的狂欢，想起了那些把夜空照

得灿如白昼的灯盏，也想起了陪我们一起看焰火的女友的脸。而这一幕今生繁华的背后，是那个无名画师热切而忧伤的眼睛。

他看着狭巷通衢里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看着出没在瓷器店里的书生和商人，看着奔跑的孩子、杂耍艺人、怀抱鲜花的女子。他也看着在人群中用力挤着的登徒子，看着抬着一只鹿走过大街的屠户们。他的目光在夜色中伸得更远，越过那些纱灯、滚灯、槩灯、弹壁灯和做工考究的鳌山“万岁”灯，越过古都上空已然黯淡的王气，他看到了这欢腾游乐世界的尽头，那是在帝国的东北，或者西北，渔阳鼙鼓动地来，而朝堂上的清流派、元老派正混战一团。他爱这盛世的欢愉，但一切终将逝去，马蹄声碎，华夏将倾，所有的歌都将成为挽歌。悲欣交集，当是他临风展纸时的心情。

那么，这高张的华灯，是在张岱的《陶庵梦忆》里，也是在刘侗的《帝京景物略》里，而那个散乱地堆放着清刻《金瓶梅词话》《性理大全》《婚俗纪闻》和《鲁迅选集》《让良知自由》等古今图籍的书铺，则是秦淮河边三山街的蔡益生书铺了。日后的《桃花扇》里，乙酉三月，侯方域、陈贞慧、吴应箕三个复社少年，来这里赴李香君之约，不料香君被选入宫，三人刚见面，就被公报私仇的阮大铖捉将官去。那书铺主人，一开场就如此这般自夸：“在下金陵三山街书客蔡益所便是……”而一出《桃花扇》的最后，金陵玉殿，秦淮水榭，在女真人的铁骑下全都冰消雪渐，唯留下一曲白鸟飘飘水滔滔的“哀江南”。

此时的剧情已行进到了第三幕，“碰瓷”，一个顾客和商家发生了争执，一个身着制服、手持发出尖利啸音扩音器的城管登场了。这个现代人的突然闯入打破了预想的剧情年代设定。这时，场中人突然发现，他们已不再是单纯的围观者，不知不觉间，每个人都成了剧中的一个演员。

黑色的纸飞机，从不知何处飞出来，滑翔在每个人的头顶。一方巨大的玄色布帛在场子上空翻飞，如同一具飘忽着远去的灵柩。此时，应已到箫鼓渐歇、星倦灯残时，睡梦已在向每个人发出召唤，排成长队的鬼魂上场了。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学生串演的鬼魂们，头发打着干胶，穿着结满蛛网的前朝官服，他们行走时黑色衣袂破空处，空气都似乎冰住了。“鬼梦”让喧嚣的市场突然如

沉到了水底般安静。他们在想这鬼魂是何者所化，会不会进入我们的梦，一种巨大的宿命感如沼泽地的雾气，渐渐浮了上来。

就在这时，我透过二楼栏杆看到了坐在轮椅上的邱志杰。场中人的目光都落在那些行走的鬼魂上，谁也没有注意到，艺术家是什么时候悄悄上的二楼。他拿着相机，对着一楼大厅不住地变换着角度。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落入了他的镜头里。从一入场，我们不只是落入了四百多年那个画师的眼里，也落入了邱志杰的眼里，落入了他为我们预设的剧场里。

### 3

现在该说说那幅画了。

长久以来，画史不载此卷，海内外艺术品拍卖市场也难觅此画踪影，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缘，这幅上元灯彩图卷才落入一个叫徐政夫的台湾收藏家手里。这个在开幕式现场一直推着轮椅上的艺术家的貌不惊人的老者，现在是这幅画暂时的保管者。

九年前，正在是徐政夫那里，邱志杰初识此画。无从揣想他彼时的心情，他说他看到了“一个时刻”，“一个市场”，一出上千年来反复上演而脚步缓慢演化的“戏剧”。那么，这是一个艺术家运思的起点了。他说他曾花了五年时间临摹此画，与这个前辈无名画师相互凝视并秘密交流，最终发展成了今天这个“邱注”计划。

于是他把画中的场景，演绎成了一个剧场。穿过《古玩市场》这个不需门票、也不必纳投名状的入口，即将通往的是“邱注”计划的幽暗曲折处。

那是怎样一个天机冷然的世界啊。这个巨大的装置展厅，邱志杰将之命名为“金陵角色绣像”。在这里，艺术家邱志杰启动他强大的历史想象力，像那个说出皇帝的新装的孩子，说出了帝制中国的一个秘密：历史总是在抄袭自身，历史的情节总是惊人相似，而脚本的数量总是那么几个，是以，不管朝代如何更迭，恒定的角色总是那么几个。比如权力总要吃人，后妃总是红颜误国，盛世总是一种自吹自擂，诗人要么御用，要么成为革命的同谋。

对一幅古画的临摹和注解,由此成了一个艺术家方法论构筑的起点,但整个作品的完成又远不止此。历史任人打扮,作为事件的历史、经历者的历史和神话的历史交互并作,你越说我越不明白的事在在有之,所以最紧要的还是你自己究竟怎么说。这场展事说是“邱注”,其实也大可以“李注”“王注”,寻常人看来,这“注”,乃是“我注六经”,而邱志杰则是“六经注我”了。他画卷上旁注的碎片式思绪,带着诗人的激情和辩论家的机锋,已经溢出了他的前辈画家设定的河道。

这乃是因为,他超越了那个特定的夜晚——嘉靖四十四年上元夜——也超越了地理——金陵秦淮河畔,而进入了对历史和现实普遍性观照的玄思。他如同一个炼丹术士一般,在历史的坩埚中提炼角色,把它们一一锻造成形,尔后,又像陈洪缙画水浒传叶子一样,出以笔法高古的绣像,给它们在“金陵”的剧场中一个位置。这一刻,艺术家给自己设定的角色,是神。他在创世。

在一次访谈中,邱志杰说到,提炼的角色有一百零八,它们有时候是人物,有时候是某样事物,有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某种思绪。我现在看着这些物件和画作,它们从嘉靖四十四年金陵上元之夜而来,从秦淮河边那个人声鼎沸的市集而来,却已然凌空飞驾于这些具象之上,成为一个紧丝密合、相互制动的“金陵剧场”。穿行、低首、徘徊在这个剧场,每个人都成了百代之过客。沉沦于时间,又在时间的岸边慨叹。

每一个时代都在循环、复制,都在吞噬自身。每一个时代都是末法时代。一念及此,外面满世界流淌着阳光也是黑色的。而此刻,我已站在了“不夜天”系列灯笼下面。其实,在进入一楼大厅时我已注意到了这些灯笼。当我穿过长长的历史绣像画廊,站在这奇幻的不夜天,我明白了邱志杰为什么把它们称作“金陵之心”。它们是剧场的灵魂,是人类亘古的情感,是世界最后的安慰。但众生都被参与历史的幻觉蛊惑了,都没有心情来抬头好好看一看它们。

在二楼的绣像展厅,我好几次看到沉思中的敬泽。我们就像两个猜谜人,秘密交流各自猜中的谜底。和这个自称“文学新锐”的著名前文学评论家一样,此刻我也被一种语言的无力感淹没了。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感觉到,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学,竟是那样的自说自说话、固步自封。当代艺术已经玩到了这个地步,而文学还沉睡在小国寡民的幻梦里,即便各文体之间,也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在此次来京之前,我还在构思一个小说,我设想过把背景设置成明朝、晚清,或者民国。走出金陵剧场,不说如受电击,却也令我深自检讨,一个受制于具象的小说,总会被时代的意识形态局限,而一个《红楼梦》式的假语村言的世界,大荒山无稽崖下一块顽石在尘世间的游历故事,才更具永恒性。“金陵剧场”就是艺术家邱志杰的“石头记”啊。

晚宴时,徐政夫先生出示了《上元灯彩图》真迹。这幅画被小心罩在玻璃柜里,和邱志杰初识此图时的一幅临摹作品一起,接受宾客们的观瞻。未来人凝视的眼睛,想必也会如今夜我们凝视四百年前的那个无名画师一般落到我们在座者身上。辞别主人出来,三月的京城还有些凉意,走在艺术区的青灰色的夹墙下,我突然有些领悟到,邱志杰为什么说感谢这位生活在四百多年前的南京城的画家。因为正是这个无名画家,帮助他,也帮助我们,认识了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艺术。

这里是金陵。邱志杰说,这个叫作金陵的剧场,可以是任何地方,任何一个记忆与失忆交错,欢庆与告别同步,朋友和敌人同体的地方,都是金陵。

我想,它还应该有一个名字:人间世。 ▮

# 嘉兴戏班

Article- 岑玲飞 Cen Lingfei

这个戏班来自浙江嘉兴。

晚上去迟了，未进戏场，先听到粗而沙哑的唱戏声。这个戏台，从头看到脚都旧兮兮的，好像房子住久了，物件都呈现了破旧感，房子里的人也十分操劳，顾不上打理自己，一切都很随意，不太讲究。她们本该花枝招展的戏服就像春寒里的樱花，说是粉红，却接近白，不是被洗得发白的白，而是年月实在太久，有一种褪色的同时又被灰尘渗入之感。红色的戏服虽不再鲜丽，但看着依然是红色，绿色的戏服虽不再明艳，但看着依然是绿色。

《仇郎斩父》里一个丫头穿的百褶裙，怎么看都是灰色的，好在她的角色是干粗活的，也并不需要穿得太洁净。她虽是丫头身份，却是主要角色。忽一看，头饰简陋，珠花破旧，整套戏服都失了原本的鲜艳，那脏成灰色的百褶裙，依稀觉得从前应该像盛开的白玉兰一样纯净耀眼。她扮的虽是十六岁小丫头，一张口，却像媒婆因东奔西走、说长道短，把嗓子都说大说粗说哑了，

不是小丫头那种脆生生、娇滴滴的音色。

她们并不是业余爱好者，而是职业做戏，嗓子得不到休息，不管老生、老旦、小生、小旦，甚至戏份不多的配角、龙套，一开口，都是清一色的粗哑沧桑。她们的声音老于面容。她们虽不再青春逼人，但在流动戏班中也属于正好的年纪。

我们慈溪本地也有个戏班，演员们大多另有工作，业余时间兼职做戏，所以扮主角的人多，就不会像这个戏班的主角那样天天唱、场场唱。我们慈溪本地的戏班是大家轮流唱，这场唱完，下一场当主角可能要隔好几天，所以，她们没有因演唱过度而加速音色老化，她们的音色反而比面容更年轻。

这个戏班已经把戏做得滚瓜烂熟，绝不会像业余演员那样忘词，也不会因哪里突然生疏而面色紧张。她们从不注意自己的演出状态，在后台并不开嗓，一切开嗓，渐入佳境的过程都是直接在台上完成的。凡出来一个，开口第一声，简直对不起观众



的耳朵,有的演员,甚至有种哑到失声的感觉。这种失声感听着倒也不觉为奇,音与调还是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比起业余演员,一开始就响亮地唱着,越唱越高,高得控制不了局面,突然失声、破音或跑调,可要好多了。

戏里的小丫头在花园里干活,有一段欢天喜地的唱,边唱边爬上凳子表演摘果子,载歌载舞,活泼可爱。那声音虽老卡卡的,但演唱和表演都十分到位。那声音不知是听习惯了,还是唱念了一会儿已经开了嗓,渐渐觉得非常有味起来。最亮丽的是她的面部,表示喜悦时,神色的甜美,眼里流露出来的光彩,与她暗淡的衣衫、头饰形成一种对比。因唱着甜美娇气的戏词,加上那一笑一歪头的神情动作,竟渐渐忽略了她嗓音的苍老,依然听出一种甜美感来。她竟用媒婆般的嗓音演绎了少女的青春气息,而且很成功。

后场只有五个乐师,四个男的,一个女的。忽一见,感觉实在有些少。他们都衣衫灰暗,好像早晨起床还没洗脸,头发也又长又乱,东倒西歪,不剪不梳也不洗,皮肤黑而粗糙。

那司鼓要做三件事,其中两件与工作无关,一是抽烟,一是玩手机。这是我见过的最漫不经心的司鼓。手机放在板鼓边,一边敲,一边用一个手指滑动屏幕。为了看手机屏幕,歪着脖子,斜着着,看起来主要的事是玩手机,抽香烟和打节拍是随手附带的动作。当然这是节奏比较慢的时候,有时,他还会不时抬起眼皮瞄一下场上演

员的情况。节奏快时,他就不玩手机了,但心思还挂着手机,一有机会,绝不放过,腾手就是一滑。

拉大提琴的乐师兼了敲打乐器。他背对着我,右脚搁在一只箱子上,穿着绿色的解放球鞋,裤脚管是卷起来的,像随时要去田间干活。

吹笛的乐师兼拉二胡。他吹笛子的时候不能拉二胡,放下笛子时本可以拉,但他总像是故意偷懒,很多时候既不吹笛,也不拉二胡。

后台除了演员和乐师,只有两个工作人员,一个翻字幕、音控、灯光、更换电子屏幕背景,一个拉大幕、搬道具、修戏台。

一次,演员正在台左侧唱戏,工作人员从台右侧向中间卷红地毯,卷到戏台中间停下。他不当这是戏台,好像是在自己家随心所欲想起来要干点什么,就起身去干了。他蹲下身,在脚边扳了两下,忽然扳起一块担架般大的木板,大摇大摆地举起来放在一旁,这戏台顿时出现一个长方形的洞。他又把左边那块木板扳起,填到这里,又把刚才那块补到左边空缺,两块木板左右调换了位置。他又在上面踩踩踏踏站站,体会是否平整,感觉妥当了,才把刚才卷起的红地毯原样铺开,退回后台。

本以为戏台上每块小木板都是搭一次台,钉一次钉子,拆一次台,拔一次钉子。现在知道,是每块小木板事先钉成一块担架般的大木板,搭台时,只要拼搭一下即可。戏台并不像造房子一样敲敲打打钉成的,真的是像搭积木一样搭起来的。这个戏班的戏台是自带的。后台并没有铺红地毯,所以能看到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很宽,是那种本来没那么宽,在经年累月的运输、震荡、使用过程中发生了松动、破损而变宽的那种宽。

二十分钟后,热闹大戏就要开场,后台却只有四个人在画脸,两个已画好,两个还在不紧不慢地画。又爬上来一个,脸已画好,她是女人,画着男性角色的脸。不知她的脸天生如此还是画出来的效果,带着明显的浪荡气。她过来聊天时拍手拍腿、手指向人、双手叉腰,笑时前仰后翻等等动作,令人觉得她把戏里那个角色的夸张都带到了戏外。我们不做戏的人,平常说话不会做这么多大幅度的动作。

在开场前的最后几分钟,后台也才几个演员,有的头

饰已戴齐，有的还在包头，一副散漫的样子。她们太熟悉做戏这套程序了，所以不是同时到后台来的，而是根据出场顺序三三两两而来。戏演了一个多小时，有的演员才悠悠荡荡地来，来时，脸已画好，小衣也穿好，到了后台，再慢慢地包头，戴头套，穿戏服，渐渐地，就齐整了。

有的戏，甚至快结束时，到后台来的演员才多起来。那四个龙套，在后台东坐着一个，两歪着一个，低头沉浸在手机世界里，令人觉得她们完全不在工作状态中。有意思的是，前台一声“来人哪！”这四个龙套齐刷刷一声“有！”手机瞬间人间蒸发了一样，都如惊弓之鸟般弹跳起来，也没排队就直接从上场口上场了。有个龙套，刀放得远了些，为拿刀略慢半步，连蹦带冲就一个箭头上场，刚好是按顺序出的场，好像是提早就严阵以待专等那声令下的，到了前台，那该有的精神，一点不少，观众哪看得出刚才那沉迷手机的状态？

那个叫梅飞的演员发现桌上还没摆刀，从她微微诧异的表情判断，戏唱到此时，刀应摆上桌了。但工作人员忘记了。这根本不成问题，她关掉扩音器以防被台下观众听到，对着上场口利索大声地喊：“拿尚方宝剑！”那工作人员一听，就去上场口边的壁上取下一把刀走到台上，摆到桌上，把自己当成隐身人一般地退回后台。

那些刀挂在那看似随意的位置，其实是有讲究的。刀必须挂在那个位置，万一工作人员有别的紧急情况，顾不上时，演员自己直接去拿，也不为过。那挂着的各种刀，油漆都掉落或磨去了，红刀或绿刀，都露出了木头原色，且又带上一层经年累月里沾上的灰尘，隐约只剩下斑斑驳驳的红或绿。

乐师们根本就不用谱子。《仇郎斩父》估计是路头戏，好像路头戏都不用乐谱。这乐谱就在他们的脑海里，手指随意间。他们就是半昏半睡之间也能把曲子调理出来。他们不像业余爱好者，演奏时神采飞扬，肢体语言丰富，生恐表现力不够；他们一个个都神情淡然，像看淡了一切的老人，手中的旋律有起伏，有快慢，动作和表情只是不关痛痒，只做那些实在不能省去的演奏动作。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艺人，而只当是一种普通的工作，在他们看来，好像吹拉弹唱敲是一件枯燥的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乐器看上去也十分暗陈，但是乐器使用越久，音色



反而越好，像一把刀，越磨越亮。

后台几乎是一座空城，前台却着实热闹，该哭的哭，该笑的笑，该闹的闹，该唱的唱。你要是去后台看，总觉得缺人手。其实，那是外行人的感觉，台上有很多演员时，当然能演出热闹的局面，但是台上只有一个演员时，也照样能演出热闹场面来。一个演员，与十几个演员营造的热闹效果并无二样。

她们的越腔不那么委婉绵软，她们的演唱、咬字，不像后天模仿学习得来，唱的似乎就是地方音，个别咬字与平常听到的越剧里的咬字也不一样，比如把“兄长”念成类似“首长”的音，特别好听。

本该洁白的水袖，也是灰扑扑的。这灰扑扑的水袖，不管怎么抖，三下，准是收上来了，很干脆。那收上的水袖，横平竖直，比裁缝依着尺子裁出来的还要工整些。无论是配角、龙套，还是主角，只要上了台，甩手之间，个个把水袖掌控得如鱼得水，收好的水袖，绝不会心生怀疑，不会低头斜目察看、调整。不由赞服，虽然舞姿没有电视屏幕里那种唯美感，但一招一式中规中矩，朴实中尽显扎实深厚的基本功。她们极其自然的程式动作，如行云流水，看着特别轻松、巧妙。

这来自嘉兴的戏班，似乎经历了风雨奔波和岁月沧桑，不知不觉间，有了一种老辣的气质。■

# 醅糕香

Article- 徐丽琴 Xu Liqin

清明过去了，端午过去了，眨眨眼睛，七月半又要过去了。

眼巴巴看着蒸醅糕最好的节气，一个个溜走了。

溜走也没办法，场面铺不开，等新屋盖好，灶底空出来，再好好蒸些。

娘说的新屋，坐北朝南，此刻正被添砖加瓦，和朝西的老屋交接在东北角的灶底。

灶底，浙西小镇航埠对厨房的称呼。

说话时，我们正坐在拥挤而凌乱的灶底。

灶底拥挤，是由于拆去老屋，作为生活必需品，上了年岁的双人棕板床、冰箱和一些鸡零狗碎不得不寄人篱下，吃喝拉撒睡济济一堂于此。在本就不善于收纳整理的娘的手下，十多平米的灶底凌乱不堪，尤其是笨拙的大土灶和油腻腻的煤气灶，显出无可奈何的逼仄。

这逼仄的两款，曾是蒸醅糕的主力军，煤气灶负责炒菜，土灶负责蒸制。当然，一旁默默无闻的电饭锅，能量也不容小觑。

起先，娘觉得又该蒸醅糕了，毕竟上一次蒸，还是清明，现在已近中秋，再不蒸，就要剪橘子了，剪完橘子的冬天与闲空无关。

于是，电饭锅拉开蒸醅糕的帷幕。煮饭，煮满满一锅米饭，中午吃，晚上吃，剩下的拿来作酒酵。

通常，娘会把那个全身长满了花纹的土灰色洋瓷罐找出来，洗净，晾干，装米饭，拌上酒药。娘说的酒药，就是酒曲，长得和做糯米酒的酒曲一模一样。

别看长得一模一样，但做起来酒酵不一样，我买的酒药适合蒸醅糕，所以这么多年来我都是那家店买的。

做糯米酒的酒药力道大劲狠，做起来甜度高。

说到甜，我偷吃过娘做的酒酿，甜而且软和，入口即化，一口一口根本停不下来，如此，一不小心就被洞若观火的娘发现蛛丝马迹——她总能从我嘴角的痕迹发现真相。知女莫若母，她断定，就是老大，用手扞了各式各样的罐子里、盘子里、大汤碗里分门别类的半成品，将那些高高的小山头夷为平原。

半成品往往包括茴香豆腐干丝、胡萝卜丝、鲜红椒丝、茭白丝、笋干粒、榨菜粒、虾米，但最令人中意的，是切段的油条，比起那些下油锅、入火海，还没缓过神儿的，冷却的油条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绵软有韧劲。

油条在后，做酒酿在先。娘把装着酒药和米饭的洋瓷花罐放进菜橱里，菜橱，两间半房泥房中最具包容性的家当。锅碗瓢盆筷勺，鸡蛋鸭蛋，爹爹的农耕用具，洋火洋钉橘剪子，娘收废品破烂随身携带的小钱包，都能在菜橱里找到栖身之所。

甚至，娘蒸醅糕必用的蒸笼、屉布，也是她踮起脚尖，从最顶上拿下来，洗洗刷刷，并在阳光下过滤掉长久静止的霉味，直到阳光让它们浑身散发出青春气息。

这气息，对我而言，就是醅糕的气息。但娘不这么认为，她一遍遍核对酒酿的生发，就是为了确定能否浸米淘米磨浆。

闻着香气了没？

一点点香还是很香很香？

你闻闻看？她把花瓷罐凑到我鼻子跟前。

香啦，香啦，危险危险香啦。

危险，在此用以表示相当、特别、非常。

这时我是带着些许得意的，娘也有再三征询我的时候。她少时不知怎么，据说突然和人间所有气味失联，此后余生再无遇见。

好在，我们家有的是猫鼻子。

再次来到土灶旁，和屋外大白的天色相比，灶底灯光昏黄，娘双目肿胀，头发凌乱，她已经熬了整整一个后半夜。

让一下，要出锅了。娘命令道。

热气腾腾的蒸笼，三步两步来到一旁的长凳上，倒扣，一个雪白雪白的大圆圈就坦坦荡荡摆在暗黑色的木制锅盖上，锅盖反面是平坦的，正合适。



今天早上就吃醅糕了，我都忘了煮个粥。

她说的并不准确，不是早上，是早上中午黄昏，不是今天，是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最近几天，都吃醅糕了，今天早上吃蒸的，从中午起，吃油煎的，油是菜油，煎，得煎得两面金黄。

节俭的娘，特别舍得在醅糕上下油。

煎醅糕一定要油多，没油煎不起来的。

娘转过身，往土灶上添了两大勺水，复又放上蒸笼，用白色的洋瓷罐舀一罐米浆，倒入蒸笼，用筷子划拉均匀，使米浆迅速奔赴到蒸笼的各个角落，盖上篷盖。

然后，她走到土灶的灶门那里，坐下，身子靠在背后被火光映得通红的墙上，闭上双眼。

大约七八分钟，她又起身，揭开篷盖，端起灶边的碗，碗里装的是浸在酱油里的肉丝，先把肉丝撒在七八分熟的米浆里，再从身后排列的碗啊罐啊挑出一个，比如茭白丝或笋干，娘用手撮一些，再撮一些，用力甩到离熟透还有些时间的米浆里。

往往，每样菜都有机会到米浆里去，混合味的醅糕更合家里人心意。撒好菜，用夹了布条的筷子蘸酱油，在醅糕表面挥舞几下，整块醅糕便都上了颜色。

没有酱油的醅糕是没有灵魂的。

盖上篷盖，娘又回到灶前，炉火在她脸颊上闪闪发光。

这是烙在我心里的场景，不用回头看。面对一分为二，再一分为四，再一分为八，最后一刀切下去，就分成了十六等分的醅糕，也能随随便便描绘的灶底那边的画面。

香。年节里，灶底总是显得香气袭人。

我手上拿着半块醅糕，嘴里塞得鼓鼓囊囊，谄媚而猥琐地走到娘和土灶跟前。

真香，真好吃。

松松软软的醅糕，嵌在里头滑嫩的肉丝、虾米、胡萝卜丝，混合的鲜香叫醒了我的唇和齿。

还有很多？爹爹走进来。

越蒸越多，蒸蒸都发起来了。

娘说着，拿出钢筋锅盖，从一旁箬箩里拿出一块块醅糕，加了虾米的、加了辣椒的，还有一旁黑白分明甜的汽糕，撒的是黑芝麻，比醅糕要厚很多，但也更软糯。

这些给你阿布拿去，你阿公欢喜吃。

阿公欢喜很多我娘做的东西，比如腌菜烧饼、南瓜花饼、汉堡饼，当然，他对他女儿蒸醅糕的手艺也是赞不绝口。

小英的醅糕是真的好。

我送过去时，阿公刚刚起身，一天中的第一个赞美又给了我娘。阿布家和我们家一个村头一个村尾，村中小道蜿蜒，这里岔那里岔，任凭我腿短，奈何我心急，三下五除二就返回了。

我回到家，娘已经准备扫尾了。

扫尾，就是洗蒸笼。所谓洗蒸笼，洗的是木制的米浆桶，平时爹爹用它来挑水。剩余的少量米浆，因掺上洗米浆桶的水，稀释得淡而薄，蒸出来的醅糕往往嫩而软，不劲道，但胜在菜多。娘知道我贪吃，准备的菜品往往盈余。她自小穷苦，对饥饿心有余悸，也怕我们受同样的困扰。

不过，那时十来岁的我还不懂得这一口的好处，对最终她们的去处茫然不知。我懂的喜爱洗蒸笼的那一口，是混迹于异地他乡的成年以后。

我忙着去上学。

傍晚，放学回家，载着娘去收废品的自行车尚未归来，橘子地里锄地的爹爹也没息工。

家里没人。

正是到醅糕里扣菜吃的好时候。

饥肠辘辘，加上对爹娘宽容度的信任。姐妹俩猫着腰站在箬箩旁边，扣肉、油条，讲究稳准狠。看准哪块醅糕，伸手，扣，再扣，仰头，丢进嘴里。冷却后的醅糕里，肉越发紧实，油条韧劲十足，深嵌里头，不用点巧劲，怕是不容易扣出来。

不过，世上无难事，何况为了吃。而且，不到放锅里煎的时刻，忙碌的爹娘不会发现被掏空的真相，即便发现了，娘也只会说一声，明天我到石梁起点肉回来。

说着，她端出一盘油煎醅糕。

娘，那时候的油煎醅糕好像比现在的好吃。

灶底外，拆去老屋堆成小山似的废墟，默默听着我和娘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

那当然，那时的菜油，都是自己种自己榨的，那时的猪肉，是自己养的，哪像现在，什么都是买买买。

那时候人也缺油水，见啥都好吃。

等新屋弄好，先得好好摆开来，蒸一次醅糕，好久没吃，挺想吃的。

不过，娘，你还记得不，那时没有冰箱，吃到最后，醅糕风干，成了醅糕干，放汤，加点青菜了啥的，也很好吃。

怎么不记得，你阿布阿公经常那么吃。

一缕风在娘的额角的波纹里停顿了片刻，转而又赶往下一站，我不知它的归宿，只知道，那些深深烙在我唇齿间的味道，是我一生的归宿。■

# 种树的人都不在了

Article- 马朝虎 Ma Chaohu

最近一段时间,我老是去一个名叫东门外 的地方。我在这里出生,并生活了好些年。我在东门外狭窄的巷子里东游西荡,与一些人擦肩而过。以前,我几乎能叫出这里每一个人的名字,知道他们落下的笑柄,以至于我远远看到他们,就要嘻嘻发笑。但如今,在东门外,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有的搬走了,有的去世了。

虽然,这些人搬离了或去世了,但还是留下他们以前的一些东西,比如他们种下的树,比如故事。

很多东西,人是带不走的。

从我家往东走上一百多步路,靠近河边的地方,是李奶奶家种满各种果树的大院子。

以前,李奶奶是大户人家,家里有田有房有牛有猪有鸡有鸭。解放后,划分成分,李奶奶的丈夫李大爷,成了地主,李奶奶成了地主婆。隔三差五,土改工作队召集开会。每次开会,都要斗争地主,把他们家的浮财拿来分——先是把李奶奶家的鸡鸭牛羊猪

拉来宰掉炖烂,大家一边吃一边开会,多余的肉还分给大家拿回去。接着,把李奶奶家的田地分给贫雇农。最后,要将李奶奶家的院子也分给大家。

那天清晨,李大爷穿一身月白色的长衫,用一根麻绳,把自己挂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枣树上吊死了。李大爷靠苦做攒下了这份家产,背都累驼了,吊在枣树上后,背终于拉直了。要来分院子的人推开门,看到李大爷挂在树上在风中荡来荡去的尸体,惊叫一声,四散而逃。

李大爷用凶煞的死,保住了院子,还有他们的儿孙们。李奶奶院子里闹吊死鬼,东门外的孩子们传得神乎其神,因此,李奶奶院子里的果子没有一个人敢去偷盗。靠着这些果树,养活着李奶奶一家老小。

李奶奶的院子里,种有很多的果树——枇杷、杨梅、枣树、杏树、桃树、葡萄、板栗、香柚、柿子、无花果……一年四季,李奶奶的院子,都有几样水果成熟,有的果子在枝头探头



探脑，甚至出了院墙，引得我们这些小孩口水直流。

在我蠢蠢欲动的时候，我母亲告诫我说：“李奶奶院子的果子，摘不得。他们一家人，要靠它们活命。”

每一年春天，李奶奶都要挖掉几棵已经老得结不了果的树，然后种下几棵新树。但吊死李大爷的那棵枣树，虽然它早就不结果了，但李奶奶舍不得挖掉它——这是祖上刚搬到这里时种下的，具体到什么年代，谁也说不上来。

李奶奶说，留下这棵老枣树，是留下对祖宗的念想。

从我家往北走上 50 米左右，是吴木匠的家。吴木匠手艺高超，别人做手艺，专攻一事，而吴木匠，是个全能，会做家具，能架房梁，也能给人家打棺材。吴木匠的木器铺里堆满了大小不一的木料，整天木屑飞扬。

多年前，吴木匠就在屋前的空地上种下了七八棵柏树。小时候我经常看到吴木匠绕着这些柏树转悠上几圈，还用手抚摸树干，露出十分满足、欣慰的微笑。邻居们都说：“吴木匠很得意他以后的新房呢。”大家把棺材，比作人去世后住的“新房”。吴木匠早就谋划要给自己打一口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柏木棺材了，等百年之后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睡在里面。过去的人，都习惯在满了花甲之年，给自己置办一口棺材。棺材里面装一个不倒翁，外面上着油光锃亮的黑漆，画有鹤、鹿、松、柏等图案，前边贴上红纸寿字，称为“寿材”

吴木匠 60 岁生日，家人给他操办了十桌酒席，把左右邻舍都请过来喝寿酒。吴木匠告诉大家，等到了秋天，天气干燥的时候，他要给自己打棺材了。但还未出夏天，

一向身体很好的吴木匠生了一场重病。在县人民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医生对他家人说：“你们别浪费钱了，到时候落个人财两空，不值得。”以前的医生都很诚实，喜欢实话实说。

吴家人是听得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的，就是人没希望了。于是，哭丧着脸给吴木匠办理了出院手续。邻居们平日里都有往来，纷纷上门探视，家里有什么就送点什么，比如几斤红糖，比如一挂腊肉，比如一包桂圆干。那时候的人情就是这样。这种探视，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跟刘木匠最后告别一下。

那天，我母亲揣上 30 只鸡蛋去了吴木匠家。回去后，我母亲跟我父亲说：“吴木匠恐怕撑不了几天。”

但吴木匠硬是撑了过来。到了那年的秋天，可以看到吴木匠坐在门口晒太阳。到了那年冬天，吴木匠开始到木器铺里干活了。

吴木匠再也没有提给自己打棺材的事情，他种下的柏树，继续往上生长着。

住在我家隔壁的张大伯是县运输公司的搬运工，这个非常想拥有一个儿子的人，偏偏一口气生了三个女儿。每生一个女儿，张大伯都要在院子里种上几棵泡桐树。

我开始懂事的时候，张大伯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了。那年春天，看到张大伯在种泡桐树，我问父亲：“张大伯干吗不像李奶奶一样种枣树桃树呢，干吗不像吴木匠一样种柏树呢，种泡桐树什么用场？”

我父亲告诉我说：“张大伯种泡桐树有远见，等他女儿长大嫁人时，泡桐树也成材了，可以把树砍了，叫吴木匠打几对箱子给女儿当嫁妆。”泡桐纹理通直，结构均匀，不卷不裂，易于加工，拎在手上不重，是过去人家做家具的首选木料。

我说：“那我们家也种泡桐树吧。”

我父亲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家不种泡桐树，我们家种椿树，等你成年了，我们家造一座新房子，用椿树当房梁，你再把张大伯女儿娶过来当老婆，这样，张大伯的泡桐树就是替我们家种的。”

我父亲种椿树的目的，是为了以后能够造上几间新房，用椿树当房梁。椿树直立高大，早春，枝头萌发出紫红色的嫩叶，采摘下来剁碎了炒鸡蛋，是一道非常可口的

下酒菜。我父亲经常邀请张大伯过来一起喝酒、吃鸡蛋炒椿树芽。为了我以后能够娶张家的女儿当老婆，我父亲提前跟他们套起了近乎。

椿树生长非常迅速，一眨眼就往上蹿一大截。老人们常说：“小孩子椿树上靠一靠，隔一夜个头儿高一高。”经常，有附近的人家带着小孩过来，在椿树上靠上一靠。我家那棵最高的椿树，树干被蹭得光溜溜的。

在我们当地，有一种淳朴而又有趣的风俗，叫“偷房梁”，相传始于木匠祖师鲁班。千百年来，无论是官家还是农户，新房造起来，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要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在屋脊上架一根房梁，这个仪式叫“上梁”，用来做房梁的树木首选是椿树。椿树木质绀红，看上去就喜气，传说此木还能够镇宅辟邪。其实，所谓的“偷”并不是真正的偷，都是事先讲好的，待到天黑，木匠师傅带着造新屋的东家，将早就看好的一根椿树砍倒运回来，然后在砍倒的树桩上放上适当的钱，或者在次年的春天，到被“偷”的树根旁多种上几棵树苗作为补偿。

在东门外，缘于人们日常生活对树木的极度依赖，因此林木繁茂葱郁。到了秋天，树上不仅长满了各色成熟的果子，也长满了那些贪嘴的孩子。

我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学会爬树的了。过去，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是不会爬树的。在树上，我采摘白玉兰和洋槐花，采摘橘子和石榴，掏弄隐于树洞之中的鸟蛋，捕捉登于高枝长嘶的知了，甚至坐在河边的歪脖子柳树上钓鱼……在树上，我似乎接近了蓝天，听到了鸟儿最清脆的啼鸣，看到了河水流向很远的地方……当一个孩子深情地望向一棵大树的时候，谁也猜不出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有一棵树我不敢爬，那就是老电厂边上的老樟树。老樟树枝干粗壮、树冠宽阔、枝叶茂密，差不多要五六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抱得过来。有人说老樟树五百多岁，有人说老樟树有一千多岁，反正谁也说不清楚。这棵老樟树，是附近很多孩子的“老娘”——如果谁家孩子出生后多病难带，父母就要给孩子找个保护神，由亲生爹娘或长辈抱着，在孩子头上盖块方巾，胸口衣服内藏一张红纸文书，再将剪纸寿星与柏枝压在上面，嘴上说一些吉利话，算是拜樟树当“老娘”了。每当农历的初一或十五，

老樟树下香火缭绕。我6岁那年，连续多天高烧不退，父母抱上我去认了樟树老娘，几天后烧就退了。这棵大樟树也是我的“老娘”。

日子在不紧不慢中不知不觉地流逝过去。我早已不记得，最后一次从树上下来，发生在哪一年的哪一天。但是，从树上下来的那一刻起，我的童年拉下了帷幕，悄无声息得让人浑然不觉。

父亲和我当初密谋的要娶张大伯女儿的计划并没有成功。张大伯的三个女儿成年后都貌美如花，根本就看不上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后嫁到外地去了。不过，她们出嫁的时候，已经不时兴用木质箱子当嫁妆了，因此，张大伯院子里的泡桐树依然还在，棵棵高耸入云、绿荫匝地。张大伯是2000年秋天去世的。像李奶奶、吴木匠、我父亲母亲等老邻居，都去奔了丧。

2003年夏天，雷电击中了李奶奶院子里那棵最老的枣树，被连根拨起，碎成几段。李奶奶跟人说：“我也快走了。”然后托吴木匠，用老枣树打了好多的小凳子，给老邻居都送上了一张。当年的秋天，李奶奶真的去世了。每当看到这张小凳子，李奶奶就仿佛亲切地站在我面前。

吴木匠是2008年去世的，已经不能土葬了，他未能如愿以偿地睡上柏木棺材。

我父亲是2011年去世的，由于现在造房子采用的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他当年种下的那些香椿树，也未能派上用场。

而老电厂边上的那棵老樟树，显得更加苍老了。不断有小孩认它当“老娘”，香火依然不断。

树还在，而种它的人，很多已经不在。那些树，越过房顶，直钻云天，像是一个个默默的看着，看世事变迁、人物更迭。有时，一阵风吹过，树枝缓缓摇摆，树叶瑟瑟作响，像叹息，更像轻笑。■

# 娘娘的珍珠项链

Article- 寿可飞 Shou Kefei

“榴杳无烟盛夏长，核藏珍珠亮如光。”每年盛夏时光，我都会不经意地拉开化妆台下的抽屉，小心地捧出木松锦绣匣盒里的这串并不起眼的颗粒大小不一的甚至表面上凹凸不平的淡水珍珠项链，饰戴在自己白皙修长的脖颈上，然后陷入巨大的想念与愧疚之中。

九八年大学毕业后留在绍兴古城工作的我，无意在水沟营对面的古玩市场里发现了这串几近劣质价廉却颗粒还算饱满的项链，虽然不很匀称，但因卖家刚好是诸暨山下湖人，我便略费了口舌买了它。那是我工作第一年，囊中羞涩，而这一年恰好逢我的娘娘（诸暨方言祖母）八十寿辰。我用一只木松香的锦盒仔细包装好了它，准备回乡时，当作给娘娘的生辰礼交给她。

盛夏暑假，回乡团聚。急急地卸下行李，便奔向娘娘的老宅。

娘娘接过锦盒的时候，笑靥在她的脸上拼皱成慈祥而温暖的花朵模样。我笨拙地把这串并不昂贵的珍珠项链贴挂在祖母松柔的脖颈上。娘娘拿起案角上的小菱花

铜镜，左瞧右瞅，用筋骨铮铮的手来回在上面摩挲了很久。

回乡的日子随着工作的忙碌变得寥乎甚寥少乎甚少。每次回老家看见年迈的家娘娘总蹒跚着脚步朝我亲切而慈爱地过来，却总也不曾想到这样熟悉而平常的场景在几年后的深秋日子里会成定格。

某一年盛夏过后，戴着珍珠项链的八十七岁的娘娘逐渐患了老年痴呆：她有时候变得惊恐不安，有时候神志全混，甚至连最熟悉的人也不认识。她一次次地从老屋踱步出来，走过亲族门口，再站在儿子家门口，她甚至忘却了彼此间的关系。她木讷得让人惊诧。她眼光迷离地从爹娘的脸上飘过再落定在我的脸上。

“娘娘，我是你的孙囡阿飞。”

娘娘咧着嘴，并且激动地拉扯着她的松柔脖子，不停地朝我笑啊笑。咧开的嘴不由得漏出很多渐拉的水来。

我有些惊恐，在娘娘的不断地招手中迅速抽身离开。

第二天一大早,准备回单位的我在院子里准备行李,猛抬头一看,娘娘瘦弱的身子正倚在大门框上。娘娘,你进来坐。娘娘呵呵地朝我傻笑着。娘娘,我今天得回去上班了。娘娘,下次来看你,你会不会认出我是你的孙囡了呢?娘娘,你不要乱跑啊……

可孱弱的娘娘突然一把抓紧我的手,拼命拉着我朝她的老宅走去。

她的脚步出奇地坚定与稳妥,她枯槁的手,触摸着我的手心,我努力地回应着她。族人邻居诧异的眼光掠过祖孙俩,我相信这一刻我的娘娘定然分外清醒,她笃定地知晓我就是她的孙囡她声声唤着的阿飞。

她一直拉着我走进她的六间堂老宅,径直地走进昏暗的内室。从她最宝贝的寿屋(棺材)上的破旧纸盒里抖抖索索地掏出一个盒子。我一眼认出那便是几年前她八十生辰时我送给她的装有珍珠项链的木松盒。

娘娘呀啊啊地说了半天,最后把锦盒放进我的手心,并把她枯槁的手按紧着我的手。她表达的意思是——把东西还给我了?我反复地和她解释着拒绝着,甚至几次想打开木松锦盒掏出项链再次给她戴上。她却用坚定的动作阻止了我。她笑盈盈地看着我,眼里全是爱怜的目光。她吐出的“阿飞”清晰而滋润。最后她用不大的力气推搡着我出了老屋,出了六间堂。我转过头,看到枯瘦的娘娘正站在六间堂的雕花的廊前咧着嘴露出满意宽慰而舒畅的笑。这样的笑让人熨帖与安心。我突然领略到这或许是祖母的一种心意。这样的领略让人踏实,更让我在这些细节中隐隐寻出不安。

我最终也搞不懂为什么娘娘要把这样一件并不值钱的东西重又还给我?回到家便把这盒子安放在房间的写字台抽屉里,回城忙碌工作,日子柴米油盐,生活酸甜琐碎,让人焦灼又让人充实。

两年后的十一月,娘娘寿终正寝。

出殡送山办清丧事。娘娘就这样日夜长眠在家乡背后的茶山里。

日子在庸常细微琐碎中慢慢度过。一日日,有重复有更改。唯一不变的是每次回老家到娘娘的六间堂老宅总依稀能看见她曾站立过的雕花的廊、坐过的竹椅、用过的案板、开过的小窗……娘娘离世后的六间堂异常衰败

与冷清。瓦檐漏风、垣墙坍塌、木椽断裂。她的影子终究要随着老宅的倒塌这样猝然消失了。

连同记忆里娘娘很多件淡蓝而柔软的斜襟布衫,以及迎接我进入她慈爱的怀抱,以及曾爱怜地抚摸过我的手、微笑、呼唤,都将远逝。

夜晚,睡在老家入秋后的房间里,辗转反侧。起床看着窗外的星光,不成寐。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有文字的冲动。文字很多时候会成为自己心性展示的方式,有时候亦会是一面明镜能照亮内心的坑洼。

写字台的抽屉里孤寂却赫然地躺着娘娘离世前两年留还给我的松锦盒。那里面我知道是我工作那年为她八十生辰买到的珍珠项链。

我紧紧握着这个锦盒,它应该也经过祖母枯槁的双手多次的抚摸吧?也该还留存着娘娘弱微的气息吧?娘娘生前用尽清醒的意识交还给我的那个瞬间,异常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逗留。哦,娘娘,深情或许是一桩悲剧吧?这样的情感是否得用死来缅怀抑或是句读呢?或是不是人静后安,安而后定,定而后慧,而后悟,而后得呢?

疑惑中我打开了锦盒。一连串的往事,连同娘娘唤我阿飞的模样在深夜的此刻一一呈现。锦盒里躺着的便是我那串送给娘娘的廉价的珍珠项链。我小心地拎起来拿捏在手心的时候,突然发现项链上多了一点东西:一枚银质铃铛,镂底刻着一个“飞”字……

眼泪奔涌而出。

此时此刻,这串娘娘离世前归还于我的项链的缘由终于有些明朗:她是要用尽心思给我这个孙囡留下一点纪念。是一位祖母的纪念,一种爱的纪念。没有铺垫与启示,老年痴呆后的娘娘是如何用尽平生心思地把它坚定而执着地交给我,我全然不解。她定然怀着欢喜与感激地托人重新组串了这项链。心如简,一半浅喜,一半深爱。大概便是此吧。

窗外的初秋夜空,星星点点。在家乡不远的扎架山边眨着眼睛。

哦,我亲爱的娘娘,洁净如你。素颜青衣,九十人生,殊不知在这样的深夜里,我正嗅着心间浓郁的眷恋,手握着你留下的这泛着爱意的珍珠项链,徜徉在时空的想念里。

娘娘。☐

# 人间人间

Article- 任曼星 Ren Manxing

## 一步

人走一步的时候，脚落下踩到地面，在直径一的圆内，能留下多少个不完全重叠的脚印？哪怕前后脚落差在几毫米，这样的结果会有无数个，就像蝴蝶效应一样，最细微的误差会随着时间慢慢地放大，影响到自然，也影响到他人，最后会发展为不同的结果，也就代表了一个人无数种可能性的人生。嗯，现在的我们只是可能性中的一种，确定性的结果，因为在同一个时间点，你无法做出两个选择，就像，计算能力无限强大的计算机，计算宇宙的无数种可能性的运行中，你只是其中一种确定性的结果，你的每一步都是已经注定了的，你的思维以某种方式穿梭在每个自己的定格画面之中，直到到达最终的结果，然后消失。不确定，思维或许重新以另一种可能性，重新来过。扮演着相同的自己，却有不同的人生。再次走过确定的结局。反反复复。

也有点类似平行宇宙，无数种平行宇宙中，你只是其中的一种，每种结果都是注定的，你无法改变自己的结果，也影响不了他人。

即便同一个人，也无法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即便原来的一切都没有变，也无法完全成为第二个“前世”。

## 项链

星星从天空坠下，缓慢又安静地落在了少女的颈间，从此变成了一条项链上的钻石，在暗处熠熠生辉。

星星还在天上的时候，就总听见神明的低语。他对

着星星许愿，希望他爱的女孩儿能够拥有世界上的一切的幸福和好运。星星听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在听完第三千遍的时候化成了流星。

少女的颈间多了一条项链，她拥有了无数的幸福和好运。

她想有那么一个人，在暮靄的黄昏下相识，在朝露的见证下相拥，在朦胧的山丘里相爱，无他人争执纷扰，愿止于你，愿忠于你。

可她不知道的是，一直有一个人，在她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地为她许着愿。

## 谈命运

她：“命运……是个很有趣的概念，因为一旦这样说起似乎它是某种不可改变的实体，而其实很多概念性的事物，例如‘宇宙’这个词，在古代，这个词是一个组合。四方为‘宇’，宇，是空间概念；古往今来为‘宙’，宙，是时间概念。宇宙的含义就是时空，时间与空间的交会。而命运也一样是交会，就如同这两个字：命和运，组合在一起，就被称之为命运。比方说，你的性格和你的选择虽然是有了一定变数的，但它们交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必然的点；机遇是充满变数的，但它和你的胆识相交也成了一个新的交会点。这些点之间相互吸引、排斥、影响着，再次形成了新的点，那么这些点排列组合起来，就成了你的命运。它不会改变吗？会，时刻都在改变，很多点的锁定是有着随机性的，不过绝大多数时候这种变化很小，甚至有时候是微不足道的。可往往就是这种不太大的、微不足道的

变化,对我们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所谓蝴蝶效应,那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从很小的一个点开始,一毫的偏差,整个人生则完全不同。所以有个说法:一念之间,万物生或者死;一芥之间,宇宙存或者灭。一切变化,只是始于那一点点。每当我看出那个点的时候,我会试着去分析并且推测它们的走向,再结合各种可能性去判断,那么最接近的那个,就是你所说的未来。在我看来这些都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真的不复杂,当然,也谈不上简单,还是要花点精力和心思才能看懂的。每次看懂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会认真地去想命运之间那些有序与无序的脉络,它们若隐若现,却真实存在。可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假如我对你说了关于你的命运,那么你会因此而懈怠停滞、裹足不前,还是一往无前、更加坚定?假如你因此而等着坐享其成,或又因此而奋进激昂,假如命运真的会被一句话所左右,那么我所扮演的角色是天使还是恶魔?那命运还算是命运吗?或者它是别的什么?你刚才问我对此有什么感受,我感受的就是这些。”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个该去跳广场舞年纪的她,心里既乱又清澈,说不出是什么感觉,就像最初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一样。

我:“呃……您为此迷茫过吗?”

她:“有过,但很快就结束了。”

我:“为什么?”

她端起茶壶为我们各自续上水:“因为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只是一个命运的解读,这就是我的身份,所以我没什么好困惑不解的。如果你,因为我的一句话而等着坐享其成,那么即便机缘巧合得到了什么,也很快会从手中滑走的,因为你配拥有它。假如你对未来渴望到恨不得从喉咙里伸出一只手去抓住它,那么你得到的很可能远远超出你的期许。命运,很多时候就掌握在自己手里。”

## 结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结局。

他也意识到了。

他太老了,松弛的皮肉垮垮地挂在身上,深陷的眼窝里的那双眼睛,已很难再聚焦于远处的海平面。他甚至

不能躬起背,像被一只力量无穷的手压着。命运之笔给人画了休止符,生命的所有吐息与搏动都要为之缄默。

他终于要死了。

那曾经的一块宽敞舞台上,不只是他,还有与其命运相似的其他人在同他共舞,而又在一次次风云变幻、雷鸣电闪中消亡。

他同消亡之物一同退场,像傲慢的公羊终于撞断了犄角。

——或许他早该死了,他想。

他被时间染白了头发,同暗无天日的人世仇恨和自然风物斗争了一辈子。几十年权变帷幄谋失孔多的生活,终于使他变为无涟漪的死水。如果有来世,他一定不要再为此斗争。

就这样挺好的,如果那个人还在的话。

他还记得有个少女告诉过她:“你笑起来眼睛好美,像朱雀台的星尘一样。”

他笑了一辈子,却连一个刚会开口说话的小孩都不及,甚至还只手又拉一人跌落深渊。

曾以改变一方盛世为义务,却被一个人改变的噩梦纠缠一生。确实可笑,他不配做一个英雄,他自嘲地笑了笑。

看到那个人背影的那一刻,是他的理智最终崩断的一刻。

那是最后一次了。

每想到此时,嗓子就传来嘶哑的肿胀感。那儿确实是哑了,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再也没能好过。

是报应。

但上天对他的谴责还是太少了。只等他某一天被生吞活剥,他才能安心闭眼。

但他终于还是阖上了眼睛。

安静得像一株芥草,在太阳落下后缓缓地歪折下来。思维伴随吐息中断,隔绝了人世真空的一切烦忧。

## 凤凰

远苍明阳乱坠,半日融流波,运法绛墨广云浓,若巨伞如华盖。朔风猎猎薄衫曳,明眸灼熠,扫顾众人,抬颌睨眄,哂笑冷哼。

“呵，欲斩心魔，痴人说梦。凭你们几个小厮，还奈何不了我！”

抛袖挖掌凝日夕，挞火滚滚绕周身。霎然，长风破空响惊雷，水飞四野，银电炽目。千层雪浪吼青霄，万叠烟波滔白昼，雷波滚周遭。眸铸骇色，狭眉拧川，双目猩红，仰天长啸发质问。

“天道！你何必如此绝情，连昔日旧忆也不肯舍我？”

回声悠悠，云开金瞳显奇光，地抖山摇，白雷震力若瀑遍袭，躲之不及。首骨为劈，大痛欲裂，耳中异鸣不绝，瞳仁晕墨嗜白，双目即失光，跌足扶云梯隐形，啮齿忍痛，喘息深深。不待缓气，数龙翕忽所之，广布术法镇吾。探目隐约，十五剑施阵旋空且下，忙一滚身，强忍蚀骨之感，御气化劲，掌合阴阳，腕转赤灵，流火千辙破之。

潜云坠凡界，昏沉跌于清潭旁，膺煞欲裂，蜂蝇充斥，九窍溃血，腥甜三尺，扶树缓蹲侧卧。

正值山中疏雨沥沥，朦胧开雾，好如那时暮间转巷初识，姑娘慌寻躲雨处，引风撞怀，香露袅袅氤雨珠，小湿青衫，旖旎软软酿情愫。唸一下红攀双颊，鞞肩罄折谢连连。直身忸怩偷望，双眸巧对，秣华略施粉黛，双瞳清比汪潭，竞赛九霄百神仙，霎于心尖明艳瞥。道其如小鹿怯羞，慌乱垂首，惹怜朗笑惊栖雀。只言那拢柔萸，弄羞赧，偏漾心池一弦柔波，开千尺情绵绵。

忽而忆戛然而止，冷清寒水生凉意，寂寂无力心上剖，苦涩泛喉，悲伤哽咽：“自别后，肝胆煎熬，四时为秋，彻夜难寐，思之如狂，如今得以下凡，却已空躯将死，来不及寻你转世了牵挂。”大恸泪满流，细雨瑟瑟侵蚀骨。

乍尔葳蕤草间窸窣，知屠人来，暗眸失神徒怅惘，重重阖目长叹息：“方才我勉强挡下天道一雷，五脏六腑俱裂，要杀，便杀罢。”

## 人生列车

据说，时间轨道上有一班列车一直在行驶，在路上会遇到很多个站点。起始站是童年，在那一站里，都是美好的事物，孩子们可以在那里肆意地玩耍。殊不知大人为了搭建出这些美好事物，已经被强制关在这一站好几年了。

列车没过几年就要出发了，孩子们单纯的快乐时光

也要结束了，家长们便随着孩子们一起前往下一站。第二站叫少年，孩子们在这一站要开始上学了，家长们就陪他们一起解决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陪孩子们一同学习与成长，并且等待着他们自己的那辆列车来接他们。

孩子们在学会了一定知识之后，经过列车员的鉴别，列车就又来载他们前往了下一站。

第三站叫青年，孩子们在这一站就要开始学会自立了，家长在这一站不允许帮助孩子，一旦发现，就要受到惩罚。但还是有些家长忍不住帮助孩子，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他们能陪孩子走过的最后一站了。

随着时间流逝，孩子们渐渐地独立，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家长们想改变他们的想法已经不那么容易了，他们只能给他们一些临别赠言，剩下的路要他们自己走了，他们自己的列车也快来了。

孩子们就在家长们希冀与期盼的目光中踏上了列车，第四站叫作成年，这一站很大，风景很美丽，发生的故事也很精彩，美丽中也不乏危机，但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了，他们只好自食其力或者是相互帮助，来一起度过这段时光。

同时，家长们也回到了自己的列车上，他们的列车要发动了，他们虽然见不到孩子了，但依旧开始为他们准备好各种东西，他们在自己的列车上为孩子们努力。孩子们在第四站有了喜欢的人，也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

在第五站，都是高楼大厦，但里面的房间大小却各不相同，里面的布置也各不相同，且都是他们在上一站做好的选择。之后原来的孩子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要被勒令前去初始站建造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具体是什么，由他们自己决定，于是现在的家长就努力把初始站建得比他们小时候更加完美，让孩子们以后能更加快乐。

在孩子们没成年之前，他们就只能被关在这里，而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们已经停止了工作，被列车送向了倒数第二站，老年。在那里，他们会和其他的老头老太太一起唠唠嗑，看看电视，偶尔也一起想想自己的儿女，孙子孙女。有的老头老太太闲不住啊，就背着列车员，自己悄悄地跑到了起始站，帮儿女们照顾孩子，但是毕竟是从第六站跑到第一站，这么远的距离，老头老太太都有点力不从心，但依旧笑眯眯地抱着孩子晃悠悠。

而儿女们，也要像当初他们的父母一样，踏上属于他们自己的列车。 ▣

# 此刻清秋

Article- 应红梅 Ying Hongmei

## 沉默

去年冬天,令我沉默的  
是父亲的欲言又止  
母亲的小心翼翼

今年四月,令我沉默的  
是一个人孤绝的笔  
纵然纸上绽开莲花  
也挽回,他裂帛而去的决心

苍茫大雪中  
他无言投来的最后一瞥  
我始终无法描述

## 一个震耳欲聋的春天

植物的汁液浓稠,顺着脉管奔突  
花朵怒放,它完美的王冠令人惊叹

万物积蓄一冬的蛮力得以释放  
天性的裸露愿望至此满足

白云蒸腾。起伏的山岭之上  
迸发之势恍若数不清的微小水管同时爆裂

花朵无明,五色让人目盲

胜日寻芳,必定要经受一种折磨

春风古老,它在一株桃花树上  
停留

## 你和我

其实,令我怅然的  
不是草绿柳染,春天守约  
也不是借得花影几重  
安排一场相遇  
我迟疑的是怎样吐露  
那最后的一句

就像此刻清秋  
我凝望窗外风中那一棵  
高大的香樟树  
用无数叶片的吟哦  
制造闪电的静谧  
向天空致意

其实你和我  
是被选中的两片树叶  
也曾欢舞,而后沉默  
保守一个秘密  
在一棵大树上短暂停留

## 《瓯海》



《瓯海》由瓯海区文联创办于1991年12月,创刊号为庆祝瓯海建县十周年的文学内部资料。本着立足瓯海,宣传瓯海,以培养本土文艺人才和发展本土文艺事业为宗旨,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分为“名家”“散文”“小说”“诗歌”“校园”“书法”“摄影”“楹联”等栏目,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全力书写“科教新区、山水瓯海”建设新篇章,以及全面展示瓯海艺术家的综合实力提供阵地。

在发表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我们还推出了专题特刊、名家特辑等80余期。其中有《瓯海旅游专刊》《岷岗特刊》《三垟特刊》《琦君故乡行专辑》《泽雅专刊》等反映瓯海地域文化的特刊。《瓯海》是培养瓯海区文艺人才和展示文艺才能一个平台,也是宣传瓯海地域人文的重要窗口。

地 址: 温州市瓯海区行政管理中心1号楼1523室

邮 编: 325006

负 责 人: 周吉敏

联 系 人: 周吉敏

QQ 邮 箱: 361931507@qq.com